

红楼梦

清 曹雪芹 高鹗

三



中州古籍出版社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红楼梦 三

凌嘉蔚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5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26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41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51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67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80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93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106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117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127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38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46

第十四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56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66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75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89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206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219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236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链..... 246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258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272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283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298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311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325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338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356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372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383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397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408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418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432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447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460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478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490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502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520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533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547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560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573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588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604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618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631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645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661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675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691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706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722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737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753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773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785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794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808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82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842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861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880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894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904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92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937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949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961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977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991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1004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讖..... 1024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1040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1054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1073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091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1100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111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1125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1141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1157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1172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1187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1200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121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脚绝粒..... 1226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1238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1250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1261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1275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1288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1304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1317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1330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1349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1360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1372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1383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1398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1408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1421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1433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1444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1455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1467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1481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谏失人心..... 1498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1511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1525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1539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1552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1562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1575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1588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1603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1618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636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话说香菱见众人正说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们看这首诗，要使得，我就还学；要还不好，我就死了这做诗的心了。”说着，把诗递与黛玉及众人看时，只见写道是：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自问：何缘不使永团圆？

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香菱听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们哄自己的话，还只管问黛玉宝钗等。

正说之间，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的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李纨笑道：“这是那里的话？你到底说

明白了，是谁的亲戚？”那婆子、丫头都笑道：“奶奶的两位妹子都来了。还有一位姑娘，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子。还有一位爷，说是薛大爷的兄弟。我这会子请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们先上去罢！”说着，一径去了。宝钗笑道：“我们薛蝌和他妹子来了不成？”李纨笑道：“或者我婶娘又上京来了？怎么他们都凑在一处？这可是奇事。”

大家来至王夫人上房，只见黑压压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两亲家一处搭帮来了。走至半路泊船时，遇见李纨寡婶带着两个女儿，长名李纹，次名李绮，也上京，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后有薛蟠之从弟薛蝌，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妻，正欲进京聘嫁，闻得王仁进京，他也随后带了妹子赶来，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投各人亲戚。于是大家见礼叙过，贾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贾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带来的礼物，一面命留酒饭。凤姐儿自不必说，忙上加忙。李纨、宝钗自然和婶母、姊妹叙离别之情。黛玉见了，先是欢喜，后想起众人皆有亲眷，独自己孤单无倚，不免又去垂泪。宝玉深知其情，十分劝慰了一番方罢。

然后宝玉忙忙来至怡红院中，向袭人、麝月、晴雯笑道：“你们还不快着看去！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

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个样子；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兄弟似的。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见他这妹子，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来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一面说，一面自笑。

袭人见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来，带笑向袭人说道：“你快瞧瞧去！太太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

一语未了，只见探春也笑着进来找宝玉，因说：“咱们诗社可兴旺了。”宝玉笑道：“正是呢。这是一高兴起诗社，鬼使神差来了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们可学过做诗不曾？”探春道：“我才都问了问，虽是他们自谦，看其光景，没有不会的。便是不会，也没难处，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们里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么样？”探春道：“果然的。据我看来，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袭人听了，又是诧异，又笑道：“这也奇了，还从那里再寻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

探春道：“老太太一见了，喜欢的无可不可的，已经逼着咱们太太认了干女孩儿了。老太太要养活，才刚已经

定了。”宝玉喜的忙问：“这话果然么？”探春道：“我儿时撒过谎？”又笑道：“老太太有了这个好孙女儿，就忘了你这孙子了。”宝玉笑道：“这倒不妨，原该多疼女孩儿些是正理。明儿十六，咱们可该起社了。”探春道：“林丫头刚起来了，二姐姐又病了，终是七上八下的。”宝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诗，没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几天，等他们新来的混熟了，咱们邀上他们，岂不好？这会子，大嫂子宝姐姐心里自然没有诗兴的。况且湘云没来，颦儿才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云丫头来了，这几个新的也熟了，颦儿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宝姐姐心也闲了，香菱诗也长进了，如此邀一满社，岂不好？咱们两个，如今且往老太太那里去听听，除宝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们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个要不在咱们这里住，咱们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们，也在园子里住了，咱们岂不多添几个人，越发有趣了。”宝玉听了，喜的眉开眼笑，忙说道：“倒是你明白，我终久是个糊涂心肠，空喜欢了一会子，却想不到这上头。”

说着，兄妹两个，一齐往贾母处来。果然王夫人已认了薛宝琴做干女儿，贾母喜欢非常，不命往园中住，晚上跟着贾母一处安寝。薛蝌自向薛蟠书房中住下了。贾母和邢夫人说：“你侄女儿也不必家去了，园里住几天，逛逛再去。”

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艰难，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

与他们治房舍，帮盘缠，听如此说，岂不愿意。邢夫人便将邢岫烟交与凤姐儿。凤姐儿算着园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设一处，莫若送到迎春一处去，倘日后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纵然邢夫人知道了，与自己无干。从此后，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观园住到一个月上，凤姐儿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与岫烟。凤姐儿冷眼战黻岫烟心性行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反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论了。

贾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纨贤惠，且年轻守节，令人敬服，今见他寡婶来了，便不肯叫他外头去住。那婶母虽十分不肯，无奈贾母执意不从，只得带着李纹、李绮在稻香村住下了。

当下安插既定，谁知忠靖侯史鼎又迁委了外省大员，不日要带家眷去上任，贾母因舍不得湘云，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凤姐儿另设一处与他住，史湘云执意不肯，只要和宝钗一处住，因此也就罢了。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又热闹了多少，李纨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人。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凤姐次之，余者皆不过十五六七岁，大半同年异月，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记清谁长谁幼，并贾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头也不能细细分清，不过是

“姐”“妹”“兄”“弟”四个字，随便乱叫。

如今香菱正满心满意只想做诗，又不敢十分罗唆宝钗，可巧来了个史湘云，那史湘云极爱说话的，那里禁得香菱又请教他谈诗？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宝钗因笑道：“我实在聒噪的受不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做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一个香菱没闹清，又添上你这个话口袋子，满口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痴痴癫癫，那里还像两个女儿家呢？”说得香菱湘云二人都笑起来。

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宝钗忙问：“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儿，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香菱上来瞧道：“怪道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湘云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宝钗笑道：“真是俗语说的‘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我也想不到他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他。”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咱们的。”说的宝钗、宝琴、香菱、莺儿等都笑了。宝钗笑道：“说

你没心却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这琴儿，今儿你竟认他做亲妹妹罢。”湘云又瞅了宝琴笑道：“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

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笑道：“老太太说了，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他还小呢，让他爱怎么着就由他怎么着，他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别多心。”宝钗忙起身答应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这点福气！你倒去罢，恐怕我们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说话之间，宝玉黛玉进来了，宝钗犹自嘲笑。湘云因笑道：“宝姐姐，你这话虽是玩，却有人真心是这样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恼的再没别人，就只是他。”口里说，手指着宝玉。宝钗湘云都笑道：“他倒不是这样的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说着，又指黛玉。湘云便不作声。宝钗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样，他喜欢的比我还甚呢；他那里还恼？你信云儿混说！他那嘴有什么正经！”

宝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宝钗之事，正恐贾母疼宝琴，他心中不自在，今儿湘云如此说了，宝钗又如此答，再审度黛玉声色，亦不似往日，果然与宝钗之说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两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如今看来，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时又见林黛玉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真似亲姊妹一般。那宝琴年轻心热，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

今在贾府住了两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见众姊妹都不是那轻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气，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便更与黛玉亲敬异常。宝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纳罕。

一时宝钗姊妹往薛姨妈房内去后，湘云往贾母处来，林黛玉回房歇着，宝玉便找了黛玉来，笑道：“我虽看了《西厢记》，也曾有明白的几句说了取笑，你还曾恼过。如今想来，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讲讲我听。”黛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来我听听。”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黛玉听了，禁不住也笑起来，因笑道：“这原问的好。他也问的好，你也问的好。”宝玉道：“先时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没的说了。”黛玉笑道：“谁知他竟真是个好入，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因把说错了酒令，宝钗怎样说他，连送燕窝，病中所谈之事，细细的告诉宝玉，宝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上就接了案了。”

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这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黛玉拭泪道：“近

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惑，岂有眼泪会少的！”

正说着，只见他屋里的小丫头子送了猩猩毡斗篷来，又说：“大奶奶才打发人来说，下了雪，要商议明日请人做诗呢。”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头走来请黛玉。宝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来。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绉面白狐狸皮的鹤氅，系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齐踏雪行来。只见众姊妹都在那里，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氍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没避雨之衣。

一时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妆出个小骚达子样儿来。”湘云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厢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袖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肱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众人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

个儿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湘云笑道：“快商议做诗！我听听是谁的东家！”李纨道：“我的主意。想来昨儿的正日已自过了，再等正日还早呢，可巧又下雪，不如咱们大家凑个热闹，又给他们接风，又可以做诗。你们意思怎么样？”宝玉先道：“这话很是，只是今儿晚了，若到明儿晴了，又无趣。”众人都道：“这雪未必晴，纵晴了，这一夜下的也够赏了。”李纨道：“我这里虽然好，又不如芦雪庭好。我已经打发人笼地炕去了，咱们大家拥炉做诗。老太太想来未必高兴。况且咱们小玩意儿，单给凤丫头个信儿就是了。你们每人一两银子就够了，送到我这里来。”指着香菱、宝琴、李纹、李绮、岫烟，“五个不算外，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四丫头告了假也不算，你们四分子送了来，我包管五六两银子也尽够了。”宝钗等一齐应诺。因又拟题限韵，李纨笑道：“我心里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临期，横竖知道。”说毕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方往贾母处来，当日无话。

到了次日清早，宝玉因心里惦记着，这一夜没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起帐子一看，虽然门窗尚掩，只是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将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

宝玉此时喜欢非常，忙唤起人来，盥漱已毕，只穿一

件茄色哆罗呢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针蓑，带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芦雪庭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宝玉便立住，细细的赏玩了一回方走。只见蜂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儿去的人。宝玉来至芦雪庭，只见丫头婆子正在那里扫雪开径。原来这芦雪庭盖在一个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横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皆是芦苇掩覆，一条去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众丫头婆子见他披蓑带笠而来，都笑道：“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你也太性急了。”

宝玉听了，只得回来。刚至沁芳亭，见探春正从秋爽斋出来，围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带着观音兜，扶着个小丫头，后面一个妇人打着一把青绸油伞。宝玉知道他往贾母处去，遂站在亭边。等他来到，二人一同出园前去。

宝琴正在里间房内梳洗更衣。一时众姐妹来齐，宝玉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等摆上饭来，头一样菜是牛乳蒸羊羔，贾母就说：“这是我们有年纪人的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今儿另外有新鲜鹿

肉，你们等着吃罢。”众人答应了。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爪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了。”就叫：“留着鹿肉给他晚上吃罢。”凤姐儿忙说：“还有呢，吃残了的倒罢了。”湘云就和宝玉计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吃又玩。”宝玉听了，真和凤姐要了一块，命婆子送进园子。

一时，大家散后，进园齐往芦雪庭来，听李纨出题限韵。独不见湘云、宝玉二人。黛玉道：“他两个人再到不得一处，要到了一处，生出多少事来。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婶娘也走来看热闹，因问李纨道：“怎么那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那样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的有来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

众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两个来。”黛玉笑道：“这可是云丫头闹的。我的卦再不错。”李纨即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这么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诗去罢。”宝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李纨道：“这还罢了。”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来，李纨道：“留神，割了手不许哭！”说着，方进去了。

那边凤姐打发平儿回复，不来，为发放年例正忙着

呢。湘云见了平儿，那里肯放？平儿也是个好玩的，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见如此有趣，乐得玩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镢子，三个人围着火，平儿便要先烧三块吃。那边宝钗、黛玉平素看惯了，不以为异，宝琴等及李婶娘深为罕事。探春和李纨等已议定了题韵。探春笑道：“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说着，也找了他们来。李纨也随来，说：“客已齐了，你们还吃不够吗？”湘云一面吃，一面说道：“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做诗。”说着，只见宝琴披着凫靛裘，站在那里笑。湘云笑道：“傻子！你来尝尝！”宝琴笑道：“怪腌臢的。”宝钗笑道：“你尝尝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爱吃。”宝琴听了，就过去吃了一块，果然好吃，就也吃起来。

一时凤姐儿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平儿说：“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罢。”小丫头去了。一时，只见凤姐儿也披了斗篷走来，笑道：“吃这样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在一处吃起来。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庭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庭一大哭。”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宝钗笑道：“你回来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

箒子搵上些，以完此劫！”

说着，吃毕，洗了一回手。平儿带镯子时，却少了一个，左右前后乱找了一番，踪迹全无。众人都诧异。凤姐儿笑道：“我知道这镯子的去向。你们只管做诗去，我们也不用找，只管前头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说着又问：“你们今儿做什么诗？老太太说了，离年又近了，正月里还该做些灯谜儿大家玩笑。”

众人听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赶着做几个好的，预备着正月里玩。”说着，一齐来至地炕屋内，只见杯盘果菜俱已摆齐了，墙上已贴出诗题、韵脚、格式来了。宝玉湘云二人忙看时，只见题目是：“‘即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萧’韵。”后面尚未列次序。李纨道：“我不大会做诗，我只起三句罢，然后谁先得了谁先联。”宝钗道：“到底分个次序。”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话说薛宝钗道：“倒底分个次序，让我写出来。”说着，便令众人拈阄为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后按次各各开出。凤姐儿道：“既这么说，我也说一句在上头。”众人都笑起来了，说：“这么更妙了。”宝钗将“稻香老农”之上补了一个“凤”字，李纨又将题目讲给他听。

凤姐儿想了半天，笑道：“你们别笑话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话，可是五个字的，下剩的我就知道了。”众人都笑道：“越是粗话越好。你说了，就只管干正事去罢。”凤姐儿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一夜的北风，我有一句，这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众人听说，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就是这句为首，稻香老农快写上，续下去。”凤姐儿和李婶娘平儿又吃了两杯酒，自去了。

这里李纨就写了：

一夜北风紧，

自己联道：

开门雪尚飘。入泥怜洁白，

香菱道：

匝地惜琼瑶。有意荣枯草，

探春道：

无心饰萎苗。价高村酿熟，

李绮道：

年稔府梁饶。葭动灰飞管，

李纹道：

阳回斗转杓。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冻浦不生潮。易挂疏枝柳，

湘云道：

难堆破叶蕉。麝煤融宝鼎，

宝琴道：

绮袖笼金貂。光夺窗前镜，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风仍故故，

宝玉道：

清梦转聊聊。何处梅花笛？

宝钗道：

谁家碧玉箫？鳌愁坤轴陷，

李纨笑道：“我替你们看热酒去罢。”宝钗命宝琴续联，只见湘云起来道：

龙斗阵云销。野岸回孤棹，

宝琴也联道：

吟鞭指灞桥。赐裘怜抚戍，

湘云那里肯让人？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扬眉挺身的说道：

加絮念征谣。坳垤审夷险，

宝钗连声赞好，也便联道：

枝柯怕动摇。皑皑轻趁步，

黛玉忙联道：

剪剪舞随腰。苦茗成新赏，

一面说，一面推宝玉，命他联。宝玉正看宝琴、宝钗、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那里还顾得联诗？今见黛玉推他，方联道：

孤松订久要。泥鸿从印迹，

宝琴接着联道：

林斧或闻樵。伏象千峰凸，

湘云忙联道：

盘蛇一径遥。花缘经冷结，

宝钗和众人又都赞好，探春联道：

色岂畏霜雕。深院惊寒雀，

湘云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抢着联道：

空山泣老鹑。阶墀随上下，

湘云忙丢了茶杯，联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临清晓，

黛玉忙联道：

缤纷入永宵。诚忘三尺冷，

湘云忙笑联道：

瑞释九重焦。僵卧谁相问，

宝琴也忙笑联道：

狂游客喜招。天机断縞带，

湘云又忙道：

海市失蛟绡。

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云忙联道：

清贫怀箬瓢。

宝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水渐沸，

湘云见这般，自为得趣，又是笑，又忙联道：

煮酒叶难烧。

黛玉也笑道：

没帚山僧扫，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云笑弯了腰，忙念了一句，众人问道：“到底说的是什么？”湘云道：

石楼闲睡鹤，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声嚷道：

锦罽暖亲猫。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银浪，

湘云忙联道：

霞城隐赤标。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钗笑称：“好句！”也忙联道：

淋竹醉堪调。

宝琴也忙道：

或湿鸳鸯带，

湘云忙联道：

时凝翡翠翘。

黛玉又忙道：

无风仍脉脉，

宝琴又忙笑联道：

不雨亦潇潇。

湘云伏着，已笑软了。众人看他三人对抢，也都不顾作诗，看着也只是笑。黛玉还推他往下联，又道：“你也有

才尽力穷之时！我听听，还有什么舌头嚼了？”湘云只伏在宝钗怀里，笑个不住。宝钗推他起来，道：“你有本事，把‘二萧’的韵全用完了，我才服你。”湘云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诗，竟是抢命呢！”众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说罢。”探春早已料定没有自己联的了，便早写出来，因说：“还没收住呢。”李纨听了，接过来，便联了一句道：

欲志今朝乐，

李纨收了一句道：

凭诗祝舜尧。

李纨道：“够了，够了！虽没作完了韵，腾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说着大家来细细评论一回，独湘云的多，都笑道：“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李纨笑道：“逐句评去，却还一气，只是宝玉又落了第了。”宝玉笑道：“我原不会联句，只好担待我罢。”李纨笑道：“也没有社社担待的：又说‘韵险’了，又整误了，又‘不会联句’！今日必罚你。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如今罚你取一支来插着玩儿。”众人都道：“这罚的又雅又有趣！”宝玉也乐为，答应着就要走，湘云黛玉一起说着：“外头冷得很，你且吃杯热酒再去。”于是湘云早热起壶酒来了。黛玉递了个大杯，满斟了一杯，湘云笑道：“你吃了我们这酒，要取不来，加倍罚你！”宝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

李纨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拦说：“不必，有了人，

反不得了。”李纨点头道：“是。”一面命丫鬟将一个美女耸肩瓶拿来，贮了水，准备插梅，因又笑道：“回来该吟红梅了。”湘云忙道：“我先作一首。”宝钗笑道：“今日断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抢了去，别人都闲着也没趣。回来罚宝玉。他说不会联句，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黛玉笑道：“这话很是。我还有主意，方才联句不够，莫若拣那联得少的人作红梅诗。”宝钗笑道：“这话是极。方才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儿和颦儿云儿他们抢了许多，我们一概都别作，只他们三人做才是。”李纨因说：“绮儿也不大会做，还是让琴妹妹罢。”宝钗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红梅花’三个字做韵，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红’字，你们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儿做‘花’字。”李纨道：“饶过宝玉去，我不服。”湘云忙道：“有个好题目命他做。”众人问：“何题？”湘云道：“命他就做‘访妙玉乞红梅’，岂不有趣？”众人听了，都说：“有趣！”

一语未了，只见宝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红梅进来。众丫鬟忙已接过，插入瓶内。众人都过来赏玩。宝玉笑道：“你们如今赏罢，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说着，探春早又递了一钟暖酒来。众丫鬟上来接了蓑笠掸雪，各人屋里丫鬟都添送衣裳来。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腋褂来。李纨命人将那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又将朱桔、黄橙、橄榄等物盛了两盘，命人带给袭人去。湘云且告诉宝玉方才的诗题，又催宝玉快做。宝玉道：“好姐姐好妹妹们，让

我自己用韵罢，别限韵了。”众人都说：“随你做去罢。”

一面说，一面大家看梅花。原来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枝，纵横而出，约有二三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各各称赏。谁知岫烟、李纹、宝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写了出来，众人便依“红”“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写道：

赋得红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喜笑东风。
魂飞庾岭春难辨，霞隔罗浮梦未通。
绿萼添妆融宝炬，缟仙扶醉跨残虹。
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

又 李纹

白梅懒赋赋红梅，逞艳先迎醉眼开。
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
误吞丹药移真骨，偷下瑶池脱旧胎。
江北江南春灿烂，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宝琴

疏是枝条艳是花，春妆儿女竞奢华。
闲庭曲槛无余雪，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梦冷随红袖笛，游仙香泛绛河槎。
前身定是瑶台种，无复相疑色相差。

众人看了，都笑着称赞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宝

玉见宝琴年纪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云二个斟了一小杯酒，都贺宝琴。宝钗笑道：“三首各有好处。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如今又捉弄他来了。”李纨又问宝玉：“你可有了？”宝玉忙道：“我倒有了，才一看见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

湘云听了，使拿了一支铜火箸击着手炉，笑道：“我击了，若鼓绝不成，又要罚的。”宝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笔来，笑道：“你念我写。”湘云便击了一下，笑道：“一鼓绝。”宝玉笑道：“有了，你写罢。”众人听他念道：

酒未开樽句未裁，

黛玉写了，摇头笑道：“起的平平。”湘云又道：“快着！”
宝玉笑道：

寻春问腊到蓬莱。

黛玉湘云都点头笑道：“有些意思了。”宝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孀娥槛外梅。

黛玉写了，摇头说：“小巧而已。”湘云将手又敲了一下，
宝玉笑道：

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

槎枒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

黛玉写毕，湘云大家才评论时，只见几个丫鬟跑进来道：“老太太来了！”众人忙迎出来，大家又笑道：“怎么这等高兴！”说着，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带着灰鼠暖

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每人都是打着伞，拥轿而来。李纨等忙往上迎。贾母命人止住，说：“只站在那里就是了。”来至跟前，贾母笑道：“我瞒着你太太和凤丫头来了。大雪地下，我坐着这个无妨，没的叫他娘儿们踩雪吗。”众人忙上前来接斗篷，搀扶着，一面答应着。

贾母来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们也会乐，我也不饶你们！”说着，李纨早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子来，铺在当中。贾母坐了，因笑道：“你们只管照旧玩笑吃喝。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抹了一会牌，想起你们来了，我也来凑个趣儿。”李纨早又捧过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来，亲自斟了暖酒，奉给贾母。贾母便饮了一口，问：“那个盘子是什么东西？”众人忙捧了过来，回说：“是糟鹌鹑。”贾母道：“这倒罢了，撕一点子腿儿来。”李纨忙答应了，要水洗手，亲自来撕。贾母道：“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听着才喜欢。”又命李纨：“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不然，我就走了。”众人听了，方才依次坐下，只李纨挪到尽下边。贾母因问：“你们作什么玩呢？”众人便说：“做诗呢。”贾母道：“有做诗的，不如做些灯谜儿，大家正月里好玩。”众人答应。

说笑了一会，贾母便说：“这里潮湿，你们别久坐，仔细着了凉。倒是你四妹妹那里暖和，我们到那里瞧瞧他的画儿，赶年可能有了不能。”众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

有了？只怕明年端阳才有呢。”贾母道：“这还了得！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说着，仍坐了竹椅轿，大家围随，过了藕香榭，穿入一条夹道，东西两边皆是过街门，门楼上里外都嵌着石头匾，如今进的是西门，向外的匾上凿着“穿云”二字，向里的凿着“度月”两字。来至堂中，进了向南的正门，贾母下了轿，惜春已接出来了。从里面游廊过去，便是惜春卧房，厦檐下挂着“暖香坞”的匾，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已觉暖气拂脸。

大家进入屋里，贾母并不归坐，只问惜春：“画到那里了？”惜春因笑回：“天气寒冷了，胶性都凝涩不润，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了。”贾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别脱懒儿，快拿出来给我快画！”

一语未了，忽见凤姐披着紫羯绒褂笑嘻嘻的来了，口内说道：“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叫我好找！”贾母见他来了，心中喜欢，道：“我怕你冻着，所以不许人告诉你去。你真是个小鬼灵精儿，到底找了我来。论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凤姐儿笑道：“我那里是孝敬的心找了来呢？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鸦没雀静的，问小丫头们，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园里来。我正疑惑，忽然又来了两个姑子，我心里才明白了，那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银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我赶忙问了那姑子，果然不错。我才就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这会子老祖宗的债主儿已去了，不用躲着了。已

预备下稀嫩的野鸡，请用晚饭去罢，再迟一回就老了。”

他一行说，众人一行笑。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便命人抬过轿来，贾母笑着挽了凤姐儿的手，仍上了轿，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道东门，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靛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两个，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

一语未了，只见宝琴身后又转出一个穿大红猩猩毡的人来。贾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儿？”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贾母笑道：“我的眼越发花了。”说话之间，来至跟前，可不是宝玉和宝琴两个？宝玉笑向宝钗黛玉等道：“我才又到了栊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众人都笑说：“多谢你费心。”

说话之间，已出了园门，来至贾母房中，吃毕饭，大家又说笑了一回。忽见薛姨妈也来了，说：“好大雪，一日也没过来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兴？正该赏雪才是。”贾母笑道：“何曾不高兴了？我找了他们姐妹去玩了一会子。”薛姨妈笑道：“昨儿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

们姨太太借一天园子，摆两桌粗酒，请老太太赏雪的，又见老太太安歇的早，我听见宝儿说：‘老太太心里不大爽。’因此如今也不敢惊动。早知如此，我竟该请了才是呢。”贾母笑道：“这才是十月，是头场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费姨太太不迟。”薛姨妈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

凤姐儿笑道：“姨妈怎么忘了！如今现秤五十两银子来，交给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预备下酒，姨妈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贾母笑道：“既这么说，姨太太给他五十两银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两，到下雪的日子，我装心里不爽，混过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凤姐倒得实惠呢。”凤姐将手一拍，笑道：“妙极！这和我出的主意一样。”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呸！没脸的，就顺着竿子爬上来了！你不说：姨太太是客，在咱们家受屈，我们该请姨太太才是，那里有破费姨太太的理？不这么说呢，还有脸先要五十两银子，真不害臊！”凤姐笑道：“我们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试一试姨妈，要松呢，拿出五十两来，就和我分。这会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过来拿我做法子，说出这些大方话来。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了，我竟替姨妈出银子，治了酒，请老太太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罚我个包揽闲事，这可好不好？”话未说完，众人都笑倒在炕上。

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又细问

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给他求配。薛姨妈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因贾母尚未说明，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可惜了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亲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了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如今他母亲又是痰症……”

凤姐儿也不等说完，便嘻声跺脚的说：“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贾母笑道：“你要给谁说媒？”凤姐儿笑道：“老祖宗别管。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有了人家，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贾母也知凤姐儿的意思，听见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闲话了一会方散。一宿无话。

次日雪晴。饭后，贾母又吩咐惜春：“不管冷暖，你要画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就罢了。第一要紧把昨儿琴儿和丫头、梅花，照样一笔别错快快添上。”惜春听了，虽是为难的事，就应了。一时众人都来看他如何画。惜春只是出神。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做灯谜儿，回到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

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做的。先说了，我们猜猜。”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道：“‘在止于至善’。”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纨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罢。可是‘虽善无征’？”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李纨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云又忙道：“这一定是‘蒲芦也’，再不是不成？”李纨笑道：“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着问道：“可是山涛？”李纨道：“是。”李纨又道：“绮儿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道：“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纨笑道：“恰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萤可不是草化的！”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

宝钗道：“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众人都道：“也要做些浅近的俗物才是。”湘云想了一想，笑道：“我编了一支《点绛唇》，却真是个俗物，你们猜猜。”说着，便念道：

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

众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戏人的。宝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必定是耍的猴儿。”湘云笑道：“正是这个了。”

众人道：“前头都好，末后一句怎么样解？”湘云道：“那一个耍的猴儿不是剃了尾巴去的？”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说：“偏他编个谜儿也是刁钻古怪的。”

李纨道：“昨日姨妈说，琴妹妹见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该编谜儿。况且你的诗又好，为什么不编几个儿我们猜一猜？”宝琴听了，点头含笑，自去寻思。宝钗也有一个，念道：

矮榼镌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

众人猜时，宝玉也有一个，念道：

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提防。

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

黛玉也有了一个，念道：

驷驎何劳缚紫绳？驰城逐壑势狰狞。

主人指示风云动，鳌背三山独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个，方欲念时，宝琴走来，笑道：“从小儿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我也来挑了十个地方古迹，做了十首‘怀古诗’。诗虽粗鄙，却怀往事，又暗隐俗物十件，姐姐们请猜一猜。”众人听了，都说：“这倒巧，何不写出来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话说众人闻得宝琴将素昔所经过各省内古迹为题，做了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皆说：“这自然新巧！”都争着看时，只见写道是：

赤壁怀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交趾怀古

铜柱金城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钟山怀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无端被诏出凡尘。
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淮阴怀古

壮士须防恶犬欺，三齐位定盖棺时。
寄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

广陵怀古

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
只缘占尽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

桃叶渡怀古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青冢怀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
汉家制度诚堪笑，樗栎应惭万古羞。

马嵬怀古

寂寞脂痕积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梅花观怀古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众人看了，都称奇妙。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

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李纨又道：“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以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宝钗听说，方罢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

冬日天短，觉得又是吃晚饭时候，一齐往前头来吃晚饭。因有人回王夫人说：“袭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头回进来说，他母亲病重了，想他女儿。他来求恩典，接袭人家去走走。”王夫人听了，便说：“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他去的呢！”一面就叫了凤姐来告诉了，命他酌量办理。凤姐儿答应了，回至屋里，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诉袭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你们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分头派四个有年纪的跟车。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周瑞家的答应了，才要去，凤姐又道：“那袭人是个

省事的，你告诉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要好好的，拿手炉也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到这里来我瞧。”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半日，果见袭人穿戴了，两个丫头和周瑞家的拿着手炉和衣包。凤姐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袭人笑道：“太太就给了这件灰鼠的，还有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呢。”凤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出的不好，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给你做的时节，我再改罢。只当你还我的一样。”

众人都笑道：“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赔的是说不出来的，那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来了。”凤姐儿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说不得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儿也罢了，一个一个‘烧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话我，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了。”众人听了，都叹说：“谁似奶奶这么着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

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

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给了袭人。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见包着两件半旧绵袄合皮褂子。凤姐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罗呢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儿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件旧大红猩猩毡的，一件是半旧大红羽缎的。袭人道：“一件就当不起了。”平儿笑道：“你拿这猩猩毡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昨儿那么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只有他穿着那几件旧衣裳，越发显的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如今把这件给他罢。”

凤姐笑道：“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众人笑道：“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收着东西为事的，不顾下人的，姑娘那里敢这么着？”凤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也就是他还知三分罢了。”说着，又嘱咐袭人道：“你妈要好了就罢，要不中用了，只得住下，打发人来回我，我再另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可别使他们的铺盖和梳头的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应：“都知道，我们这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要住下，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说着，跟了袭人出去，又吩咐小厮预备灯笼，遂坐车往花自芳家来，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又将怡红院的嬷嬷唤了两个来，吩咐道：

“袭人只怕不来家了。你们素日知道那个大丫头知好歹，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两个嬷嬷答应着去了，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着带管上夜的。”凤姐听了点头，又说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也早起。”老嬷嬷们答应了，自回园去。

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带了信回凤姐，说：“袭人之母业已停床，不能回来。”凤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取他的铺盖妆奁。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说着，便去给宝玉铺床。晴雯“嘻”了一声，笑道：“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

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听见晴雯如此说，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进来笑道：“你们暖和罢，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终久暖和不成，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壶，咱们那熏笼上又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凉，今儿可以不用。”宝玉笑道：“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我这外边没个人，我怪怕的，

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这里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边睡去。”说话之间，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帘幔，移灯炷香，伏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熏笼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

至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便叫袭人。叫了两声，无人答应，自己醒了，方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来。晴雯已醒，因唤麝月道：“连我都醒了，他守在傍边还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个哈什，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因问：“做什么？”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着红绸小绵袄儿。宝玉道：“披了我的皮袄再去，仔细冷着。”麝月听说，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来的一件貂颡满襟暖袄披上，下去向盆内洗洗手，先倒了一钟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口，然后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过了，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给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赏我一口儿呢！”麝月笑道：“越发上脸儿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儿晚上你别动，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听说，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给他吃了。麝月笑道：“你们两个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晴雯笑道：“外头有个鬼等着呢。”宝玉道：“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我们说着话，你只管去。”一面说，一面便嗽了两声。

麝月便开了后房门，揭起毡帘一看，果然好月色。晴

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玩耍，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熏笼，随后出来。宝玉劝道：“罢呀，冻着不是玩的！”

晴雯只摆手，随后出了屋门，只见月光如水。忽听一阵微风，只觉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听宝玉在内高声说道：“晴雯出来了！”晴雯忙回身进来，笑道：“那里就唬死了他了？偏惯会这么蝎蝎螫螫老婆子的样儿！”宝玉笑道：“倒不是怕唬坏了他，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二则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惊醒了别人，不说咱们是玩意儿，倒反说：‘袭人才去了一夜，你们就见神见鬼的。’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掖罢。”晴雯听说，就上来掖了一掖，伸手进去，就渥一渥。宝玉笑道：“好冷手！我说看冻着！”一面又见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觉冰冷。宝玉道：“快进被来渥渥罢。”

一语未了，只听“咯噔”的一声门响，麝月慌慌张张的笑着进来，说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里，山子石后头，只见一个人蹲着。我才要叫喊，原来是那个大锦鸡，见了人，一飞飞到亮处来，我才见了。要冒冒失失一嚷，倒闹起人来。”一面说，一面洗手，又笑道：“说晴雯出去了？我怎么没见？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宝玉笑道：“这不是他？在这里渥着呢！我若不嚷的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这小蹄子已经自惊自怪

的了。”一面说，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这么‘跑解马’的打扮儿，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宝玉笑道：“可不就是这么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拣好日子！你出去自站一站瞧，把皮不冻破了你的！”说着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揭起，拿灰锹重将熟炭埋了一埋，拈了两块速香放上，仍旧罩了。至屏后，重剔亮了灯，方才睡下。

晴雯因方才一冷，如今又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嚏喷。宝玉叹道：“如何！到底伤了风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没吃碗正经饭，他这会子不说保养着些，还要捉弄人，明儿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宝玉问道：“头上热不热？”晴雯嗽了两声，说道：“不相干，那里这么娇嫩起来了！”说着，只听外间屋里榻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外间值宿的老嬷嬷嗽了两声，因说道：“姑娘们睡罢，明儿再说笑罢。”宝玉方悄悄的笑道：“咱们别说话了，看又惹他们说话。”说着，方大家睡了。

至次日起来，晴雯果觉有些鼻塞声重，懒怠动弹。宝玉道：“快别声张！太太知道了，又要叫你搬回家去养着。家里纵好，到底冷些，不如在这里。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我叫人请了大夫，悄悄的从后门进来瞧瞧就是了。”晴雯道：“虽这么说，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儿。不然，一时大夫来了，人问起来，怎么说呢？”宝玉听了有理，便唤一个老嬷嬷来，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说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么大病。袭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养

病，这里更没有人了。传一个大夫，从后门悄悄的进来瞧瞧，别回太太了。”

老嬷嬷去了，半日回来说：“大奶奶知道了，说两剂药好了便罢，若不好时，还是出去为是。如今的时气不好，沾染了别人事小，姑娘们的身子要紧。”晴雯睡在暖阁里，只管咳嗽，听了这话，气的嚷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说着，便真要起来。宝玉忙按他，笑道：“别生气，这原是他的责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说他。不过白说一句。你素昔又爱生气，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

正说时，人回：“大夫来了。”宝玉便走过来，避在书架后面，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婆子带了一个太医进来。这里的丫头都回避了，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来。那大夫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长，尚有金凤仙花染的通红的痛迹，便回过头来。有一个老嬷嬷忙拿了一块绢子掩上了。那大夫方诊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间，向嬷嬷们说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近日时气不好，竟算是个小伤寒。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风寒也不大，不过是气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说着，便又随婆子们出去。

彼时李纨已遣人知会过后门上的人及各处丫鬟回避，大夫只见了园中景致，并不曾见一个女子。一时出了园

门，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内坐了，开了药方。老嬷嬷道：“老爷且别去，我们小爷罗嗦，恐怕还有话问。”那太医忙道：“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爷不成？那屋子竟是绣房，又是放下幔子来瞧的，如何是位爷呢？”老嬷嬷笑道：“我的老爷，怪道小子才道：‘今儿请了一位新太医来了。’真不知我们家的事！那屋子是我们小哥儿的，那人是屋里的丫头，倒是个大姐。那里的小姐的绣房？小姐病了，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说着，拿了药方进去。

宝玉看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麻黄。宝玉道：“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法，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谁请了来的？快打发他去罢！再请一个熟的来罢。”老嬷嬷道：“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大夫去倒容易，只是这个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这马钱是要给他的。”宝玉道：“给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来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宝玉道：“王大夫来了，给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大夫和张大夫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一个趸儿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这个人新来了一次，须得给他一两银子。”

宝玉听说，就命麝月去取银子。麝月道：“花大姐姐还不知搁在那里呢？”宝玉道：“我常见着在那小螺甸柜子里拿银子，我和你找去。”说着，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

屋内，开了螺甸柜子，上一榻都是些笔墨、扇子、香饼、各色荷包、汗巾等类的东西；下一榻却有几串钱。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筐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

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得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那婆子站门口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拣一块小些的。”麝月早关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呢，多少你拿了去就完了！”宝玉道：“你快叫焙茗再请个大夫来罢。”婆子接了银子，自去料理。

一时焙茗果请了王大夫来，先诊了脉，后说病症，也与前头不同。方子上果然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那分两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似的，我禁不起的药，你们那里禁得起？比如人家坟里的大杨树，看着枝叶茂盛，都是空心子的。”

麝月笑道：“野坟里只有杨树，难道就没有松柏不成？最讨人嫌的是杨树，那么大树，只一点子叶子；没一点风儿，他也是乱响。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夫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呢。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害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说着，只见老婆子取了药来。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说：“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罢咧！弄的这屋里药气，如何使得？”宝玉道：“药气比一切的花香还香呢！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说，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嘱咐麝月打点些东西，叫个老嬷嬷去看袭人，劝他少哭。一一妥当，方过前边来贾母王夫人处请安吃饭。

正值凤姐儿和贾母王夫人商议说：“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后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等天暖和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这也是好主意。刮风下雪倒便宜。吃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气，压上些东西也不好。不如园子后门里头的五间大屋子，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两个女厨子在那里单给他姐妹弄饭。新鲜菜蔬是有分例的，在总管账房里支了去，或要钱，或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贾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厨房事多些。”凤姐道：“并不事多，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

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受了冷气，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玉兄弟也禁不住。况兼众位姑娘都不是结实身子。”凤姐儿说毕，未知贾母何言，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话说贾母道：“正是这个了。一次我要说这话，我见你们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来，你们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孙女儿们，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了。你既这么说出来，便好了。”因此时薛姨妈李婶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过来请安，还未过去，贾母因向王夫人等说道：“今日我才说这话，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众人不服。今日你们都在这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还有他这么想得到的没有？”薛姨妈、李婶娘、尤氏齐笑说：“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的面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贾母点头叹道：“我虽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凤姐儿忙笑道：“这话老祖宗说差了。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世人都说，世人都信，独老祖宗不当说，不当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怎么如今这么福寿双全的？只怕我明儿还

胜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岁后，等老祖宗归了西，我才死呢。”贾母笑道：“众人都死了，单剩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说的众人都笑了。

宝玉因惦记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园里来。到了屋中，药香满室，一人不见，只有晴雯独卧于炕上，脸上烧的飞红。又摸了一摸，只觉烫手。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伸进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热。因说道：“别人去了也罢，麝月、秋纹也这么无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纹是我撵了他去吃饭了，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的。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说什么。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宝玉道：“平儿不是那样人。况且他并不知你病特来瞧你，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说话，偶然见你病了，随口说特瞧你的病，这也是人情乖觉取和儿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与他何干？你们素日又好，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伤和气。”晴雯道：“这话也是，只是疑他为什么忽然又瞒起我来？”

宝玉笑道：“等我从后门出去，到那窗户根下听听说些什么，来告诉你。”说着，果从后门出去，至窗下潜听：麝月悄悄问道：“你怎么就得了的？”平儿道：“那日彼时洗手时不见了，二奶奶就不许吵嚷；出了园子，立刻就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访查。我们只疑惑邢姑娘的丫头，本来又穷，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拿起来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们这里的。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你们这里的宋妈去了，拿着这支镯子，说是小丫头坠儿偷起来的，

被他看见，来回二奶奶的。我赶忙接了镯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争胜要强的，那一年有个良儿偷玉，刚冷了这二年，闲时还常有人提起来趁愿。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金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这么着，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只当没有这事，总别和一个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听了生气。三则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来着，谁知镯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儿雪化尽了，黄澄澄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呢，我就拣了起来。’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你们以后防着他些，别使唤他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麝月道：“这小媳妇也见过些东西，怎么这么眼浅？”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说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上来，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说着，便作辞而去。

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的心，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伶俐，做出这丑事来。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强的，如今病了，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诉你。”晴雯听了，果然气的

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宝玉忙劝道：“这一喊出来，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领他这个情，过后打发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虽如此说，只是这气如何忍得住？”宝玉道：“这有什么气的？你只养病就是了。”

晴雯服了药，至晚间又服了二和，夜间虽有些汗，还未见效，仍是发烧、头疼、鼻塞、声重。次日，王太医又来诊视，另加减汤剂。虽然稍减了烧，仍是头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闻些，痛打几个嚏喷，就痛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儿来，递给宝玉。宝玉便揭开盒盖，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闻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见怎么。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凶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纸来！”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醒鼻子。宝玉笑问：“如何？”晴雯笑道：“果然痛快些。只是太阳还疼。”宝玉笑道：“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说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说我说了，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佛哪’，我寻一点儿。”

麝月答应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节来，便去找了一

块红缎子角儿，铰了两块指顶大的圆式，将那药烤和了，用簪挺摊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儿镜子贴在两太阳上。麝月笑道：“病的蓬头鬼一样，如今贴了这个，倒俏皮了！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说毕，又向宝玉道：“二奶奶说了：明儿是舅老爷的生日，太太说了叫你去呢。明儿穿什么衣裳？今儿晚上好打点齐备了，省的明儿早起费手。”宝玉道：“什么顺手就是什么罢了。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说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屋里去看画儿。刚到院门外边，忽见宝琴小丫头名小螺的从那边过去，宝玉忙赶上问：“那里去？”小螺笑道：“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里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

宝玉听了，转步也便和他往潇湘馆来。不但宝钗姐妹在此，且连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团坐在熏笼上叙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临窗户做针线。一见他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没了你的坐处了。”宝玉笑道：“好一幅《冬闺集艳图》。可惜我迟来了！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这椅子坐着并不冷。”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张椅上。因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里面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宝玉便极口赞道：“好花！这屋子越暖，这花香的越浓。怎么昨儿没见？”黛玉笑道：“这是你家的大总管赖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两盆水仙、两盆腊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云丫头一盆腊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负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转送你如何？”

宝玉道：“我屋里却有两盆，只是不及这个。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转送人，这个断断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我竟是药培着呢，那里还搁得住花香来熏？越发弱了。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香，反把这花香搅坏了。不如你抬了去，这花儿倒清净了，没什么杂味来搅他。”宝玉笑道：“我屋里今儿也有个病人煎药呢。你怎么知道的？”黛玉笑道：“这说奇了。我原是无心话，谁知你屋里的事？你不早来听古记儿，这会子来了，自惊自怪的。”

宝玉笑道：“咱们明儿下一社又有了题目了，就咏水仙、腊梅。”黛玉听了，笑道：“罢，罢！再不敢做诗了。做一回，罚一回，没的怪羞的！”说着，便两手握起脸来。宝玉笑道：“何苦来！又打趣我做什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脸来了。”宝钗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首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限‘一先’的韵，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宝琴笑道：“这一说，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这分明是难人。要论起来，也强扭的出来，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着都是玛瑙、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

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也沒他那么好看。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做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官，烦他写了一张字，就写他做的诗。”

众人都称道奇异。宝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来我们瞧瞧。”宝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时那里去取？”宝玉听了，大失所望，便说：“没福得见这世面！”黛玉笑拉宝琴道：“你别哄我们，我知道你这一来，你的这些东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带上来的。这会子又扯谎，说没带来。他们虽信，我是不信的。”宝琴便红了脸，低头微笑不答。宝钗笑道：“偏这颦儿惯说这些话，你就伶俐的太过了。”黛玉笑道：“带了来，就给我们见识见识也罢了。”宝钗笑道：“箱子笼子一大堆，还没理清呢，知道在那个里头呢？等过日子收拾清了找出来，大家再看罢了。”又向宝琴道：“你要记得，何不念念我们听听？”宝琴答道：“记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要论外国的女子，也就难为他了。”宝钗道：“你且别念，等我把云儿叫了来，也叫他听听。”说着，便叫小螺来，吩咐道：“你到我那里去，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做的好诗，请你这‘诗疯子’来瞧去。再把我们‘诗呆子’也带来。”

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听湘云笑问：“那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一头说，一头走，和香菱来了。众人笑道：“人未见形，先已闻声。”宝琴等让坐，遂把方才的话重告

诉了一遍。湘云笑道：“快念来听听。”宝琴因念道：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一语未了，只见麝月走来，说：“太太打发了人来告诉二爷，明儿一早往舅舅那里去，就说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亲身来。”宝玉忙站起来答应道：“是。”因问宝钗宝琴：“你们二位可去？”宝钗道：“我们不去。昨儿单送了礼去了。”大家说了一回方散。

宝玉因让诸姐妹先行，自己在后面，黛玉便又叫住他，问道：“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殡才来呢。”黛玉还有话说，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也觉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儿再说罢。”一面下台阶，低头正欲迈步，复又忙回身问道：“如今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次？醒几遍？”黛玉道：“昨儿夜里好了，只咳嗽两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道：“正是有句要紧的话，这会子才想起来。”一面说，一面便挨近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

一语未了，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

几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给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正值吃晚饭时，见了王夫人，又嘱咐他早去。宝玉回来，看晴雯吃了药。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将熏笼抬至暖阁前，麝月便在熏笼上睡。一宿无话。

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该醒了，只是睡不够！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来道：“咱们叫他起来，穿好衣裳，抬过这火箱去，再叫他们进来。老妈妈们已经说过，不叫他在屋里，怕过了病气，如今他们见咱们挤在一处，又该唠叨了。”晴雯道：“我也是这么说。”

二人才叫时，宝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进小丫头子来收拾妥了，才命秋纹等进来，一同伏侍。宝玉梳洗已毕，麝月道：“天又阴阴的，只怕下雪，穿一套毡子的罢。”宝玉点头，即时换了衣裳。小丫头使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宝玉喝了两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宝玉嚼了一块。又嘱咐了晴雯，便忙往贾母处来。

贾母犹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门，便开了屋门，命宝玉进去。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睡着未醒。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支色哆罗呢的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

妆缎沿边的排穗褂。贾母道：“下雪呢么？”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给他罢。”鸳鸯答应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靛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做‘雀金呢’，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那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披在身上。贾母笑道：“你先给你娘瞧瞧去再去。”

宝玉答应了，便出来，只见鸳鸯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鸳鸯发誓绝婚之后，他总不合宝玉说话，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时见他又要回避，宝玉便上来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这个好不好？”鸳鸯一摔手，便进贾母屋里来了。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屋里，给王夫人看了，然后又回至园中，给晴雯麝月看过，来回复贾母说：“太太看了，只说可惜了，叫我仔细穿，别遭塌了。”贾母道：“就剩了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没了。这会子特给你做这个，也是没有的事。”说着，又嘱咐：“不许多吃酒，早些回来。”

宝玉应了几个“是”。老嬷嬷跟至厅上，只见宝玉的奶兄李贵、王荣和张若锦、赵亦华、钱升、周瑞六个人，带着焙茗、伴鹤、锄药、扫红四个小厮，背着衣包，拿着坐褥，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已伺候多时了。老嬷嬷又嘱咐他们些话，六个人连应了几个“是”，忙捧鞍坠镫，

宝玉慢慢的上了马，李贵王荣笼着嚼环，钱升周瑞二人在前引导，张若锦赵亦华在两边，紧贴宝玉身后。宝玉在马上笑道：“周哥，钱哥，咱们打这角门走罢，省了到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周瑞侧身笑道：“老爷不在书房里，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钱升李贵都笑道：“爷说的是。就托赖不下来，倘或遇见赖大爷林二爷，虽不好说爷，也要劝两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们身上，又说我们不教给爷礼了。”周瑞钱升便一直出角门来。

正说话时，顶头见赖大进来，宝玉忙笼住马，意欲下来。赖大忙上来抱住腿。宝玉便在镫上站起来，笑着，携手说了几句话。接着又见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人，拿着扫帚簸箕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独为首的小厮打了个千儿，说：“请爷安。”宝玉不知名姓，只微笑点点头儿。马已过去，那人方带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门。外有李贵等六人的小厮并几个马夫，早预备下十来匹马专候，一出角门，李贵等各上马前引，一阵烟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晴雯吃了药，仍不见病退，急的乱骂大夫，说：“只会哄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这么灵药？你只静养几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攒沙去了！瞅着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个

的才揭了你们的皮！”唬的小丫头子定儿忙进来问：“姑娘做什么？”晴雯道：“别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说着，只见坠儿也蹭进来了。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他还来呢！这里又放月钱了，又散果子了，你该跑在头里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

坠儿只得往前凑了几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向他手上乱戳，又骂道：“要这爪子做什么？拈不动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坠儿疼的乱喊。麝月忙拉开，按着晴雯躺下，道：“你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这会子闹什么！”

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进来，说道：“宝二爷才告诉了我，叫我告诉你们，坠儿很懒，宝二爷当面使他，他拨嘴儿不动，连袭人使他，他也背地里骂。今儿务必打发他出去，明儿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嬷嬷听了，心下便知镯子事发，因笑道：“虽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打发他。”晴雯道：“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什么‘花姑娘’、‘草姑娘’的，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麝月道：“这也罢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带了去，早清净一日。”

宋嬷嬷听了，只得出去，唤了他母亲来，打点了他的东西。又见了晴雯等，说道：“姑娘们怎么了？你侄女儿

不好，你们教导他，怎么撵出去？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晴雯道：“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干。”那媳妇冷笑道：“我有胆子问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他纵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说话，虽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们就使得，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

晴雯听说，越发急红了脸，说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野，也撵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理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理？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就是叫名字，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何况我们！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呢。此是一件。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回话，难道也称‘爷’？那一日不把‘宝玉’两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一天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的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

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他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

那媳妇听了，无言可对，亦不敢久站，赌气带了坠儿就走。宋嬷嬷忙道：“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你女儿在屋里一场，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他们也不希罕，不过磕个头尽心罢咧，怎么说走就走？”坠儿听了，只得翻身进来，给他两个磕头，又找秋纹等。他们也并不睬他。那媳妇嗒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

晴雯方才又闪了风，着了气，反觉更不好了。翻腾至掌灯，刚安静了些，只见宝玉回来，进门就嗒声顿脚。麝月忙问原故，宝玉道：“今儿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件褂子，谁知不防，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一面脱下来，麝月瞧时，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说：“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说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个嬷嬷送出去，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

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来，说：“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麝月道：“这怎么好呢？明儿不穿也罢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过这个去呢！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

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罢！没那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子又着急。”宝玉笑道：“这话倒说的是。”说着，便递给晴雯，又移过灯来，细瞧了一瞧。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的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得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像，要补上也不很显。”宝玉道：“这就很好，那里又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缝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来，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个枕头给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可怎么好？”

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氍

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说：“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声，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啜哟”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话说宝玉见晴雯将雀裘补完，已使得力尽神危，忙命小丫头子来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会。歇下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门，只叫：“快请大夫。”一时王大夫来了，诊了脉，疑惑说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虚浮微缩起来？敢是吃多了饮食？不然就是劳了神思。外感却倒轻了，这汗后失调养，非同小可。”一面说，一面出去开了药方进来。宝玉看时，已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倒添茯苓、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宝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叹说：“这怎么处？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嘻道：“好二爷！你干你的去罢！那里就得了痲病了呢？”

宝玉无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说身上不好，就回来了。晴雯此症虽重，幸亏他素昔是个使力不使心的人，再者素昔饮食清淡，饥饱无伤的。这贾宅中的秘法，无论上下，只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

养。故于前一日病时，就饿了两三天，又谨慎服药调养，如今虽劳碌了些，又加倍培养了几日，便渐渐的好了。近日园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饭，炊爨饮食甚便，宝玉自能要汤要羹调停，不必细说。

袭人送母殡后，业已回来，麝月便将坠儿一事、并晴雯撵逐出去、也曾回过宝玉等语，一一的告诉袭人。袭人也没说别的，只说：“太性急了。”

只因李执亦因时气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过去朝夕侍药，李婶之弟又接了李婶娘、李纹、李绮家去住几天，宝玉又见袭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诗社一事，皆未有人作兴，便空了几社。当下已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和凤姐儿治办年事。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不提。

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屋，以备悬供遗真影像。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

这日，宁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贾蓉之妻打点送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正值丫头捧了一茶盘押岁镳子进来，回说：“兴儿回奶奶，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里头成色不等，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镳子。”说着递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见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笔锭如意”的，也有“八宝联春”的。

尤氏命：“收拾起来，就叫兴儿将银靛子快快交了进来。”丫鬟答应去了。

一时贾珍进来吃饭，贾蓉之妻回避了。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尤氏道：“今儿我打发蓉儿关去了。”贾珍道：“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置办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是托祖宗的福。咱们那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又是沾恩锡福。除咱们这么一两家之外，那些世袭穷官儿家，要不仗着这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真正皇恩浩荡，想得周到。”尤氏道：“正是这话。”

二人正说着，只见人回：“哥儿来了。”贾珍使命：“叫他进来。”只见贾蓉捧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贾珍道：“怎么去了这一日？”贾蓉陪笑回说：“今儿不在礼部关领了，又在光禄寺库上。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下来了。光禄寺老爷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都着实想念。”贾珍笑道：“他们那里是想我？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一面说，一面瞧那小黄布口袋，上有封条，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法，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朱笔花押。

贾珍看了，吃过饭，盥漱毕，换了靴帽，命贾蓉捧着银子跟了来，回过贾母王夫人，又至这边，回过贾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银子，命将口袋向宗祠大炉内焚了。又命贾蓉道：“你去问问你那边二婶娘，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了没有？若拟定了，叫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来，咱们再请时，就不能重复了。旧年不留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说咱们不留心，倒像两家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的一样。”

贾蓉忙答应去了。一时，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来了。贾珍看了，命：“交给赖升去看了，请人别重了这上头的日子。”因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禀帖，并一篇账目，回说：“黑山村乌庄头来了。”贾珍道：“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贾蓉接过禀帖和账目，忙展开捧着，贾珍倒背着两手，向贾蓉手内看去。那红禀上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贾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贾蓉也忙笑道：“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儿罢。”一面忙展开单子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麋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鲤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

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梁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梁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贾珍看完，说：“带进他来。”一时只见乌进孝进来，只在院内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起他来，笑说：“你还硬朗？”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都不是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贾珍道：“你走了几日？”乌进孝道：“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难走的很，耽搁了几日。虽走了一个月零两日，日子有限，怕爷心焦，可不赶着来了！”

贾珍道：“我说呢，怎么今儿才来！我才看那单子上，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乌进孝忙进前两步回道：“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

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叫别过年了！”乌进孝道：“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贾珍道：“正是呢。我这边倒可已，没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我受用些就费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请人，我把脸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呢？”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听，他说的可笑不可笑？”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按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客老实人‘外明

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贾蓉又说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二婶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笑道：“那又是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大了，实在赔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先设出这法子来，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个算盘，还不至此田地。”说着，便命人带了乌进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话下。

这里贾珍吩咐将方才各物留出供祖宗的来，将各样取了些，命贾蓉送过荣府里来，然后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余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将族中子侄唤来，分给他们。接着荣国府也送了许多供祖之物及给贾珍之物。贾珍看着收拾完备供器，鞞着鞋，披着一件猢猻大皮袄，命人在厅柱下石阶上太阳中，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负暄，闲看各子弟们来领取年物。因见贾芹亦来领物，贾珍叫他过来，说道：“你做什么也来了？谁叫你来的？”贾芹垂手回说：“听见大爷这里叫我们领东西，我没等人去就来了。”贾珍道：“我这东西，原是给你那些闲着无事没进益的叔叔兄弟们的，那二年你闲着，我也给过你的。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家庙里管和尚道士们，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这些和尚的分例银钱都从你手里过，你还来取这个来！太也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个手里

使钱办事的？先前你说没进益，如今又怎么了？比先倒不像了？”贾芹道：“我家里原人口多，费用大。”贾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庙里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你到那里，自然是爷了，没人敢抗违你。你手里又有了钱，离着我们又远，你就为王称霸起来，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这会子花得这个形象，你还敢领东西来！领不成东西，领一顿馱水棍去才罢！等过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说，换回你来。”贾芹红了脸，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了。”贾珍听说，忙命贾蓉：“出去款待，只说我不在家。”贾蓉去了。这里贾珍撵走贾芹，看着领完东西，回屋与尤氏吃毕晚饭，一宿无话。至次日更忙，不必细说。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垂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

且说宝琴是初次进贾祠观看，一面细细留神，打量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一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特晋爵

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书”，两边有一副长联，写道：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书。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面悬一块九龙金匾，写道：“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

也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傍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宁荣。

俱是御笔。里边灯烛辉煌，锦幃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

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众人围随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

贾荇、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下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

里，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媳妇，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与王夫人。王夫人传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贾蓉方退出去，归入贾芹阶位之首。当时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的无一些空地。鸦雀无闻，只听铿锵叮当，金铃玉珮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一时礼毕，贾敬、贾赦等便忙退出至荣府，专候与贾母行礼。尤氏上房地下，铺满红毡，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流金珞琅大火盆，正面炕上铺着新猩红毡子，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请贾母上去坐了。两边又铺皮褥，请贾母一辈的两三位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下。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脚炉，让宝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盘亲捧茶与贾母，贾蓉媳妇捧与众老祖母，然后尤氏又捧与邢夫人等，贾蓉媳妇又捧与众姐妹。凤姐、李执等只在地下伺候。

茶毕，邢夫人等便先起身来侍贾母吃茶。贾母与年老

妯娌们闲话了两三句，便命看轿，凤姐儿忙上去搀起来。尤氏笑回说：“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用过晚饭再过去。果然我们就不济凤丫头了？”凤姐儿搀着贾母笑道：“老祖宗走罢。咱们家去吃去，别理他。”贾母笑道：“你这里供着祖宗，忙得什么儿似的，那里还搁的住我闹？况且我每年不吃，你们也要送去的。不如还送了来，我吃不了，留着明儿再吃，岂不多吃些？”说的众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当人夜里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应了。一面走出来，至暖阁前，尤氏等闪过屏风，小厮们才领轿夫，请了轿出大门。尤氏亦随邢夫人等回至荣府。这里轿出大门，这一条街上，东一边设立着宁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西一边设立着荣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

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门一直开到里头。如今便不在暖阁下轿了，过了大厅，转弯向西，至贾母这边正厅上下轿。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堂中间，亦是锦裯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贾母归了坐，老嬷嬷来回：“老太太们来行礼。”贾母忙起身要迎，只见两三个老妯娌已进来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让了一回。吃茶去后，贾母只送至内仪门就回来。归了正坐，贾敬、贾赦等领了诸子弟进来，贾母笑道：“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罢。”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女、

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然后散了押岁钱并荷包金银锞等物。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众人方各散出。

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挑着角灯，两旁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团锦簇。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

至次日五鼓，贾母等人按品上妆，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领宴回来，又至宁府祭过列祖，方回来。受礼毕，便换衣歇息。所有贺节来的亲友，一概不会，只和薛姨妈李婶娘二人说话随便，或和宝玉宝钗等姐妹赶围棋摸牌作戏。

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和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天，才完了，早又元宵将近，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等，次日贾珍又请贾母，王夫人和凤姐儿也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不能胜记。

至十五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贾敬素不饮酒茹荤，因此不去请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养，就是这几天在家，也只静室默处，一概无闻，不在话下。贾赦领了贾母之赏，告辞而去。贾

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随他去了。贾赦到家中，和众门客赏灯吃酒，笙歌聒耳，锦绣盈眸，其取乐与这里不同。

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席酒，每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点缀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放着旧窑十锦小茶杯，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纱透绣花草诗字的纓络。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鲜花。上面两席是李婶娘薛姨妈坐，东边单设一席，乃是雕夔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设一个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类，又有一个眼镜匣子。

贾母歪在榻上，和众人说笑一回，又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又说：“恕我老了骨头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罢。”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捶腿。榻下并不摆席面，只一张高几，设着高架纓络、花瓶、香炉等物，外另设一小高桌，摆着杯箸。在旁边一席，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每馔果菜来，先捧给贾母看，喜则留在小桌上，尝尝，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贾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边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的媳妇。西边便是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姐妹等。

两边大梁上挂着联三聚五玻璃彩穗灯，每席前竖着倒垂荷叶一柄，柄上有彩烛插着。这荷叶乃是洋鍤珞活

信，可以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照着看戏，分外真切。窗榻门户，一齐摘下，全挂彩穗各种宫灯。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将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绢、或纸诸灯挂满。廊上几席，就是贾珍、贾琏、贾环、贾琮、贾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等。

贾母也曾差人去请众族中男女，奈他们有年老的，懒于热闹；有家内没有人，又有疾病淹留，要来竟不能来；有一等妒富愧贫，不肯来的；更有憎畏凤姐之为人，赌气不来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因此族中虽多，女眷来者，不过贾蓝之母娄氏带了贾蓝来，男人只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四个，现在凤姐麾下办事的来了。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热闹的。

当下又有林之孝的媳妇，带了六个媳妇，抬了三张炕桌，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放着选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铜线，用大红绳串穿着，每二人搭一张，共三张。林之孝家的叫将那两张摆至薛姨妈李婶娘的席下，将一张送至贾母榻下。贾母便说：“放在当地罢。”这媳妇素知规矩，放下桌子，一并将钱都打开，将红绳抽去，堆在桌上。

此时唱的《西楼会》，正是这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那文豹便发科诨道：“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里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说毕，引得贾母等都笑了。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凤姐便说：“这孩子

才九岁了。”贾母笑说：“难为他说得巧！”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小筐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将桌上散堆钱，每人撮了一筐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毕，向台一撒，只听“豁唧唧”，满台的钱啊。贾珍贾琏已命小厮们抬大筐箩的钱预备。未知怎生赏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却说贾珍贾琏暗暗预备下大筵筓的钱，听见贾母说赏，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响，贾母大悦。二人遂起身，小厮们忙将一把新暖银壶捧来，递与贾琏手内，随了贾珍趋至里面。贾珍先到李婶娘席上，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贾琏忙斟了一盏，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来，笑说：“二位爷请坐着罢了，何必多礼。”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满席都离了席，也俱垂手旁站。贾珍等至贾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贾珍在前捧杯，贾琏在后捧壶。虽只二人捧酒，那贾琮弟兄等却都是一溜排班，随着他二人进来；见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湘云悄推他，笑道：“你这会子又帮着跪下做什么？有这么着的呢，你也去斟一巡酒，岂不好？”宝玉悄笑道：“再等一会再斟去。”说着，等他二人斟完，起来，又给邢王二夫人斟过了。贾珍笑说：“妹妹们怎么着呢？”贾母等都说道：“你们去罢，他们倒便宜些

呢。”贾珍等方退出。

当下天有二鼓，戏演的是《八义观灯》八出，正在热闹之际。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贾母问：“往那里去？外头炮仗利害，留神天上吊下火纸来烧着。”宝玉笑回说：“不往远去，只出去就来。”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于是宝玉出来，只有麝月、秋纹几个小丫头随着。贾母因说：“袭人怎么不见？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子儿出来。”王夫人忙起身笑说道：“他妈前日没了，因有热孝，不便前头来。”贾母点头，又笑道：“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要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这些竟成了例了。”凤姐儿忙过来笑回道：“今晚便没孝，那园子里头也须得看着灯烛花爆，最是担险的。这里一唱戏，园子里的谁不来偷瞧瞧，他还细心，各处照看。况且这一散后，宝兄弟回去睡觉，各色都是齐全的。若他再来了，众人又不经心，散了回去，铺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齐全，便各色都不便宜，自然我叫他不用来。老祖宗要叫他来，我就叫他就是了。”

贾母听了这话，忙说：“你这话很是，你必想的周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妈几时没了？我怎么不知道？”凤姐儿笑道：“前儿袭人去亲自回老太太的，怎么倒忘了？”贾母想了想，笑道：“想起来了。我的记性竟平常了！”众人都笑说：“老太太那里记得这些事！”贾母因又叹道：“我想着他从小儿伏侍我一场，又伏侍了云儿，

末后给了个魔王，给他魔了这好几年！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他娘没了，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他娘，也就忘了！”凤姐儿道：“前儿太太赏了他四十两银子，就是了。”贾母听说，点头道：“这还罢了。正好前儿鸳鸯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两处全礼，何不叫他二人一处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果子菜饌点心之类与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还等这会子？他早就去了。”说着，大家又吃酒看戏。

且说宝玉一径来至园中，众婆子见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园门里茶房里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饮酒斗牌。宝玉至院中，虽是灯光灿烂，却无人声。麝月道：“他们都睡了不成？咱们悄悄进去吓他们一跳。”于是大家蹑手蹑脚，潜踪进镜壁去一看，只见袭人和一个人对歪在地炕上，那一头有两个老嬷嬷打盹。宝玉只当他两个睡着了，才要进去，忽听鸳鸯嗽了一声，说道：“天下事可知难定！论理，你单身在这里，父母在外头，每年他们东去西来，没个定准，想来你是再不能送终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袭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够看着父母殡殓。回了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这倒也算养我一场，我也不敢妄想了。”宝玉听了，忙转身悄悄向麝月等道：“谁知他也来了。我这一进去，他又赌气走了，不如咱们回去罢，让他两个清清净净的说话。袭人

正在那里闷着，幸他来的好。”说着，仍悄悄出来。宝玉便走过山石后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后面两个小丫头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内预备水去了。

这里宝玉刚过来，只见两个媳妇迎面来了，又问：“是谁？”秋纹道：“宝玉在这里呢，大呼小叫，留神吓着罢！”那媳妇们忙笑道：“我们不知，大节下来惹祸了。姑娘们可连日辛苦了！”说着，已到跟前。麝月等问：“手里拿着什么？”媳妇道：“是老太太赏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纹笑道：“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宝玉命：“揭起来我瞧瞧。”秋纹、麝月忙上去将两个盒子揭开，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

宝玉看了两个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茶点，点了一点头就走。麝月等忙胡乱掷了盒盖跟上来。宝玉笑道：“这两个女人倒和气，会说话。他们天天乏了，倒说你们连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这两个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宝玉道：“你们是明白人，担待他们是粗夯可怜的人就完了。”一面说，一面就走出了园门。

那几个婆子，虽吃酒斗牌，却不住出来打探，见宝玉出来，也都跟上来。到了花厅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个小盆，又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馓子小壶儿，

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得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滚水，这还冷了。”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小丫头就说：“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些水。”那婆子道：“姐姐，这是老太太沏茶的，劝你去舀罢。那里就走大了脚呢。”秋纹道：“不管你是谁的！你不给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头见了秋纹，忙提起壶来倒了些。秋纹道：“够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没认出这姑娘来。”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儿倒了馥子在他手内，宝玉馥了。秋纹麝月也趁热水洗了一回，跟进宝玉来。

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也从李婶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让坐。贾母便说：“他小人家儿，让他斟去。大家倒要干过这杯。”说着，便自己干了。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薛姨妈李婶娘也只得干了。贾母又命宝玉道：“你连姐姐妹妹的一齐斟上，不许乱斟，都要叫他干了。”宝玉听说，答应着，一一按次斟上。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笑说：“多谢。”宝玉替他斟上一杯。凤姐儿便笑道：“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的字，拉不的弓。”宝玉道：“没有吃冷酒。”凤姐儿笑道：“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然后

宝玉将里面斟完，只除贾蓉之妻是命丫鬟们斟的，复出至廊下，又给贾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进来，仍归旧坐。

一时上汤之后，又接着献元宵。贾母便命：“将戏暂歇，小孩子们可怜见的，也给他们些滚汤热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将各样果子元宵等物拿些给他们吃。

一时歇了戏，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儿进来，放了两张杌子在那一边，贾母命他们坐了，将孩子琵琶递过去。贾母便问李薛二人：“听什么书？”他二人都回说：“不拘什么都好。”贾母便问：“近来可又添些什么新书？”两个女先回说：“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回说：“这叫做《凤求鸾》。”贾母道：“这个名字倒好，不知因什么起的？你先说大概，若好再说。”女先儿道：“这书上乃是说残唐之时，那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氏，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辅，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众人听了，笑将起来。贾母笑道：“这不重了我们凤丫头了？”媳妇忙上去推他说：“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说。”贾母道：“你只管说罢。”女先儿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凤姐儿笑道：“怕什么！你说罢。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儿又说道：“那年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个庄子上避雨。谁知这庄上也有位乡绅，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这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位千金小姐。这小

姐芳名叫做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贾母忙道：“怪道叫做《凤求鸾》。不用说了，我已经猜着了，自然是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了。”女先儿笑道：“老祖宗原来听过这回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见过！就是没听见，也猜着了。”贾母笑道：“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个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就是告老还家，自然奶妈子丫头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了不是？”

众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贾母笑道：“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遭塌人家。再有

一等人，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他何尝知道那世宦读书人家儿的道理！别说那书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咱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那样的事。别叫他诌掉了下巴脖子罢！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姐儿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说：“这正是大家子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叫孩子们听见。”

凤姐儿走上来斟酒，笑道：“罢，罢！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谎罢。这一回就叫做《掰谎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谎且不表，再整观灯看戏的人’。老祖宗且让这二位亲戚吃杯酒、看两出戏着，再从逐朝话言掰起，如何？”一面说，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说完，众人俱已笑倒了。两个女先儿也笑个不住，都说：“奶奶好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都没了！”

薛姨妈笑道：“你少兴头些！外头有人，比不得往常。”凤姐儿笑道：“外头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从小儿一处淘气淘了这么大。这几年因做了亲，我如今立了多少规矩了！便不是从小儿兄妹，只论大伯子小婶儿，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戏彩’，他们不能来戏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这里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一笑，多

吃了一点东西，大家喜欢，都该谢我才是，难道反笑我不成？”贾母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说，笑的我这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吃着酒，又命宝玉：“来敬你姐姐一杯。”凤姐儿笑道：“不用他敬，我讨老祖宗的寿罢。”说着便将贾母的杯拿起来，将半杯剩酒吃了，将杯递与丫鬟，另将温水浸的杯换一个上来。于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将温水浸着的代换，斟了新酒上来，然后归坐。

女先儿回说：“老祖宗不听这书，或者弹一套曲子听听罢。”贾母道：“你们两个对一套《将军令》罢。”二人听说，忙合弦按调拨弄起来。贾母因问：“天有几更了？”众婆子忙回：“三更了。”贾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来。”早有众丫鬟拿了添换的衣裳送来。王夫人起身陪笑说道：“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里地炕上，倒也罢了。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我们陪着就是了。”贾母听说，笑道：“既这样说，不如大家都挪进去，岂不暖和？”王夫人道：“恐里头坐不下。”贾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这些桌子，只用两三张并起来，大家坐在一处，挤着，又亲热，又暖和。”众人都道：“这才有趣儿！”

说着，便起了席。众媳妇忙撤去残席，里面直顺并了三张大桌，又添换了果饌摆好。贾母便说：“都别拘礼，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说着，便让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宝琴、黛玉、湘云三人皆紧依左右坐下，

向宝玉说：“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夹着宝玉。宝钗等姐妹在西边，挨次下去，便是娄氏带着贾蓝，尤氏李纨夹着贾兰，下面横头是贾蓉媳妇胡氏。

贾母便说：“珍哥带着你兄弟们去罢，我也就睡了。”贾珍等忙答应，又都进来听吩咐。贾母道：“快去罢，不用进来。才坐好了，又都起来。你快歇着罢，明儿还有大事呢。”贾珍忙答应了，又笑道：“留下蓉儿斟酒才是。”贾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贾珍应了一个“是”，便转身带领贾琏等出来。二人自是欢喜，便命人将贾琮、贾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约了贾琏去追欢买笑，不在话下。这里贾母笑道：“我正想着，虽然这些人取乐，必得重孙一对双全的在席上才好。蓉儿这可全了。蓉儿！和你媳妇坐在一处，倒也团圆了。”

因有家人媳妇呈上戏单，贾母笑道：“我们娘儿们正说得兴头，又要吵起来。况且那孩子们熬夜，怪冷的。也罢！且叫他们歇歇，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起来，就在这台上唱两出罢，也给他们瞧瞧。”媳妇们听了，答应出来，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传人，一面二门口去传小厮们伺候。小厮们忙至戏房，将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带出，只留下小孩子们。

一时，梨香院的教习带了文官等十二人从游廊角门出来，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包了来。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

只垂手站着。

贾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你们如今唱什么？才刚八出《八义》，闹的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们都比咱们家的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还强。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用箫和笙笛，余者一概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说的是。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再听个喉咙罢了。”贾母笑道：“正是这话了。”李婶娘薛姨妈喜的笑道：“好个灵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贾母笑道：“我们这原是随便的玩意儿，又不出去做买卖，所以竟不大合时。”说着，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只用这两出，叫他们二位太太听个助意儿罢了。若省了一点儿力，我可不依。”

文官等听了出来，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众人鸦雀无闻。薛姨妈笑道：“实在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过只用箫管的。”贾母道：“先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楚江情》一只，多有小生吹箫合的。这合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人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又指着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儿，他爷爷有一班小

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众人都道：“那更难得了。”贾母于是叫过媳妇们来，吩咐文官等叫他们吹弹一套《灯月圆》。媳妇们领命而去。

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凤姐儿因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咱们传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贾母笑道：“这是个好令啊！正对时景儿。”忙命人取了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给女先儿击着。席上取了一枝红梅，贾母笑道：“到了谁手里住了鼓，喝一杯，也要说些什么才好！”凤姐儿笑道：“依我说，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我们这不会的，不没意思吗？怎么能雅俗共赏才好。不如谁住了，谁说个笑话儿罢。”众人听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儿，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令，今见如此说，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连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无不欢喜。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去找姐姐叫妹妹的，告诉他们：“快来听，二奶奶又说笑话儿了！”众丫头子们便挤了一屋子。

于是戏完乐罢，贾母将些汤细点果给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儿们都是惯熟的，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惊马之驰，或如疾电之光，忽然暗其鼓声，那梅方递至贾母手中，鼓声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贾蓉忙上来斟了一杯，众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

喜了，我们才托赖些喜。”贾母笑道：“这酒也罢了，只是这笑话儿倒有些难说。”众人都说：“老太太的比凤姑娘说的还好，赏一个，我们也笑一笑。”贾母笑道：“并没有新鲜招笑儿的，少不得老脸皮厚的说一个罢。”因说道：

“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娶了十房媳妇儿。惟有第十房媳妇儿聪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这九个媳妇儿委屈，便商议说：‘咱们九个心里孝顺，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儿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说他好。这委屈向谁诉去？’有主意的说道：‘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和阎王爷说去，问他一问，叫我们托生为人，怎么单单给那小蹄子儿一张乖嘴，我们都入了夯嘴里头。’那八个听了，都喜欢说：‘这个主意不错！’第二日，便都往阎王庙里来烧香。九个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左等不来，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见孙行者驾着斤斗云来了，看见九个魂，便要拿金箍棒打来。吓得九个魂忙跪下央求。孙行者问起原故来，九个人忙细细的告诉了他。孙行者听了，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道：‘这原故幸亏遇见我！等着阎王来了，他也不得知道。’九个人听了，就求说：‘大圣发个慈悲，我们就好了！’孙行者笑道：‘却也不难：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因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个小婢儿便吃了。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便撒泡你们吃就是了。’”说毕，大家都笑起来。凤姐儿笑道：“好的呀！”

幸而我们都是夸嘴夸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头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薛姨妈笑道：“笑话儿在对景就发笑。”

说着，又击起鼓来。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儿的笑话，便悄悄的和女先儿说明，以咳嗽为记。须臾传至两遍，刚到了凤姐儿手里，小丫头子们故意咳嗽，女先儿便住了。众人齐笑道：“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说一个好的罢。别太逗人笑的肠子疼！”

凤姐儿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过正月节，合家赏灯吃酒，真真的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媳妇、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里搭拉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噯哟哟！真好热闹！……”众人听他说着，已经笑了，都说：“听这数贫嘴的！又不知要编派那一个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凤姐儿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这里费力，你们紧着混，我就不说了。”贾母笑道：“你说你的，底下怎么样？”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

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也都再无有别话，怔怔的还等往下说，只觉他冰冷无味的就住了。湘云看了他半日。凤姐儿笑道：“再说一个过正月节的：几个人拿着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

性急的人等不得，就偷着拿香点着了。只见‘噗哧’的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擀的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湘云道：“难道本人没听见？”凤姐儿道：“本人原是个聋子。”众人听说，想了一回，不觉失声都大笑起来。又想着先前那个没完的，问他道：“先那一个到底怎么样？也该说完了。”凤姐儿将桌子一拍，道：“好罗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众人听说，复又笑起来。

凤姐儿笑道：“外头已经四更多了，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尤氏等用绢子握着嘴，笑的前仰后合，指他说道：“这个东西真会数贫嘴！”贾母笑道：“真真这凤丫头，越发炼贫了！”一面说，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仗来，咱们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

贾蓉听了，忙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子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俱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致，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的花炮。黛玉禀气虚弱，不禁“劈拍”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内。薛姨妈便搂湘云，湘云笑道：“我不怕。”宝钗笑道：“他专爱自己放大炮仗，还怕这个呢！”王夫人便将宝玉搂入怀内。凤姐笑道：“我们是没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搂着你。你这会子又撒娇儿了，听见放炮仗，就像‘吃了

蜜蜂儿屎’的，今儿又轻狂了。”凤姐儿笑道：“等散了，咱们园子里放去。我比小厮们还放的好呢。”

说话之间，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星小炮仗。放罢，然后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落”，撒得满台的钱，那些孩子们满台的抢钱取乐。上汤时，贾母说：“夜长，不觉得有些饿了。”凤姐忙回说：“有预备的鸭子肉粥。”贾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罢。”凤姐儿忙道：“也有枣儿熬的粳米粥，预备太太们吃斋的。”贾母道：“倒是这个还罢了。”说着，已经撤去残席，内外另设各种精致小菜，大家随意吃了些，用过漱口茶，方散。

十七日一早，又过宁府行礼，伺候掩了祠门，收过影像，方回来。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贾母连日觉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来了。自十八日以后，亲友来请，或来赴席的，贾母一概不会，有邢夫人、王夫人、凤姐三人料理。连宝玉只除王子腾家去了，余者亦皆不去，只说是贾母留下解闷。

当下元宵已过，凤姐忽然小产了，合家惊慌。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且说荣府中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因年内年外操劳太过，一时不及检点，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大夫用药。凤姐儿自恃强壮，虽不出门，然筹画计算，想起什么事来，就叫平儿去回王夫人。任人谏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就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李纨本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纵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只说过了一月，凤姐将养好了，仍交给他。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一月之后，又添了下红之症。他虽不肯说出来，众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调养。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药调养，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遗笑于人，便想偷空调养，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谁知服药调养，直到三月间，才渐渐的起复过来，下红也渐渐止了。此是后话。

如今且说目今王夫人见他如此，探春和李纨暂难谢事，园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特请了宝钗来，托他各处小心。因嘱咐他：“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我都知道的。凤丫头在外头，他们还有个怕惧，如今他们又该取便了。好孩子，你还是个妥当人。你兄弟姐妹们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两天，照应照应。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宝钗听说，只得答应了。

时届季春，黛玉又反了咳嗽。湘云又因时气所感，也病卧在蘅芜院，一天医药不断。探春和李纨相住间壁，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往来回话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议定，每日早晨，皆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吃过早饭，于午错方回。

这三间厅，原系预备省亲之时众执事太监起坐之处，故省亲以后，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如今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理，只不过略略的陈设些，便可他二人起坐。这厅上也有一处匾，题着“补仁谕德”四字，家下俗话皆只叫“议事厅儿”。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应执事的媳妇等来往回话的，络绎不绝。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各各心中暗喜，因为李纨素日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人，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

些，便添了一个探春，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凤姐儿前便懈怠了许多。只三四天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

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皆系荣宁非亲即世交之家，或有升迁，或有黜降，或有婚丧红白等事，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前边更无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觉比凤姐儿当权时倒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发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工夫都没了！”

这日王夫人正是往锦乡侯府去赴席，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去后，回至厅上坐了，刚吃茶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儿出了事，已回过老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来。”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门，还说出许多笑话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年轻的姑娘，

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

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吴新登的媳妇听了，忙答应了个“是”，接了对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且别支银子。我且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有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

一问，吴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说道：“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敢争不成？”探春笑道：“这话胡闹！依我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家的笑道：“既这么说，我查旧账去，此时却不记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不记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宽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倒像我们没主意了。”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众媳妇们都伸舌头。这里又回别的事。

一时吴家的取了旧账来，探春看时，两个家里的赏过皆二十四两，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外还有两个外头的，一个赏过一百两，一个赏过六十两。这两笔底下皆有原故，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柩，外赏六十两；一个是现买

葬地，外赏二十两。探春便递给李纨看了，探春便说：“给他二十两银子，把这账留下我们细看。”吴新登家的去了。

忽见赵姨娘进来，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踹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说，一面便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懂。谁踹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踹我，我告诉谁去？”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忙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是我呀！”

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一面便坐了，拿账翻给赵姨娘瞧，又念给他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这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自然也是和袭人一样。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说办的好，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的不公，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连房子赏了人，我有什么有脸的地方儿？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的。依我说，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何苦只要操心？太太

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太太满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呢！连姨娘真也没脸了！”一面说，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来。

赵姨娘没话答对，便说道：“太太疼你，你该越发拉扯拉扯我们。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探春道：“我怎么忘了？叫我怎么拉扯？这也问他们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呢？”李纨在旁只管劝说：“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他满心里要拉扯，口里怎么说的出来？”探春忙道：“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干？”赵姨娘气的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克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日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翎毛儿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

探春没听完，气的脸白气噎，越发呜呜咽咽的哭起

来。因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礼的，早急了！”李纨急得只管劝，赵姨娘只管还唠叨。

忽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赵姨娘听说，方把嘴止住。只见平儿走来，赵姨娘忙陪笑让坐，又忙问：“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得空儿。”李纨见平儿进来，因问他：“来作什么？”平儿笑道：“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如今请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做人情！你告诉他，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来，爱怎么添怎么添！”平儿一来时，已明白了对半，今听这话，越发会意。见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

时值宝钗也从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身让坐，未及开

言，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脸盆、巾帕、靶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脸盆，那两个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

平儿见侍书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脸盆中盥沐。媳妇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学里支环爷和兰哥儿一年的公费。”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去伺候着，倒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样没眼色来着？姑娘虽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唬得那个媳妇忙陪笑说：“我粗心了！”一面说，一面忙退出去。

探春一面匀脸，一面向平儿冷笑道：“你迟了一步，没见还有可笑的。连吴姐姐这么个办老了事的也不清清楚楚了就来混我们！幸亏我们问他，他竟有脸说‘忘了’！我说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儿等他去找！”平儿笑道：“他有这么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两根。姑娘别信他们。那是他们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腩腆小姐，固然是托懒来混。”说着，又向门外说道：“你们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作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

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

平儿冷笑道：“你们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那里照看得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话说：‘旁观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二奶奶没行到，姑娘竟一添减，头一件，与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义了。”话未说完，宝钗李纨皆笑道：“好丫头，真怨不得凤丫头偏疼他！本来无可添减之事，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负你这话。”

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气，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偏他碰了来，说了这些话，叫我也没了主意了。”一面说，一面叫进方才那媳妇来问：“环爷和兰哥家学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做那一项用的？”那媳妇便回说：“一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里月钱之内，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宝玉的，老太太屋里袭人领二两；兰哥儿是大奶奶屋里领，怎么学里每人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从今日起，把这一项蠲了。平儿回去，告诉你奶奶，说我的话，把这一条务必免了。”平儿笑道：“早就该免。旧年奶奶原说要免来着，因年下忙，就忘了。”

那媳妇只得答应着去了。就有大观园中媳妇捧了饭盒子来，侍书、素云早已抬过一张小饭桌来，平儿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说完了话，干你的去罢，在这里又忙

什么？”平儿笑道：“我原没事，二奶奶打发了我来，一则说话，二则怕这里的人不方便，叫我帮着妹妹们伏侍奶奶姑娘来了。”探春因问：“宝姑娘的怎么不端来一处吃？”丫鬟们听说，忙出至檐外，命媳妇们去说：“宝姑娘如今在厅上一处吃，叫他们把饭送了这里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混支使人！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你们支使他要饭要茶的？连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儿这里站着，叫他叫去！”

平儿忙答应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妇们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们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绢子掸台阶的土，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阳地里歇歇儿罢。”平儿便坐下。又有茶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铺下，说：“石头冷，这是极干净的，姑娘将就坐一坐儿罢。”平儿点头笑道：“多谢。”一个又捧了一碗精致新茶出来，也悄悄笑说：“这不是我们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们的，姑娘且润一润罢。”平儿遂欠身接了，因指众媳妇悄悄说道：“你们太闹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动了大气，不过说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们就现吃不了的亏！他撒个娇儿，太太也得让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么。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众人都忙道：“我们何尝敢大胆了？都是赵姨娘闹的！”平儿也悄悄的道：“罢了！好奶奶们，‘墙倒众人

推’，那赵姨娘原有些颠倒，‘着三不着两’，有了事就都赖他。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点儿的，早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说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的。前儿我们还议论到这里，再不能依头顺尾，必有两场气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都横看了他。二奶奶在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怕他五分儿。你们这会子倒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正说着，只见秋纹走来，众媳妇忙赶着问好，又说：“姑娘也且歇歇，里头摆饭呢。等撤下桌子来，再回话去罢。”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要上厅去。平儿忙叫：“快回来！”秋纹回头，见了平儿，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子的防护’？”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儿褥上。平儿悄问：“回什么？”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钱、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平儿道：“这什么大事！你快回去告诉袭人，说我的话，凭有什么事，今日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驳一件；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为什么？”平儿与众媳妇等都忙告诉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处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来开例，作法子镇压，与众人作榜样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钉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样，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们做一

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软的做鼻子头。’你听听罢，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驳两件，才压得众人口声呢！”

秋纹听了，伸了伸舌头，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会他们去。”说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宝钗的饭至，平儿忙进来伏侍。那时赵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饭，宝钗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东。众媳妇皆在廊下静候，里头只有他们紧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妇们都悄悄的议论说：“大家省事罢！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连吴大娘才都讨了没意思，咱们又是什么有脸的？”都一边悄议，等饭完回事。此时里面惟闻微嗽之声，不闻碗箸之响。一时，只见一个丫头将帘栊高揭，又有两个将桌抬出。茶房内有三个丫鬟，捧着三个沐盆儿。见饭桌已出，三人便进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并漱盂来，方有侍书、素云、莺儿三个人，每人用茶盘捧了三盖碗茶进去。一时等他三人出来，侍书命小丫头子：“好生伺候着，我们吃饭来换你们，可又别偷坐着去。”众媳妇们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轻慢疏忽了。探春气方渐平，因向平儿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议，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饭快来。宝姑娘也在这里，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的问你奶奶可行可止。”

平儿答应回去。凤姐因问：“为何去这半日？”平儿便

笑着将方才的原故细细说与他听了。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就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和别的一样看待么？”凤姐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儿子，将来作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强百倍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为挑正庶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说着，又向平儿笑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克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平儿道：“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爷们，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凤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钱，老太太自有体己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七八千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银子，

若不够，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老太太的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使费些，满破三五千两。如今再俭省些，陆续就够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两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咱们且别虑后事，你且吃了饭，快听他们商议什么。这正碰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和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只等有热灶火炕让他钻去罢，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样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那里就不服！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人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们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倒只剩下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虽然脸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比不得环儿，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撵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不独了。按正礼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他这一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与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他们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紧溜之中，他出头一料理，众

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还有一件，我虽知你极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如今俗语说：‘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强，就不好了。”

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这会子才嘱咐我！”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你’呀‘我’的起来了！”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凤姐儿笑道：“你这小蹄子儿，要掂多少过儿才罢？你看我病的这个样儿，还来恼我呢！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

说着，丰儿等三四个小丫头子进来，放小炕桌。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暂减去。丰儿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了饭，伏侍漱口毕，吩咐了丰儿些话，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人已散出。要知后事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吃了饭，伏侍盥漱毕，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只有丫鬟婆子，一个个都站在窗外听候。平儿进入厅中，他姐妹姑嫂三人正商议些家务，说的便是年内赖大家请吃酒，他家花园中事故。见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说道：“我想的事，不为别的，只想着我们一月所有的头油脂粉又是二两的事。我想咱们一月已有了二两月银，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可不是又同刚才学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这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你奶奶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平儿笑道：“这有个原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该有分例，每月每处买办买了，令女人们交送我们收管，不过预备姑娘们使用就罢了，没有个我们天天各人拿着钱，找人买这些去的。所以外头买办总领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给我们。至于姑娘们每月的这二两，原不是为买这些的，为的是一时当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

得闲，姑娘们偶然要个钱使，省得找人去，这不过是恐怕姑娘们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着，各屋里我们的姐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买办脱了空，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来！脱空是没有的，只是迟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来，不过是个名儿，其实使不得，依然是现买。就用二两银子，另叫别人的奶妈子的弟兄儿子买来，方才使得。要使官中的人去，仍然是那一样的，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平儿便笑道：“买办买的是那东西，别人买了好的来，买办的也不依他，又说他使坏心，要夺他的买办。所以他们宁可得罪了里头，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要是姑娘们使了奶妈子们，他们也就不敢说闲话了。”

探春道：“因此我心里不自在，饶费了两起钱，东西又白丢一半！不如竟把买办的这一项每月蠲了为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着呢。”探春道：“我因和他们家的女孩儿说闲话儿，他说这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袴之谈！你们虽是千金，原

不知道这些事，但只你们也都念过书，识过字的，竟没看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文么？”探春笑道：“虽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真是有的？”宝钗道：“朱子都行了虚比浮词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明人，这大节目正事竟没经历。”李纨笑道：“叫人家来了，又不说正事，你们且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谈正事。探春又接说道：“咱们这个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来，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的东西，任人作践了，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老成本分，能知园圃的，派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

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致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说，便点头笑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李纨道：“好主意！果然这么行，太太必喜欢。省钱事小，园子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平儿道：“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陪衬，反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

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了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说你们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说一套话出来，你就有一套话回奉，总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们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原故，这会子又是因姑娘们住的园子，不好因省钱令人去监管。你们想想这话，要果真交给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自然是不敢讲究，天天和小姑娘们就吵不清。他这远愁近虑，不亢不卑，他们奶奶就不是和咱们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气，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日当家，使

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见了他更生气了。谁知他来了，避猫鼠儿似的，站了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些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倒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这一句话，不但没个气，我倒愧了，又伤起心来。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那里还有好处去待人？”口内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

李纨等见他说得恳切，又想他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泪来，都忙劝他：“趁今日清静，大家商议两件兴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场。又提这没要紧的事做什么！”平儿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说谁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虽如此说，也须得回你奶奶一声儿。我们这里搜剔小利，已经不当，皆因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行，若是糊涂多歪多妒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的似的。岂可不商议了行呢？”平儿笑道：“这么着，我去告诉一声儿。”说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道：“我说是白走一趟。这样好事，奶奶岂有不依的！”

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度，大概定了几个人。又将他们一齐传来，李纨大概告诉给他们。众人听了，无不愿意。也有说：“那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

我，一年这些玩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官中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

探春才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进园瞧史姑娘去。”众婆子只得去领大夫。平儿忙问：“单你们，有一百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头脑儿带进大夫来？”回事的那人道：“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着呢。”平儿听说，方罢了。

众婆子去后，探春问宝钗：“如何？”宝钗笑答道：“幸于始者急于终，善其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向册上指出几个来与他三人看。平儿忙去取笔砚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家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稗之类，虽是玩意儿，不必认真大治大耕，也须得他去再细细按时加些植养，岂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芜院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息之物！”李纨忙笑道：“蘅芜院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两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儿？还有一带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花、藤花，这几色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好些钱。”探春笑着点头儿，又道：“只是弄香草没有在行的人。”平儿忙笑道：“跟宝姑娘的莺儿他

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编成花篮葫芦给我玩呢。姑娘倒忘了么？”宝钗笑道：“我才赞你，你倒来捉弄我了。”三人都诧异问道：“这是为何？”宝钗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个闲着没事办，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合我们莺儿妈极好。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给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量了。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这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公道，于事又妥当。”李纨平儿都道：“很是。”探春笑道：“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呢。”平儿笑道：“不相干。前日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很呢。”探春听了方罢了。又共斟酌出几个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笔圈出。

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药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边去取药，监派调服。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你们采取去取利，年终算账”。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件事，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还不捉

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每常的旧规，人所共知的。如今这园子是我的新创，竟别人他们的手，每年归账，竟归到里头来才好。”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愿领这一分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脂、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簸箕、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银子。”

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打租的房子也能多买几间，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虽然还有敷余，但他们既辛苦了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补自家。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也不可太过，要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这么一行，外头账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的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了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繁盛；就是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搜寻不出几个钱来？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

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这些园中的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都在园中照料，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重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账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账，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吊钱来，各各欢喜异常，都齐声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们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无故得钱，更都喜欢起来，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粘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吃三注’呢？”宝钗笑道：“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懒纵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

人，就是街坊邻舍，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你们那时后悔也迟了，就连你们素昔的老脸也都丢了。这些姑娘们，这么一所大花园子，都是你们照管着，皆因看的你们是三世代的老妈妈，最是循规蹈矩，原该大家齐心顾些体统。你们反纵放别人，任意吃酒赌博。姨娘听见了，教训一场犹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见了，他们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导你们一场，你们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训，虽是他们是管家，管的着你们，何如自己存些体面，他们如何得来作践呢！所以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的是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得谨谨慎慎的，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服？也不枉替你们筹画些进益了。你们去细细想想这话。”众人都欢喜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么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刚说着，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宫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李纨探春看过，说：“用上等封儿赏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贾母。贾

母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等都过来，将礼物看了。李纨收过一边，吩咐内库上人说：“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贾母因说：“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封儿赏男人。只怕转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一语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贾母听了，忙命人带进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纪，穿带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别。请安问好毕，贾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谢了坐，等着宝钗等坐了，方都坐下。贾母便问：“多早晚进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说：“昨儿进的京，今儿太太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所以叫女人们来请安，问候姑娘们。”贾母笑问道：“这些年没进京，也不想到就来。”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唤进京的。”贾母问道：“家眷都来了？”四人回说：“老太太和哥儿、两位小姐，并别位太太，都没来；就只太太带了三姑娘来了。”贾母道：“有人家没有？”四人道：“还没有呢。”贾母笑道：“你们大姑娘和二姑娘这两家，都和我们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来说，全亏府上照看。”贾母笑道：“什么‘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亲，原应当的。你们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们才走的亲密。”四人笑道：“这是老太太过谦了。”

贾母又问：“你这哥儿也跟着你们老太太？”四人回说：“也跟着老太太呢。”贾母道：“几岁了？”又问：“上学不曾？”四人笑说：“今年十三岁。因长的齐整，老太太

很疼，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爷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贾母笑道：“也不成了我们家的了？你这哥儿叫什么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宝玉’。”贾母笑向李纨道：“偏也叫个‘宝玉’！”李纨等忙欠身笑道：“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儿之后，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亲友家也倒像曾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没进京来，却记不真了。”贾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孙子。人来。”众媳妇丫头答应了一声，走近几步，贾母笑道：“园里把咱们的宝玉叫了来，给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们的宝玉如何。”

众媳妇听了，忙去了，半刻，围了宝玉进来。四人一见，忙起身笑道：“唬了我们一跳！要是我们不进府来，倘若别处遇见，还只当我们的宝玉后赶着也进了京呢！”一面说，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问长问短。宝玉也笑问个好。贾母笑道：“比你们的长的如何？”李纨等笑道：“四位妈妈才一说，可知是模样儿相仿了。”贾母笑道：“那有这样巧事？大家子孩子们，再养的娇嫩，除了脸上有残疾十分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齐整，这也没有什么怪处。”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我们看来，这位哥儿，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贾母忙笑问：“怎么？”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儿的手说话，便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一位，只说我们糊涂。慢说

这里贾母喜得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也都一般行景。众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这也很多，祖母溺爱孙子也是常事，不是什么罕事，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阔呆公子的天性，自为是那四人承悦贾母之词；后至园中去看湘云病去，湘云因说他：“你放心闹罢，先还‘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了。闹利害了，再打急了，你好逃到南京找那个去。”宝玉道：“那里的谎话，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宝玉了？”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宝玉笑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儿也一样，这也是有的事吗？”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货呢？”宝玉笑道：“孔子阳货虽同貌，却不同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湘云没了话答对，因笑道：“你只会胡搅，我也不和你分证。有也罢，没也罢，与我无干！”说着，便睡下了。

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说必无，也似必有；若说必有，又并无目睹。”心中闷闷，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盘算，不觉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园之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我们大观园，竟又有这一个园子？”正疑惑间，忽然那边来了几个女孩儿，都是丫鬟，宝玉又诧异道：“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只见那些丫鬟笑道：“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宝玉只当是说他，忙来陪笑说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园？”

姐姐们带我逛逛。”众丫鬟都笑道：“原来不是咱们家的宝玉！他生的也还干净，嘴儿也倒乖觉。”宝玉听了，忙道：“姐姐们这里，也竟还有个宝玉？”丫鬟们忙道：“‘宝玉’二字，我们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为保佑他延年消灾，我们叫他，他听见喜欢；你是那里远方来的小厮，也乱叫起来！仔细你的臭肉，不打烂了你的！”又一个丫鬟笑道：“咱们快走罢，别叫宝玉看见。”又说：“同这臭小子说了话，把咱们熏臭了！”说着，一径去了。

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荼毒我，他们如何竟这样的？莫不真也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怡红院，也竟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阶，进入屋内，只见榻上有一人卧着，那边有几个女儿做针线，或有嬉笑玩耍的。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口气，一个丫鬟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

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做了一个梦，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大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不容易找到他房里，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里去了！”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

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的！”

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吓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宝玉快回来！”

袭人在旁听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他，笑问道：“宝玉在那里？”此时宝玉虽醒，神意尚自恍惚，因向门外指说：“才去不远。”袭人笑道：“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儿。”

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丫鬟捧过漱盂茶卤来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儿屋里不可多有镜子，人小魂不全，有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做胡梦。’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一张床！有时放下镜套还好。往前去，天热困倦，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着影儿玩来着，一时合上眼，自然是胡梦颠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来呢？不如明日挪进床来是正经。”

一语未了，只见王夫人遣人来叫宝玉，不知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唤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带他拜甄夫人去。宝玉自是欢喜，忙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见甄家的形景，自与荣宁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的。细问，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宝玉不信。因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戏，请过甄夫人母女。后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辞，回任去了，无话。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便上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些？”紫鹃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紫鹃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宝玉笑道：“所谓‘病急乱投医’了。”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说道：“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时气又不好，你再

病了，越发难了。”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紧的那起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的房里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像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在那里刨土种竹，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一顿饭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从王夫人屋里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忽扭头看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颊，正出神呢：不是别人，却是宝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春天有残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呆病了？”一边想，一边就走过来，蹲着笑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做什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既防嫌，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罢。”

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屋里。黛玉未醒，将人参交给紫鹃。紫鹃因问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道：“也睡中觉呢，所以等了这半天。姐姐，你听笑话儿，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钏儿姐姐坐在下屋里说话儿，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儿叫我。我只当有什么

话说，原来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给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儿送殡去。跟他的丫头子小吉祥儿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绫子袄儿。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这地方去，恐怕弄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穿。借我的，弄坏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所以我说我的衣裳簪环，都是姑娘叫紫鹃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诉他，还得回姑娘，费多少事，别误了你老人家出门，不如再转借罢。”紫鹃笑道：“你这个小东西儿，倒也巧。你不借给，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会子就去呀，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呢？”雪雁道：“这会子就去，只怕此时已去了。”紫鹃点头。雪雁道：“只怕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鹃听了，忙问：“在那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呢。”

紫鹃听了，忙放下针线，又嘱咐雪雁：“好生听叫。要问我，答应我就来。”说着，便出了潇湘馆，一径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说道：“我不过说了那么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弄出病来还了得！”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这里，自己伤起心来了。”

紫鹃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还走开，这会子怎么又来挨着我坐？”紫鹃道：“你都忘

了？几日前头，你们姐儿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进来，我才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才说了一句‘燕窝’，就不说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紫鹃道：“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鹃道：“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闲钱吃这个？”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家去？”紫鹃道：“妹妹回苏州去。”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母，无人照看，才接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撒谎了。”紫鹃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们贾家独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终不成林家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林家虽贫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香人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给亲戚，落的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了。前日夜里姑

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打点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作声，才要再问，只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这里。”紫鹃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了，只说时气所感，热身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了这样，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要差人去请李嬷嬷来。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天，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两下，掐得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头放声大哭起来。急得袭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捣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

袭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哭起来了。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

这般，袭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鹃正伏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鹃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话？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更不免也着了忙，因问：“怎么了？”袭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

黛玉听此言，李妈妈乃久经老嫗，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药，一口呕出，抖肠搜肺、灸胃扇肝的，哑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紫鹃说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袭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玩话认了真？”黛玉道：“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鹃，便眼内出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几句玩语。”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噯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

紫鹃命他赔罪。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带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是个伶俐聪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么？”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得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刺刺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赖大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贾母道：“难为他们想着，叫他们来瞧瞧。”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罢！”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罢！”又忙安慰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再没人来接他，你只管放心罢！”宝玉道：“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了！”贾母道：“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众人：“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林’字儿。孩子们！你们听了我的话罢！”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桶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

袭人递过去，宝玉便掖在被中，笑道：“这可去不成了！”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

一时人回：“大夫来了。”贾母忙命：“快进来。”王夫人、薛姨妈、宝钗等暂避入里间。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旁。王太医进来，见许多的人，忙上去请了贾母的安，拿了宝玉的手，诊了一回。那紫鹃少不得低了头，王太医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融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别的似轻些。”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和你背药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贾母道：“既这么着，请外头坐，开个方儿。吃好了呢，我另外预备谢礼，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要耽误了，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只管躬身陪笑说：“不敢，不敢。”他原听说“另具上等谢礼命宝玉去磕头”，故满口说“不敢”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之戏语，犹说“不敢”，贾母与众人反倒笑了。

一时按方煎药，药来服下，果觉比先安静。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鹃，只说：“他去了，就是要回苏州去了。”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另将琥珀去伏侍黛玉。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晚间宝玉稍安，贾母王

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还遣人来问几次信。李奶妈带宋妈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鹃、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说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

彼时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开窃通神散各样上方秘制诸药，按方饮服，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渐次好了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态。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夜辛苦，并没有怨意。袭人心安神定，因向紫鹃笑道：“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也没见我们这位呆爷，‘听见风儿就是雨’，往后怎么好！”暂且按下。

且说此时湘云之症已愈，天天过来瞧瞧，见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给他瞧，引的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原来他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说，还不信。无人时，紫鹃在侧，宝玉又拉出他的手，问道：“你为什么唬我？”紫鹃道：“不过是哄你玩罢咧，你就认起真来。”宝玉道：“你说的有情有理，如何是玩话呢？”紫鹃笑道：“那些话，都是我编的。林家真没了人了。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叫他去。”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鹃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嘴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睛里还有谁了！”宝玉听了，又惊问：“谁定了亲？定

了谁？”紫鹃笑道：“年里我就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么疼他？”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玩话，他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形景了？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劳什子，你都没劝过吗？我病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怙我！”一面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阵大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一面说，一面又滚下泪来。紫鹃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忙笑解释道：“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才来试你。”

宝玉听了，更又诧异，问道：“你又着什么急？”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说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告诉你一句打诨儿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紫鹃听了，心下暗暗筹画。忽有人回：“环爷兰哥儿回候。”宝玉道：“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

婆子答应去了。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道：“正是这话。我昨夜就要叫你去，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鹃听说，方打迭铺盖妆奁之类。宝玉笑道：“我看见你文具儿里头有两三面镜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罢。我搁在枕头傍边，睡着好照，明日出门带着也轻巧。”紫鹃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将东西送过去，然后别了众人，自回潇湘馆来。

黛玉近日闻得宝玉如此形象，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场。今儿紫鹃来了，问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贾母。夜间人静后，紫鹃已宽衣卧下之时，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这么病起来。”黛玉不答。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语的说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

紫鹃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又没个父母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夜，也就撂在脖子后头了。

甚至于怜新弃旧，反目成仇的，多着呢！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要像姑娘这样的，有老太太一日，好些，一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罢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没听见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鹃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什么好处！”说着，竟自己睡了。黛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儿。次日，勉强漱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等亲来看视了，又嘱咐了许多话。

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也只得备了两色针线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戏，请贾母与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至晚散时，贾母等顺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了。

次日，薛姨妈家又命薛蝌陪诸伙计吃了一天酒。连忙了三四天，方才完结。

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给薛蝌为妻。因薛蝌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

姐儿。凤姐儿笑道：“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姑妈有一件事要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贾母忙问：“何事？”凤姐儿便将求亲一事说了。贾母笑道：“这有什么不好启齿的，这是极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说，没有不依的。”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叫了邢夫人过来，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又作保山。将计就计，便应了。

贾母十分喜欢，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谦辞。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妇。他夫妇原是此来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极口的说：“妙极。”贾母笑道：“我最爱管闲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谢媒钱？”薛姨妈笑道：“这是自然的。纵抬了整万银子来，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还得一位主亲才好。”贾母笑道：“别的没有，我们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说着，便命人去叫过尤氏婆媳二人来。贾母告诉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贾母吩咐道：“咱们家的规矩，你是尽知的，从没有两亲家‘争礼争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费，把他两家的事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应了。薛姨妈喜之不尽，回家命写了请贴，补送过宁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无奈贾母亲自嘱咐，只得应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倒还易说。

这且不在话下。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母因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子，一个小姑子，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孩儿，正好亲近些呢。”邢夫人方罢。

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知遇，大约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了些，不好和宝钗姐妹共处闲谈，又兼湘云是个爱取笑的，更觉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是女儿，还不是那种佯羞诈愧、一味轻薄造作之辈。

宝钗自那日见他起，想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儿分上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老实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叫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闲话之故。如今却是众人意料之外奇缘作成这门亲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有时仍与宝钗闲话；宝钗仍以姊妹相呼。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了？”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

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姐姐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的。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道，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丫头妈妈，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唤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钱出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此，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日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听了，愁叹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的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迟两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妈再商议。”

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璧玉佩问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姐给的。”宝钗点头道：“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岫烟又问：“姐姐此时那里去？”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子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闪着还了得！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做什么恒舒，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

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答言，红了脸，一笑走开。

宝钗也就往潇湘馆来，恰正值他母亲也来瞧黛玉，正说闲话呢。宝钗笑道：“妈妈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妈道：“我这几日忙，总没来瞧瞧宝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两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让宝钗坐下，因向宝钗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着姨妈和大舅母说起，怎么又作一门亲家！”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儿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儿，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的，终久有机会作成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已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钗道：“惟有妈妈说动话拉上我们！”一面说，一面伏在母亲怀里，笑说：“咱们走吧。”黛玉笑道：“你瞧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他就撒娇儿。”薛姨妈将手摩弄着宝钗，向黛玉叹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着了正经事，就有话和他商量。没有了事，幸亏他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

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形容我！”宝钗笑道：“妈妈，你瞧他这轻狂样儿，倒说我撒娇儿！”薛姨妈道：“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又摩挲着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常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他们这里人多嘴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靠，为人做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着老太太疼你，我们也‘湫上水’去了。”

黛玉笑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弃嫌，就是假意疼我。”薛姨妈道：“你不厌我，就认了。”宝钗忙道：“认不得的。”黛玉道：“怎么认不得？”宝钗笑道：“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将那妹妹先说给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钗笑道：“不是这样。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来家才放定，也不必提出人来。我说你认不得娘的，细想去！”说着，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

黛玉听了，便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说道：“姨妈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妈搂着他笑道：“你别信你姐姐的话，他是和你玩呢。”宝钗笑道：“真个妈妈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妇，岂不比外头寻的好？”黛玉便拢上来要

抓他，口内笑说：“你越发疯了！”薛姨妈忙笑劝，用手分开方罢。又向宝钗道：“连那姑娘我还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给你兄弟，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门子好亲事。前日我说定了那姑娘，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一个去了！’虽是玩话，细想来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个人家，我虽无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四角俱全？”黛玉先还怔怔的听，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红了脸，拉着宝钗笑道：“我只打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宝钗笑道：“这可奇了！妈妈说你，为什么打我？”紫鹃忙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薛姨妈笑道：“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子去了？”紫鹃飞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说着便转身去了。黛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后来见了这样，也笑道：“阿弥陀佛！该，该，该！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妈母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来。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什么账篇子？”黛玉瞧了，不认得。地下婆子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好东西！这个乖不是白教的。”宝钗

忙一把接了看时，正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子，忙着折起来。薛姨妈忙说：“那必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么是‘当票子’？”众婆子笑道：“真真是位呆姑娘，连当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妈叹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看这个？就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得见？别笑他是呆子，若给你们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呆子呢。”众婆子笑道：“林姑娘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就如宝玉，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这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当铺也有这个么？”众人笑道：“这更奇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账的。香菱拿着哄他们玩的。”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

一时人来回：“那府里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薛姨妈起身去了。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拾的？”湘云笑道：“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篆儿悄悄的递给莺儿，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认。”黛玉忙问：“怎么他也当衣裳不成？既当了，怎么又给你？”宝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便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黛玉听了，“兔死狐悲，物伤

其类”，不免也要感叹起来了。湘云听了，却动了气，说道：“等我问着二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说着，便要走出去，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湘云道：“既不叫问他去，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岂不是好？”宝钗笑道：“明日再商量。”说道，人报：“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人听说，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话说他三人因见探春等进来，忙将此话掩住不提。探春等问候过，大家说笑了一回方散。

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贾母婆媳祖孙等俱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以后方回。在大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宁府贾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两府无人，因此大家计议，家中无主，便报了“尤氏产育”，将他腾挪出来，协理宁荣两处事件。

因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姊妹丫鬟，只得也挪进园来。此时宝钗处有湘云香菱，李纨处目今李婶母虽去，然有时来往，三五日不定，贾母又将宝琴送与他去照管；迎春处有岫烟；探春因家务冗杂，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嘈

聒，甚不方便；惜春处房屋狭小，因此薛姨妈难住。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黛玉，自己素性也最怜爱他，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亦如宝钗之称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贾母见如此，也十分喜悦放心。

薛姨妈只不过照管他姊妹，禁约的丫鬟辈，一应家中大小事务也不肯多口。尤氏虽天天过来，也不过应名点卯，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了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还要照管贾母王夫人的下处一应所需饮馔铺设之物，所以也甚操劳。

当下荣宁两处主人既如此不暇，并两处执事人等，或有跟随着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处事务的，又有先踩踏下处的，也都各各忙乱，因此，两处下人无了正经头绪，也都偷安，或乘隙结党，和暂权执事者窃弄威福。荣府只留得赖大并几个管家照管外务。这赖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觉不顺手。且他们无知，或赚骗无节，或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种种不善，在在生事，也难备述。

又见各官宦家，凡养优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发，尤氏等便议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又说：“这些人原是买的，如今虽不学唱，尽可留着

使唤，只令其教习们自去也罢了。”王夫人因说：“这学戏的倒比不得使唤的，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因无能，卖了做这事，装丑弄鬼的几年，如今有这机会，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费，各自去罢。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例的。咱们如今损阴坏德，而且还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那是他们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才留下使唤，大了配了我们家里小厮们了。”尤氏道：“如今我们也去问他十二个，有愿意回去的，就带了信儿，叫他父母来亲自领回去，给他们几两银子盘缠，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亲人来，只怕有混账人冒名领出去，又转卖了，岂不辜负了这恩典？若有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这话妥当。”

尤氏等遣人告诉了凤姐儿，一面说与总理房中，每教习给银八两，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应物件，查清记册收明，派人上夜。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当面细问，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说父母虽有，他只以卖我们姊妹为事，这一去还被他们卖了。也有说父母已亡，或被伯叔兄弟所卖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也有恋恩不舍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

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将去者四五人皆令其干娘领回家去，单等他亲父母来领。将不愿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贾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将正旦芳官指给了宝玉，小旦蕊官送了宝钗，小生藕官指给了黛玉，大花面葵官送了湘

云，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老外艾官指给了探春，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当下各得其所，就如那倦鸟出笼，每日园中游戏。众人皆知他们不能针黹，不惯使用，皆不大责备。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愁将来无应时之技，亦将本技丢开，便学起针黹纺绩女工诸务。

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贾母等五更便去了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入朝。早膳已毕，方退至下处歇息。用过午饭，略歇片刻，复入朝待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饭方回家。可巧这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庙，是比丘尼焚修，房舍极多极净，东西二院，荣府便赁了东院，北静王府便赁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晏息，见贾母等在东院，彼此同出同人，都有照应。外面诸事不消细述。

且说大观园内，因贾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内，又送灵去一月方回，各丫鬟婆子，皆有闲空，多在园内游玩，更又将梨香院内伏侍的众婆子一概撤回，并散在园内听使，更觉园内人多了几十个。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势凌下，或拣衣挑食，或口角锋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众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分争。如今散了学，大家趁了愿，也有丢开手的，也有心地狭窄犹怀旧怨的，因将众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来厮侵。

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宁府贾蓉也同族中人各办祭祀前往。因宝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

饭后发倦，袭人因说：“天气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的撂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杖，鞮着鞋，走出院来。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湘云、香菱、宝琴与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们取乐。宝玉也慢慢行来。湘云见了他来，忙笑说：“快把这船打出去！他们是接林妹妹的！”众人都笑起来。宝玉红了脸，也笑道：“人家的病，谁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儿！”湘云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样，原招笑儿！反说起人来。”说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众人忙乱了一回。湘云因说：“这里有风，石头上又冷，坐坐去罢。”

宝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缟。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叹息。正想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

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

正自胡思间，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宝玉吃了一惊，又听外边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么弄些纸钱进来烧？我回奶奶们去，仔细你的肉！”宝玉听了，益发疑惑起来，忙转过山石看时，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内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宝玉忙问道：“你给谁烧纸？快别在这里烧！你或是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名姓儿，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

藕官见了宝玉，只不做一声，宝玉数问不答。忽见一个婆子恶狠狠的走来拉藕官，口内说道：“我已经回了奶奶们，奶奶们气的了不得！”藕官听了，终是孩气，怕去受辱没脸，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余了！如今还比得你们在外头乱闹呢！这是尺寸地方儿。”指着宝玉道：“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你是什么阿物儿，跑了这里来胡闹！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罢！”宝玉忙道：“他并没烧纸，原是林姑娘叫他烧那烂字纸，你没看真，反错告了他。”藕官正没了主意，见了宝玉，更自添了畏惧。忽听他反替遮掩，心内转忧成喜，也便硬着口说道：“很看真是纸钱子么？我烧的林姑娘写坏的字纸。”那婆子便弯腰向纸灰中拣出不曾化尽的遗纸在手内，说道：“你

还嘴硬？有证又有凭，只和你厅上讲去。”说着，拉了袖子，拽着要走。

宝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开那婆子的手，说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实告诉你，我这夜做了个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钱，不可叫本房人烧，另叫生人替烧，我的病就好的快了，所以我请了白钱，巴巴的烦他来替我烧了。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又看见了！这会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还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见他们去，就依着这话说！”藕官听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丢下纸钱，陪笑央告宝玉，说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这人岂不完了？”宝玉道：“你也不许再回，我便不说。”婆子道：“我已经回了，原叫我带他，只好说他被林姑娘叫去。”宝玉点头应允，婆子自去。

这里宝玉细问藕官：“为谁烧纸？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况再难隐瞒，便含泪说道：“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合宝姑娘的蕊官，并没第三个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见，这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了你，只不许再对一人言讲。”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说，你只回去，背人悄悄问芳官就知道了。”说毕，快快而去。

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只得踱到潇湘馆瞧黛玉，越发瘦得可怜，问起来，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见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来。些微谈了一谈，便

催宝玉去歇息调养。宝玉只得回来。因惦记着要问芳官原委，偏有湘云香菱来了，正和袭人芳官一处说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盘诘，只得耐着。

一时芳官又跟了他干娘去洗头，他干娘偏又先叫他亲女儿洗过才叫芳官洗。芳官见了这样，便说他偏心：“把你女儿的剩水给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他干娘羞恼变成怒，便骂他：“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的，入了这一行，都学坏了！这一点小崽子，也挑么挑六，咸嘴淡舌，咬群的骡子似的！”娘儿两个吵起来。袭人忙打发人去说：“少乱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都不说了！”晴雯因说：“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过是会两出戏，倒像杀了贼王、擒过反叛来的！”袭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又向袭人说：“他到底一月多少钱？以后不如你收过来照管他，岂不省事些？”袭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没的招人家骂去。”说着，便起身到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鸡蛋、香皂、头绳之类，叫了一个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己洗罢，别吵了。”

他干娘越发羞愧，便说芳官：“没良心！只说我克扣你的钱！”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芳官越发哭了。宝玉便走出来，袭人忙劝：“做什么？我去说他。”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你这么大年纪，太不懂事！你不给他好好的洗，我们才给他东西。你自己不臊，还有脸打他！他要是还在学里学艺，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袭人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我问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就是你的亲女儿，既经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骂。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也可以打得骂得，谁许你老子娘又半中间管起闲事来了！都这样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你见前日坠儿的妈来吵，你如今也跟着他学！你们放心，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闲，所以我也没有去回。等两日咱们去痛回一回，大家把这威风煞一煞儿才好呢！况且宝玉才好了些，连我们也不敢说话，你反打的人狼号鬼哭的！上头出了几日门，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珠子里就没了人了。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他也不要你这干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

宝玉恨的拿拄杖打着槛子说道：“这些老婆子都是铁心石肠似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挫磨他们。地

久天长，如何是好？”晴雯道：“什么‘如何是好’？都撵出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就完了！”那婆子羞愧难当，一言不发。只见芳官穿着海棠红的小绵袄，底下绿绸洒花夹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披在脑后，哭的泪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个莺莺小姐弄成才拷打的红娘了！这会子又不妆扮了，还是这么着？”晴雯因走过去拉着，替他洗净了发，用手巾拧的干松松的，挽了一个慵妆髻，命他穿了衣裳，过这边来。

接着内厨房的婆子来问：“晚饭有了，可送不送？”小丫头听了，进来问袭人。袭人笑道：“方才胡吵了一阵，也没留心听听，几下钟了？”晴雯道：“这劳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说着，拿过表来瞧了一瞧，说道：“再略等半钟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头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气来，芳官也该打两下儿，昨日是他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说话之间，便将食具打点现成。

一时小丫头捧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揭开看时，还是这四样小菜。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说道：“好汤！”众人都笑道：“菩萨！能几日没见荤腥儿？就馋的这个样儿！”一面说，一面端起来，轻轻用口吹着。因见芳官在侧，便递给芳官道：“你也学些伏侍，别一味傻玩傻睡。嘴儿轻着些，别

吹上唾沫星儿。”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向里忙跑进来，笑道：“他不老成，看打了碗，等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他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儿跑到里榻儿来了？”一面又骂小丫头们：“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们也该说给他！”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他不出去，说他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一面说，一面推他出去。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他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有‘拿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气，只得忍耐下去了。

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你尝尝，好了没有？”芳官当是玩话，只是笑着看袭人等。袭人道：“你就尝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尝。”说着便喝一口。芳官见如此，他便尝了一口，说：“好了。”递给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算了。众人便收出去。小丫头捧沐盆，漱盥毕，袭人等去吃饭。宝玉使个眼色给芳官，芳官本来伶俐，又学了几年戏，何事不知？便装肚子疼，不吃饭了。袭人道：“既不吃，在屋里做伴儿。把粥留下，你饿了再吃。”说着去了。

宝玉将方才见藕官，如何谎言护庇，如何“藕官叫我

问你”，细细的告诉一遍，又问：“他祭的到底是谁？”芳官听了，眼圈儿一红，又叹了一口气，道：“这事说来，藕官儿也是胡闹。”宝玉忙问：“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药官儿。”宝玉道：“他们两个也算朋友，也是应当的。”芳官道：“那里又是什么朋友哩？那都是傻想头，他是小生，药官是小旦，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每日唱戏的时候，都装着那么亲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装糊涂了，倒像真的一样儿。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我爱你。药官儿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也是那样，就问他：‘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他说：‘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说他是傻不是呢？”

宝玉听了这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拉着芳官嘱咐道：“既如此说，我有一句话嘱咐你，须得你告诉他，以后断不可烧纸，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就能感应了。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我有心事，不论日期，时常焚香。随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盏。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虚名。以后快叫他不可再烧纸了！”芳官听了，便答应着，一时吃过粥。有人回说：“老太太回来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话说宝玉闻听贾母等回来，随多添了一件衣裳，拄了杖前边来，都见过了。贾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无话。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

离送灵日不远，鸳鸯、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点贾母之物。玉钏、彩云、彩霞皆打点王夫人之物。当面查点与跟随的管事媳妇们，跟随的一共大小六个丫鬟，十个老婆媳妇子，男人不算。连日收拾驮轿器械，鸳鸯和玉钏儿皆不随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几日预备帐幔铺陈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妇并几个男子领出来，坐了几辆车绕过去，先至下处，铺陈安插等候。

临日，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一乘驮轿，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驮轿。贾珍骑马，率领众家丁围护。又有几辆大车，与婆子丫鬟等坐，并放些随换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妈尤氏率领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贾琏恐路上不便，一面打发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贾母王夫人驮轿，自己也随后

带领家丁押后跟来。

荣府内，赖大添派人丁上夜，将两处厅院都关了，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边小角门。日落时，便命关了仪门，不放人出入。园中前后东西角门亦皆关锁，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他姐妹出入之门，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这两门因在里院，不必关锁。里面鸳鸯和玉钏儿也将上房关了，自领丫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带领十来个老婆子上夜，穿堂内又添了许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当。

一日清晓，宝钗春困已醒，拈帷下榻，微觉轻寒，及启户视之，见院中土润苔青，原来五更时落下了几点微雨。于是唤起湘云等人来。一面梳洗，湘云因说两腮作痒，恐又犯了桃花癣，因问宝钗要些蔷薇硝擦。宝钗道：“前日剩的都给了琴妹妹了。”因说：“颦儿配了许多，我正要到他些来，因今年竟没发痒，就忘了。”因命莺儿去取些来。莺儿应了才去时，蕊官便说：“我和你去，顺便瞧瞧藕官。”说着径同莺儿出了蘅芜院。二人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柳叶渚。顺着柳堤走来，因见叶才点青，丝若垂金，莺儿便笑道：“你会拿这柳条子编东西不会？”蕊官笑道：“编什么东西？”莺儿道：“什么编不得？玩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带着这叶子编一个花篮，掐了各色花儿放在里头，才是好玩呢！”说着，且不去取硝，只伸手采了许多嫩条，命蕊官

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编花篮。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将花放上，却也别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说：“好姐姐，给了我罢！”莺儿道：“这一个送咱们林姑娘，回来咱们再多采些，编几个大家玩。”说着，来至潇湘馆中。

黛玉也正晨妆，见了这篮子，便笑说：“这个新鲜花篮是谁编的？”莺儿说：“我编的，送给姑娘玩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赞你的手巧，这玩意儿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鹃挂在那里。莺儿又问候薛姨妈，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鹃去包了一包，递给莺儿。黛玉又说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说给姐姐，不用过来问候妈妈，也不敢劳他过来。我梳了头，和妈妈都往那里去吃饭，大家热闹些。”

莺儿答应了出来，便到紫鹃房中找蕊官。只见蕊官却与藕官二人正说得高兴，不能相舍，莺儿便笑说：“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不好吗？”紫鹃听见如此说，便也说道：“这话倒很是。他这里淘气的可厌。”一面说，一面便将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块洋布包了，交给藕官道：“你先带了这个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一径顺着柳堤走来。莺儿便又采些柳条，索性坐在山石上编起来，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顾爱看他编，那里舍得去？莺儿只管催，说：“你们再不去，我就不编了。”藕官便说：“同你去了，再快回来。”

二人方去了。

这里莺儿正编，只见何妈的女儿春燕走来，笑问：“姐姐编什么呢？”正说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烧了什么纸？叫我姨妈看见了，要告你没告成，倒被宝玉赖了他好些不是，气得他一五一十告诉我妈。你们在外头二三年了，积了些什么仇恨，如今还不解开？”藕官冷笑道：“有什么仇恨？他们不知足，反怨我们！在外头这两年，不知赚了我們多少东西。你说说，可有的没的？”

春燕也笑道：“他是我的姨妈，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虽是混账话，想起来真不错。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姐儿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儿两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使进益，幸亏有了这园子，把我挑进来，可巧把我分到怡红院，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费用不算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钱的余剩，这也还说不够。后来老姐儿两个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藕官认了我姨妈，芳官认了我妈，这几年着实宽绰了。如今挪进来，也算撂开手了，还只无厌。你说可笑不可笑？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了一场，又要给宝玉吹汤，讨个没趣儿。幸亏园里的人多，没人记的清楚谁是谁的亲故。要有人记

得，我们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么意思呢！你这会子又跑了来弄这个，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误了我的差使。如今我们进来了，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你还掐这些好花儿，又折他的嫩树枝子，他们即刻就来，你看他们抱怨！”莺儿道：“别人折掐使不得，独我使得。自从分了地基之后，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单算花草玩意儿，谁管什么，每日谁就把各房里姑娘丫头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们姑娘说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么再和你要。’究竟总没要过一次。我今便掐些，他们也不好意思说的。”

一言未了：他姑妈果然拄了拐杖走来，莺儿春燕等忙让坐。

那婆子见采了许多嫩柳，又见藕官等采了许多鲜花，心里便不受用。看着莺儿编弄，又不好说什么，便说春燕道：“我叫你来照看照看，你就贪着玩不去了，倘或叫起你来，你又说我使你了。拿我作隐身草儿，你来乐！”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这会子反说我，难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莺儿笑道：“姑妈，你别信小燕儿的话，这都是他摘下来，烦我给他编，我捧他，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玩儿！你只顾玩，他老人家就认真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辈，兼之年迈昏眊，惟利是命，

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断，无计可施，听莺儿如此说，便倚老卖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击了几下，骂道：“小蹄子！我说着你，你还和我强嘴儿呢！你妈恨的牙痒痒，要撕你的肉吃呢！你还和我梆子似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怨，因哭道：“莺儿姐姐玩话，你就认真打我！我妈为什么恨我？又没烧糊了洗脸水，有什么不是？”

莺儿本是玩话，忽见婆子认真动了气，忙上前拉住，笑道：“我才是玩话，你老人家打他，这不是臊我了吗？”那婆子道：“姑娘，你别管我们的事，难道为姑娘在这里，不许我们管孩子不成？”莺儿听这般蠢话，便赌气红了脸，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刻管不得？偏我说了一句玩话，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说着便坐下，仍编柳篮子。

偏又春燕的娘出来找他，喊道：“你不来舀水，在那里做什么？”那婆子便接声儿道：“你来瞧瞧！你女孩儿连我也不服了，在这里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过来，说：“姑奶奶又怎么了？我们丫头眼里没娘罢了，连姑妈也没了不成？”莺儿见他娘来了，只得又说原故。他姑娘那里容人说话？便将石上的花柳与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儿这么大孩子顽的！他领着人遭塌我，我怎么求人？”他娘也正为芳官之气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前来打了个耳刮子，骂道：“小娼妇，你能上了几年台盘，你也跟着那起轻薄浪小妇学！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干的

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们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来浪汉子！”一面又抓起那柳条子来，直送到他脸上，问道：“这叫做什么？这编的是你娘的什么？”莺儿忙道：“那是我编的，你别‘指桑骂槐’的！”

那婆子深妒袭人晴雯一千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们有些体统权势，凡见了这一千人，心中又畏又让，未免又气又恨，亦且迁怒于众。复又看见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处凑成一股怒气。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红院去了。他娘又恐问他为何哭，怕他又说出来，又要受晴雯等的气，不免赶着来喊道：“你回来！我告诉你再去。”春燕那里肯回来？急的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头看见，便也往前飞跑。他娘只顾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招的莺儿三个人反都笑了。莺儿赌气将花柳皆掷于河中，自回房去。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骂：“促狭小蹄子！遭塌了花儿，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掐花与各房送去。

却说春燕一直跑进院中，顶头遇见袭人往黛玉处问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袭人说：“姑娘救我，我妈又打我呢！”袭人见他娘来了，不免生气，便说道：“三日两头儿，打了干的打亲的，还是卖弄你女孩儿多？还是认真不知王法？”这婆子来了几日，见袭人不言不语，是好性儿的，便说道：“姑娘，你不知道，别管我们的闲事。都是

你们纵的，还管什么？”说着，便又赶着打。袭人气的转身进来，见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听如此喊闹，便说：“姐姐别管，看他怎么着！”一面使眼色给春燕。春燕会意，直奔了宝玉去。众人都笑说：“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今儿都闹出来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气儿，难道这些人的脸面，和你讨一个情还讨不出来不成？”

那婆子见他女儿奔到宝玉身边去，又见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说：“你别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将方才莺儿等事都说出来。宝玉越发急起来，说：“你只在这里闹倒罢了，怎么连亲戚也都得罪起来！”麝月又向婆子及众人道：“怨不得这嫂子说我们管不着他们的事，我们原无知，错管了。如今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规矩了。”便回头命小丫头子：“去把平儿给我叫来，平儿不得闲，就把林大娘叫了来。”那小丫头子应了便走。众媳妇上来笑说：“嫂子快求姑娘们叫回那孩子来罢。平姑娘来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说道：“凭是那个姑娘来了，也要评个理。没有见个娘管女孩儿，大家管着娘的！”众人笑道：“你当是那个平姑娘？是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啊！他有情么，说你两句。他一翻脸，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只见那小丫头回来说：“平姑娘正有事呢，问我做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说，叫先撵出他去，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子上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见如此说

了，吓得泪流满面，央告袭人等说：“好容易我进来了！况且我是寡妇家，没有坏心，一心在里头伏侍姑娘们。我这一去，不知苦到什么田地！”袭人见他如此说，又心软了，便说：“你既要在这里，又不守规矩，又不听话，又乱打人，那里弄你这个不晓事的人来！天天斗口齿，也叫人笑话。”晴雯道：“理他呢！打发他去了正经。那里那么大工夫和他对嘴对舌的？”那婆子又央众人道：“我虽错了，姑娘们吩咐了，以后改过。姑娘们那不是行好积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为打你起的，饶没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罢！”宝玉见如此可怜，便命留下：“不许再闹！再闹，一定打了撵出去。”

那婆子一一谢过下去。只见平儿走来，问系何事，袭人等忙说：“已完了，不必再提了。”平儿笑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得将就的就省些事罢。但只听见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叫我不知管那一处是。”袭人笑道：“我只说我们这里反了，原来还有几处！”平儿笑道：“这算什么事！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这里的还大！可气！可笑！”袭人等听了诧异。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这等忙乱？”平儿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说来也好笑。等过几日告诉你，如今没头绪呢，且也不得闲儿。”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说：“平姐姐可在这里！奶奶等你，你怎么不去了？”平儿忙转身出来，口内笑说：“来了，来了！”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饽’子，都抢不到手。”平儿去了不提。

这里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妈去，到宝姑娘房里，把莺儿安伏安伏，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一面答应了，和他妈出去。宝玉又隔窗说道：“不可当着宝姑娘说，看叫莺儿倒受了教导。”娘儿两个应了出来，一面走着，一面说闲话儿，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闹出没趣来才罢！”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罢！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该来支问着我了！”春燕笑道：“妈，你若好生安分守

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好处。我且告诉你这句话。宝玉常说，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撒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当下来至蘅芜院中，正值宝钗、黛玉、薛姨妈等吃饭。莺儿自去沏茶。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陪笑说：“方才言语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莺儿也笑了，让他坐，又倒茶。他娘儿两个说有事，便作辞回来。忽见蕊官赶出，叫：“妈妈，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递了一个纸包儿给他们，说是蔷薇硝，带给芳官去擦脸。春燕笑道：“你们也太小气了，还怕那里没这个给他？巴巴儿的又弄一包给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万带回去罢！”春燕只得接了。娘儿两个回来，正值贾环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也才进去。春燕便向他娘说：“只我进去罢，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百依百随的，不敢倔强了。

春燕进来，宝玉知道回复了，便先点头。春燕知意，也不再送一语，略站了一站，便转身出来，使眼色给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方悄悄的说给他蕊官之事，并给了他硝。宝玉并无和琮环可谈之语，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芳官便忙递给宝玉瞧，又说：“是擦春癣的蔷

薇硝。”宝玉笑道：“难为他想的到。”贾环听了，便伸着头瞧了一瞧，又闻得一股清香，便弯腰向靴筒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笑道：“好哥哥，给我一半儿！”宝玉只得要给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不肯给别人，连忙拦住，笑说道：“别动这个，我另拿些来。”宝玉会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

芳官接了这个，自去收好，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启奁看时，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起还剩了些，如何就没了？”因问人时，都说不知。麝月便说：“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那里看的出来？快打发他们去了，咱们好吃饭。”芳官听说，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贾环见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掷。贾环见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

原来贾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贾环连日也便装病逃学。如今得了硝，兴兴头头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贾环笑嘻嘻向彩云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买的银硝强，你看看，是这个不是？”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说道：“你是和谁要来的？”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彩云笑道：“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儿呢！这不是硝，这是茉莉粉。”贾环看了一看，果见比先的带些红色，闻闻也是喷香，因笑道：“这是好的，硝粉一样，留着擦罢，横竖

比外头买的高就好。”

彩云只得收了。赵姨娘便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么怨他们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趁着这会子，撞丧的撞丧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报仇。莫不成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渣儿来问你不成？就问你，你也有话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贾环听了，便低了头。彩云忙说：“这又是何苦来！不管怎么，忍耐些罢了。”赵姨娘道：“你也别管，横竖与你无干。趁着抓住了理，骂那些浪娼妇们一顿，也是好的。”又指贾环道：“呸！你这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丫头的的气！平白我说你一句儿，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撒摔我。这会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罢了。你明日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你没有什么本事，我也替你恨！”

贾环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捧手说道：“你这么会说，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闹，他们倘或往学里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遭遭儿调唆我去，闹出事来，我捱了打骂，你一般也低了头。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话戳了他娘的心，便嚷道：“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了，这屋里越发有话头儿了！”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儿，便飞也似往园中去了。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

房。贾环便也躲出仪门，自去玩耍。

赵姨娘直进园子，正是一头火，顶头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瞧见赵姨娘气的眼红面青的走来，因问：“姨奶奶，那里去？”赵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唱戏的小粉头们都三般两样，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儿了！要是别的人我还不恼，要叫这些小媚妇捉弄了，还成了什么了？”夏婆子听了，正中己怀，忙问：“因什么事？”赵姨娘遂将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才知道？这算什么事！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宝玉还拦在头里。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就说使不得，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这烧纸倒不忌讳？你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来，谁还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经货，就得罪他们，也有限的。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了，我帮着你作证见。你老人家把威风也抖一抖，以后也好争别的。就是奶奶姑娘们，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人家的不是。”赵姨娘听了这话，越发有理，便说：“烧纸的事我不知道，你细细告诉我。”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又说：“你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帮着你呢。”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

可巧宝玉往黛玉那里去了，芳官正和袭人等吃饭，见

赵姨娘来了，忙都起身让：“姨奶奶吃饭。什么事情这么忙？”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芳官脸上摔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

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一行哭，一行便说：“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了他。要说没了，又怕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我就学戏，也没在外头唱去。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是何苦来呢！”袭人忙拉他说：“休胡说！”赵姨娘气的发怔，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姨奶奶不必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说他。”

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的着我么？你照照你那模样儿再动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怀内叫他打。众人一面劝，一面拉。晴雯悄拉袭人说：“不用管他们，让他们闹去，看怎么开交。如今乱为王了，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千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说：“也有

今日！”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也都趁愿。

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两个听见此信，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负，咱们也没趣儿，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的过气来。”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说，这样没道理，还了得了！”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才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过去。

正没开交，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纨、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忙忙把四个喝住。问起原故来，赵姨娘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尤、李两个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叹气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姨娘太肯动气了。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怪道丫头们说不知在那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姨娘快同我来。”尤氏李纨都笑说：“请姨娘到厅上来，咱们商量。”赵姨娘无法，只好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犹说长说短。探春便说：“那些小丫头们原是

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怨就怨。不怨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么没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气儿，别听那说瞎话的混账人调唆，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家做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气，也忍耐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只得回房去了。

这里探春气的和李纨尤氏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这是什么意思，也值的吵一吵，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有算计，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调唆的，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越想越气，因命人：“查是谁调唆的！”媳妇们只得答应着出来，相视而笑，都说是：“大海里那里捞针去？”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人唤来盘诘，都说：“不知道。”众人也无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慢的访。凡有口舌不妥的，一总来回责罚。”

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都是夏妈素日和这芳官不对，每每的造出些事来。前日赖藕官烧纸，幸亏是宝二爷自己应了，他才没话。今日我给姑娘送绢子去，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噤噤喳喳的，见了我来，才走开了。”探春听了，虽知情弊，亦料定他们皆一党，本皆淘气异常，便只答应，也不

肯据此为证。

谁知夏婆的外孙女儿小蝉儿，便是探春处当差的，时常与房中丫鬟们买东西，众女孩儿都待他好。这日饭后，探春正上厅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蝉出去叫小么儿买糕去。小蝉便笑说：“我才扫了个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别的人去罢。”翠墨笑说：“我又叫谁去？你趁早儿去，我告诉你一句好话，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说着，便将艾官告他老娘的话告诉了他。小蝉听说，忙接了钱，道：“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诉去。”说着，便起身出来。至后门边，只见厨房内此刻手闲之时，都坐在台阶上说闲话呢，夏婆亦在其内。小蝉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他且一行骂，一行说，将方才的话告诉了夏婆子。夏婆子听了，又气又怕，便欲去找艾官问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诉冤。小蝉忙拦住说：“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这话怎么知道的？可又叨蹬不好了，说给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在一时儿？”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柳婶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不要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么又打发你来告诉这么句要紧的话呢？你不嫌腌臢，进来逛逛。”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子糕来。芳官戏说：“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小蝉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

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爱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姐姐吃的，他没有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的。”说着，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递给芳官，又说：“你等我替你炖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炖茶。芳官便拿着那糕，举到小蝉脸上，说：“谁希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玩罢了，你给我磕头，我还不吃呢！”说着，便把手内的糕掰了一块，扔着逗雀儿玩，口内笑说道：“柳婶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小蝉气的怔怔的瞅着说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众人都说道：“姑娘们罢哟！天天见了就咕唧。”有几个伶俐的，见他们拌起嘴来了，又怕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当下小蝉也不敢十分说话，一面咕啷着去了。

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说：“前日那话说了没有？”芳官道：“说了。等一两天，再提这事。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没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爱的什么儿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么，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

原来柳家的有个女孩儿，今年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与平、袭、鸳、紫相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儿。只是素有弱疾，故没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丫鬟，差轻人多，且又闻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

故如今要送到那里去应名，正无路头，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的芳官一千人，比别的干娘还好，芳官等待他也极好。如今便和芳官说了，央及芳官去和宝玉说。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未得说。

前言少述，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回复了宝玉。这里宝玉正为赵姨娘吵闹，心中不悦，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听探春劝了他去后，方又劝了芳官一阵，因使他到厨房说话去。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给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吃去罢。”说着，命袭人取出来，见瓶中也不多了，遂连瓶给了芳官。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在那边畸角子一带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着呢。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着，里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两个忙说：“快拿旋子烫滚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这些，连瓶子给你罢。”

五儿听说，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谢芳官。因说道：“今日好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芳王道：“你为什么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去，姑娘们也不认得他，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又是

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儿，怕没人带着逛呢！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么？有我呢！”柳家的忙道：“暖哟哟！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儿薄，比不得你们。”说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里吃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说：“我这里占着手呢，五丫头送送。”

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小红的，琏二奶奶要了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候老了，倒难再回转。且等冷一冷儿，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儿一说，没有不成的！”五儿道：“虽如此说，我却性儿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头宗，给我妈争口气，也不枉养我一场；二宗，我添了月钱，家里又从容些；三宗，我开开心，只怕这病就好了。就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芳官说：“你的话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说毕，芳官自去了。

单表五儿回来，和他娘深谢芳官之情。他娘因说：“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虽然是个尊贵物儿，却是吃多

了也动热，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大情。”五儿问：“送谁？”他娘道：“送你姑舅哥哥一点儿，他那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我倒半盏给他去。”五儿听了，半日没言语，随他妈倒了半盏去，将剩下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五儿冷笑道：“依我说，竟不给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盘问起来，倒又是一场是非。”他娘道：“那里怕起这些来，还了得！我们辛辛苦苦的，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难道是作贼偷的不成？”说着，不听，一径去了，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他侄儿正躺着。一见这个，他哥哥、嫂子、侄儿，无不欢喜。现从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头目清凉。剩的半盏，用纸盖着，放在桌上。

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伴儿，走来看他的病，内中有一个叫做钱槐，是赵姨娘之内亲。他父母现在库上管账，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因他手头宽裕，尚未娶亲，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儿标致，一心和父母说了，娶他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虽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应允。近日又想往园内去，越发将此事丢开，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时，自向外边择婿了。钱槐家中人见如此，也就罢了。争奈钱槐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来看望柳氏的侄儿，不期柳家的在内。

柳家的见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钱槐，便推说不得闲，

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说：“姑妈怎么不喝茶就走？倒难为姑妈记挂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里头传饭。再闲了，出来瞧侄儿罢。”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儿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的班儿，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日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昨儿晚上，我打开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说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没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是外甥女儿吃得的。上半天原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着主子们不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么差使，跑什么？况且这两日风闻着里头家反作乱的，倘或沾带子，倒值多了。姑妈来的正好，亲自带去罢。”

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来。刚走到角门前，只见一个小么儿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叫我们三四个人各处都找到了。你老人家从那里来了？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来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儿崽子！你也和我胡说起来了！回来问你”。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么儿一席话，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子，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吗？有什么疑的！别叫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揪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那小厮且不推门，又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要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鸷鸡似的，还动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么不和他们要，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小厮笑道：“暖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

“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的过我！”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那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我们姐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不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

嘴里混噁！你妈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飘马儿，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棍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这么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是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杆儿，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不好，另叫你炒个面筋儿，少搁油才好，你忙着就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似的亲自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以来，那屋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

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蹬。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蹬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得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慌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

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到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给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给他就是了。”说毕，便走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

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什么意思？可是你撒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

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和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儿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儿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我没听见。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

取出露瓶。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

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

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拿你来顶缸的。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出来，交给上夜的媳妇们看守着，自己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倘或眼不见，

寻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送了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了一跳，忙应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了，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说是芳官给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霜，正没主儿，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

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原故？这会子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他，他要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谁好意揽这事呢？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装没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赃证，怎么说他？”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原是要吓他们玩，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就都完了。”袭人道：“也倒是一件阴鹭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了，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必管，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儿’。”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

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意，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就是这里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呢，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白，知道不是他

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要说出来呢，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么样，要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呢，就求宝二爷应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人。”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说了罢，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说嚷过两天就完了，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里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一概应了完事。”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么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见，岂不又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没事。且除了这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么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连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

了想，只得依允。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了他来，怕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认识，高高儿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来着，偏这两个孽障恁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着他们不提防，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们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

人。他们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带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就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挂误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一夕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道：“随你们罢！没的恼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话？”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宁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担，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

些。”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问出来，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了，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说：“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宝玉好，他怎么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彩云见如此，急的赌咒起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罢！”说毕，摔手出去了。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的真。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趁人不见，来至园中，都撒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宫星官、值年太岁、周岁换的锁。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来上寿。王子胜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为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便冠带了，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烧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再三拉着，然后又见过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一时贾环贾兰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

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头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着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子来了，笑说道：“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

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说不能见我，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来着。”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让他坐。平儿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又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儿赶着也还了礼。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和琴姑娘的一

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就这样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都占先。又是大祖太爷的生日冥寿。过了灯节，就是大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袭人道：“二月十二日是林姑娘，怎么没人？只不是咱们家的。”探春笑道：“你看我这个记性儿！”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记得。”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的。”平儿笑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的职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吗？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个生日，我心里才过的去。”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说：“我们大家说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众人都笑了。探春因说道：“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

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领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很好。”

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账，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们竟不知道。”说着，便给平儿磕头，慌得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给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办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钗带了宝琴过来给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嘱咐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

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

“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要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要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有了事，也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里头有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了，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来，大家落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了稿儿，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玩呢，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预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到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连尤氏已请过来了，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儿。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

谢，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赏给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凤姐儿吃过面，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一同到了红香圃中。只见筵开玳瑁，褥设芙蓉。众人都笑说：“寿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让他们四个人坐。四人皆不肯。

薛姨妈说：“我老天拔地，不合你们的群儿，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这里让他们，倒便宜。”尤氏等执意不从。宝钗道：“这也罢了，倒是让妈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有爱吃的送些过去，倒还自在。且前头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又嘱咐：“好生给姨太太捶腿。要茶要水，别推三拉四的。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太太吃了，赏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小丫头子们都答应了。

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儿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团坐。

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宝琴等四人都说：“这一闹，

一日也坐不成了！”方才罢了。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这里没人听那些野话，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命人送给薛姨妈去。宝玉便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众人中有说行这个令好的，又有说行那个令才好的。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令都写了，拈成阄儿，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众人都道：“妙极！”即命拿了一副笔砚花笺。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巴不得连忙起来，说：“我写。”众人想了一回，共得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写了，搓成阄儿，掷在一个瓶中。探春使命平儿拈，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夹了一个出来，打开一看，上写着“射覆”二字。宝钗笑道：“把个令祖宗拈出来了！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再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一个。”说着，又叫袭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

湘云先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笑灌了湘云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取了骰子令盆来，从琴妹妹掷

起，挨着掷下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掷，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罚一杯。你覆他射。”

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湘云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复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见香菱射不着，众人击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说“药”字。黛玉偏看见了，说：“快罚他！又在那里传递呢！”闹得众人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是罚了香菱一杯。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复了一“人”字，宝钗笑道：“这个‘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个字，两复一射，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猜着他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因射了一个“埭”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埭”的典，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撺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二人限酒底酒

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共总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

众人听了，都说：“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

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说得大家笑了。众人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瓢，说酒底道：

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

令完。鸳鸯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都带一个“寿”字，不须多赘。

大家轮流乱了一阵。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纨便复了一个“瓢”字，岫烟便射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饮一口。湘云的拳却输了，请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请君入瓮。”大家笑起来，说：“这个典用得当！”湘云便说道：

奔腾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索缆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

说的众人都笑了，说：“好个掐断了肠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说酒底儿。”湘云吃了

酒，夹了一块鸭肉，呷了口酒，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夹出来吃脑子。众人催他：“别只顾吃，你到底快说呀。”湘云使用箸子举着说道：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有桂花油？

众人越发笑起来，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千人都走过来，说：“云姑娘会开心儿，拿着我们取笑儿，快罚一杯才罢！怎么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呢？倒得每人给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打窃盗官司。”众人不理论，宝玉却明白，忙低了头。彩云心里有病，不觉的红了脸。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宝玉的，就忘了衬了彩云了，自悔不及，忙一顿的行令猜拳岔开了。

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宝钗便复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钗作戏，指着自己的通灵玉说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谑，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姐别恼，就是姐姐的讳，‘钗’字就是了。”众人道：“怎么解？”宝玉道：“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钗’字，旧诗曾有‘敲断玉钗红烛冷’，岂不射着了？”湘云说道：“这用时事却使不得，两个人都该罚。”香菱道：“不止时事，这也是有出处的。”湘云道：“‘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诗书纪载并无，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怎么你倒忘了？后来又读李义

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尘’。我还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众人笑说：“这可问住了，快罚一杯！”湘云无话，只得饮了。

大家又该对点搭，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玩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见了湘云。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儿。使人各处去找，那里找的着？

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一则恐有正事呼唤，二则恐丫鬟们年轻，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约束，恣意痛饮，失了体统，故来请问有事无事。探春见他们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们又不放心，来查我们来了。我们并没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玩笑，将酒作引子。妈妈们别耽心。”李纨、尤氏也都笑说：“你们歇着去罢，我们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说：“我们知道。连老太太让姑娘们吃酒，姑娘们还不肯吃呢，何况太太们不在家，自然玩罢了。我们怕有事，来打听打听。二则天长了，姑娘们玩一会子，还该点补些小食儿。素日又不大吃杂项东西，如今吃一两杯酒，若不多吃些东西，怕受伤。”探春笑道：“妈妈说的是，我们也正要吃呢。”回头命取点心来。两旁丫鬟们齐声答应了，忙去传点心。探春又笑让：“你们歇着去，或是姨妈那里说话儿去。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

回：“不敢领了。”又站了一回，方退出去了。平儿摸着脸笑道：“我的脸都热了，也不好意思见他们。依我说，竟收了罢，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说：“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凳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嘟嘟囔囔说：“泉香酒冽，……醉扶归，宜会亲友。”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纳凉避静的，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娇娜不胜，便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悔。早有小丫头端了一盆洗脸水，两个捧着镜奁。众人等着他。便在石凳上重新匀了脸，拢了鬓，连忙起身，同着来至红香圃中。又吃了两杯浓茶，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给他衔在口内，一时又命他吃了些酸汤，方才觉得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给凤姐儿送去，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宝钗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

在外观花的，也有倚栏看鱼的，各自取便，说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啾啾，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那媳妇愁眉泪眼，也不敢进厅来，到阶下便朝上跪下磕头。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儿，两眼只瞅着棋盘，一只手伸在盒内，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头要茶时，才看见。问：“什么事？”

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这是四姑娘屋里小丫头彩儿的娘，现是园内伺候的人。嘴很不好，才是我听见了，问着他，他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撵出去才是。”探春道：“怎么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才大奶奶往厅上姨太太处去，顶头看见，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来。”探春道：“怎么不回二奶奶？”平儿道：“不回去也罢，我回去说一声就是了。既这么着，就撵他出去，等太太回来再回，请姑娘定夺。”探春点头，仍又下棋。这里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出去，不提。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鬻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止乖呢！”黛玉

道：“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四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

宝玉正欲走时，只见袭人走来，手内捧着一个连环洋漆茶盘，里面可式放着两钟新茶，因问：“他往那里去呢？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巴巴的倒了两钟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给他送去。”说着，自拿了一钟。袭人便送了那钟去，偏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钟茶，便说：“那位喝时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递在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钟足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袭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问：“这半日不见芳官，他在那里呢？”袭人四顾一瞧，说：“才在这里的，几个人斗草玩，这会子不见了。”

宝玉听说，便忙回房中，果见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说道：“快别睡觉，咱们外头玩去。一会有好吃饭。”芳官道：“你们吃酒，不理我，叫我闷了半天，可不来睡觉罢了。”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咱们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了你们桌上吃饭，何如？”芳官道：

“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刚饿了，我已告诉了柳婶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送来，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许叫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趁今儿，我可是要开斋了。”宝玉道：“这个容易。”

说着，只见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春燕接着，揭开看时，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春燕放在案上，走来安小菜碗箸，过来拨了一碗饭。芳官便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拣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宝玉闻着，倒觉比往常之味又胜些似的，遂吃了一个卷酥，又命春燕也拨了半碗饭，泡汤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

吃毕，春燕便将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够，再要些来。”春燕道：“不用要，这就够了。方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我再吃了这个，足够了，不用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桌旁，一顿吃了。又留下两个卷酥，说：“这个留着给我妈吃。晚上要吃酒，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爱吃酒？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回。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

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趁今儿大家开斋。还有件事，想着嘱咐你，竟忘了，此刻才想起来，以后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处，你提他。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儿的事怎么样？”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儿直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经事。”春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给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

宝玉便出来，仍往红香圃寻众姐妹。芳官在后，拿着巾扇。刚出了院门，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做什么呢？”袭人道：“摆下饭了，等你吃饭呢。”宝玉笑着将方才吃饭的一节，告诉了他两个。袭人笑道：“我说你是猫儿食。虽然如此，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应个景儿。”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额上，说道：“你就是狐媚子！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两个怎么约下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袭人笑道：“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说约下，可是没有的事。”晴雯道：“既这么着，要我们无用。明儿我们都走了，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烧了窟窿，你去了，谁能以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搬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

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什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呀！怎么装憨儿，和我笑？那也当不了什么。”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说着，来至厅上。薛姨妈也来了，依序坐下吃饭。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应景而已。

一时吃毕，大家吃茶闲话，又随便玩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兰’，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要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

香菱听了，红了脸，忙要起身拧他，笑骂道：“我把

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满口里放屁胡说！”豆官见他要站起来，怎肯容他，就连忙伏身将他压住，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来帮着我拧他这张嘴！”两个人滚在地下。众人拍手笑说：“了不得了！那是一洼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豆官回头看了一眼，果见傍边有一汪积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湿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夺手跑了。众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们出气，也都笑着哄而散。

香菱起身，低头一瞧，见那裙上犹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正恨骂不绝，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草花来凑戏，忽见众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头弄裙，因问：“怎么散了？”香菱便说：“我有一枝夫妻蕙，他们不知道，反说我诳，因此闹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这里倒有一枝并蒂菱。”口内说着，手里真个拈着一枝并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什么夫妻不夫妻、并蒂不并蒂！你瞧瞧这裙子！”宝玉便低头一瞧，“嗳呀”了一声，说：“怎么就拉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禁染。”香菱道：“这是前儿琴姑娘带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条，我做了一条，今儿才上身。”宝玉跌脚叹道：“若你们家，一日遭塌这么一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的嘴碎，饶这么着，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遭塌东西，不知惜福。这叫

姨妈看见了，又说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儿上，反倒喜欢起来，因笑道：“就是这话。我虽有几条新裙子，都不合这一样。若有一样的，赶着换了，也就好了，过后再说。”宝玉道：“你快休动，只站着方好，不然，连小衣、膝裤、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何如？”香菱笑着摇头说：“不好。倘或他们听见了，倒不好。”宝玉道：“这怕什么，等他孝满了，他爱什么，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样，不是你素日为人了。况且不是瞒人的事，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咧。”香菱想了一想有理，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等着你。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

宝玉听了，喜欢非常，答应了，忙忙的回来，一壁低头心下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儿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乱想，来至房中，拉了袭人，细细告诉了他原故。香菱之为，无人不怜爱的。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相好，一闻此信，忙就开箱取了出来，折好，随了宝玉来寻香菱。见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袭人笑道：“我说你太淘气了，总要淘出个故事来才罢。”香菱红了脸，笑说：“多谢姐姐了，谁知那起促狭鬼使的黑心！”

说着，接了裙子，展开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样。又命宝玉背过脸去，自己向内解下来，将这条系上。袭人道：“把这腌臢了的交给我拿回去，收拾了，给你送来。你要拿回去，看见了，又是要问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给那个妹妹罢，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袭人道：“你倒大方的很。”香菱忙又拜了两拜，道谢袭人。一面袭人拿了那条泥污了的裙子就走。

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将方才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挖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放上，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开。

二人已走了数步，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说话，扎煞着两只泥手，笑嘻嘻的转来，问：“作什么？”香菱红了脸，只管笑，嘴里却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来。因那边他的小丫头臻儿走来说：“二姑娘等你说话呢。”香菱脸又一红，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说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详，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和袭人商议：“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春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他们告假的不算。共是三两二钱银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说：“他们是那里的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晴雯道：“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领他的情就是了。”

宝玉听了，笑说：“你说的是。”袭人笑道：“你这个人，一天不捱他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学坏了，专会调三窝四！”说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说：“关了院门罢。”袭人笑道：“怪不得人说你是

‘无事忙’！这会子关了门，人倒疑惑起来，索性再等一等。”宝玉点头，因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春燕一个跟我来罢。”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之事。春燕道：“我才告诉了柳嫂子，他倒很喜欢。只是五儿那一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去又气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未免后悔长叹，因又问：“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没告诉，不知芳官可说了没有？”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

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大家隔窗悄视，果见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晴雯悄笑道：“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咱们就好关门了。”只见怡红院凡上夜的人，都迎出去了。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别耍钱吃酒、放倒头睡到大天亮。我听见是不依的。”众人都笑说：“那里有这么大胆子的人！”

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爷睡下了没有？”众人都回：“不知道。”袭人忙推宝玉。宝玉靸了鞋，便迎出来，笑道：“我还没睡呢。妈妈进来歇歇。”又叫：“袭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进来，笑说：“还没睡呢？如今天长夜短，该早些睡了，明日方起的早。不然，到了明日起迟了，人家笑话，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汉了。”说毕，又笑。宝玉忙笑道：“妈妈

说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妈妈每日进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今日因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润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润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说着，晴雯便倒了来。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顺口叫起来，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就惹人笑话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了。”宝玉笑道：“妈妈说的是。我不过是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袭人晴雯都笑说：“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没离了嘴，不过玩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当着人，却是和先一样。”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己谦逊，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就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不得他。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说毕，吃了茶，便说：“请安歇罢，我们走了。”宝玉还说：“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带了众人又查别处去了。

这里晴雯等忙命关了门，进来笑说：“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唠三叨四的，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儿，

也堤防着，怕走了大褶儿的意思。”说着，一面摆上酒果。

袭人道：“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用两个大茶盘，做四五次方搬运了来。两个老婆子蹶在外面火盆上筛酒。宝玉说：“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众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恼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

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一时将正妆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鬢儿，身上皆是紧身袄儿。宝玉只穿着大红绵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搯。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引得众人笑说：“他两个倒像一对双生的弟兄。”

袭人等一一斟上酒来，说：“且等一等再搯拳，虽不安席，在我们每人手里吃一口罢了。”于是袭人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余依次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方团

圆坐了。春燕、四儿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个绒套绣墩，近炕沿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不过小茶碟大，里面自是山南海北干鲜水陆的酒馔果菜。

宝玉因说：“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袭人道：“斯文些才好，别大呼小叫，叫人听见。二则我们不识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咱们抢红罢。”宝玉道：“没趣，不好。咱们占花名儿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袭人道：“这个玩意虽好，人少了没趣。”春燕笑道：“依我说，咱们竟悄悄的把宝姑娘、云姑娘、林姑娘请了来，玩一会子，到二更天再睡不迟。”袭人道：“又开门阖户的闹，倘或遇见巡夜的问……”宝玉道：“怕什么！咱们三姑娘也吃酒，再请他一声才好。还有琴姑娘。”众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里，叨登的大发了。”宝玉道：“怕什么！你们就快请去。”

春燕、四儿都巴不得一声，二人忙命开门，各带小丫头分头去请。晴雯、麝月、袭人三人又说：“他两个去请，只怕不肯来，须得我们去请，死活拉了来。”于是袭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钗说：“夜深了。”黛玉说：“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略坐坐再来。”众人听了，却也欢喜。因想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春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会齐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

开了。宝玉忙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了个靠背垫着些。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宝钗、李纨、探春等道：“你们日日说人家夜饮聚赌，今日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李纨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没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

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六点，数至宝钗。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签，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

任是无情也动人。

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或新曲一支为贺。”

众人都笑说：“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宝钗吃过，便笑说：“芳官唱一只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样，大家吃了门杯好听。”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寿筵开处风光好……”众人都道：“快打回去！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拣你极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只《赏花时》，“翠凤翎毛扎帚杈，闲踏天门扫落花……”才罢。

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掣与宝钗，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探春笑道：“还不知得个什么！”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掣在桌上，红了脸，笑道：“很不该行这个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混账话在上头。”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起来，众人看时，上面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

日边红杏倚云栽。

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再同饮一杯。”

众人笑说道：“我们说是什么呢！这签原是闺阁中取笑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并无杂话。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说着大家来敬探春。探春那里肯饮？却被湘云、香菱、李纨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一钟才罢。探春只叫：“蠲了这个，再行别的。”众人断不肯依。湘云拿着他的手，强掷了个十九点出来，便该李氏掣。

李氏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极！你们瞧瞧这行子，竟有些意思。”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枝老梅，写着“霜晓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诗是：

竹篱茅舍自甘心。

注云：“自饮一杯，下家掷骰。”李纨笑道：“真有趣，你

们掷去罢，我只自喝一杯，不问你们的废兴。”说着便吃酒，将骰过给黛玉。黛玉一掷是十八点，便该湘云掣。

湘云笑着，揎拳掬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那面诗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两个字倒好。”众人知他打趣日间湘云醉眠的事，都笑了。湘云笑指那自行船给黛玉看，又说：“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别多说了！”众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梦沉酣，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两家各饮一杯。”湘云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真好签！”

恰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饮。宝玉先饮了半杯，瞅人不见，递与芳官。芳官即便端起来，一仰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说话，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

湘云便抓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数去该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上面是一枝茶蘼花，题着“韶华胜极”四字，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开到茶蘼花事了。

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问：“怎么讲？”宝玉皱皱眉儿，忙将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罢。”说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

麝月一掷个十点，该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题着“联春绕瑞”，那面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连理枝头花正开。

注云：“共贺掣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香菱便又掷了个六点，该黛玉。

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花，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东风当自嗟。

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笑说：“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饮了酒，便掷了个二十点，该着袭人。

袭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题着“武陵别景”四字，那一面写着旧诗，道是：

桃红又见一年春。

注云：“杏花陪一盏，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众人笑道：“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黛玉与他同辰，只无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钟。”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该招贵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什么话？大嫂子顺手给他一巴掌！”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捱打，我也不忍得。”众人都笑了。

袭人才要掷，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了接黛玉的。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众人说：“也都该散了。”袭人宝玉等还要留着众人，李纨探春等都说：“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袭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喝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袭人等齐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

关了门，大家复又行起令来。袭人等又用大钟斟了几钟，用盘子攒了各样果菜与地下的老妈妈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揶揄唱小曲儿。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妈妈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众人听了，方收拾盥漱睡觉。

芳官吃得两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许多丰韵，身子图不得，便睡在袭人身上，说：“姐姐，我心跳的很。”袭人笑道：“谁叫你尽力灌呢！”春燕、四儿也图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咱们且胡乱歇一歇。”自己便枕了那红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袭人见芳官醉的很，恐闹他吐酒，只得轻轻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

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晶明，忙说：

“可迟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迟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发怔揉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喝醉了，怎么也不拣地方儿，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说：“我怎么……”却说不出下半句来。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墨！”

说着，丫头进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日有扰，今日晚上我还席。”袭人笑道：“罢，罢！今日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了。”宝玉道：“怕什么！不过才两次罢了。咱们也算会吃酒了，一坛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在有趣儿，偏又没了。”袭人笑道：“原要这么着才有趣儿，必尽了兴，反无味。昨日都好上来了，晴雯连臊也忘了，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儿！”四儿笑道：“姐姐忘了，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谁没唱过？”众人听了，俱红了脸，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

忽见平儿笑嘻嘻的走来，说：“我亲自来请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还东，短一个也使不得。”众人忙让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没他。”平儿忙问：“你们夜里做什么来？”袭人便说：“告诉不得你！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一坛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个喝的把臊都丢了，又都唱起来！四更多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一个盹儿。”平儿笑道：

“好！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请我，还说着给我听，气我！”晴雯道：“今儿他还席，必自来请你，你等着罢。”平儿笑问道：“‘他’是谁？谁是‘他’？”晴雯听了，把脸飞红了，赶着打，笑说道：“偏你这耳朵尖，听的真！”平儿笑道：“呸！不害臊的丫头！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说我，去了回来，再打发人来请。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经去了。

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喝茶，忽然一眼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因说道：“你们这么随便混压东西，也不好。”袭人晴雯等忙问：“又怎么了？谁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砚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样子，忘记收的。”晴雯忙启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帖儿，递给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红笺纸，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宝玉看毕，直跳了起来，忙问：“是谁接了来的？也不告诉！”袭人晴雯等见了这般，不知当是那个要紧的人来的帖子，忙一齐问：“昨儿是谁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儿忙跑进来，笑说：“昨儿妙玉……并没亲来，只打发个妈妈送来，我就搁在这里，谁知一顿酒喝的就忘了。”众人听了道：“我当是谁，大惊小怪！这也不值的。”

宝玉忙命：“快拿纸来。”当下拿了纸，研了墨，看他下着“槛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样才相敌，只管提笔出神，半天仍没主意。因又想：“要问宝钗去，他必又批评怪诞，不如问黛玉去。”想罢，袖了帖

儿，径来寻黛玉。刚过了沁芳亭，忽见岫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说话。”宝玉听了，诧异说道：“他为人孤癖，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的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炼，我家原来寒素，赁房居住，就赁了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无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认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如今又两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胜当日。”

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举止言谈，超然如野鹤闲云，原本有来历！我正因他的一件事为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见姐姐，真是天缘凑合，求姐姐指教。”说着便将拜帖取给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过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理数！”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里，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妹，可巧遇见了姐姐。”

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管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

日，方笑道：“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又怪不的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的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既连他这样，少不得我告诉你原故。他常说：‘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故又或称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谦自己乃世人扰扰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

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原来有这一说。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栊翠庵来。宝玉回房，写了帖子，上面只写：“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几字，亲自拿了到栊翠庵，只隔门缝儿投进去，便回来了。

因饭后平儿还席，说红香圃太热，便在榆荫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肴。可喜尤氏又带了佩凤偕鸾二妾过来游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见湘云、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二语不错，只见他们说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凭丫鬟们去服役，且同众人一一的游玩。

闲言少述，且说当下众人都在榆荫堂中，以酒为名，大家玩笑，命女先儿击鼓。平儿采了一枝芍药，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热闹了一回。因人回说：“甄家有两个女人送东西来了。”探春和李纨尤氏三人出去议事厅相见。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佩凤偕鸾两个去打秋千玩耍，宝玉便说：“你两个上去，让我送。”慌的佩凤说：“罢了，别替我们闹乱子！”

忽见东府里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老爷殡天了！”众人听了，吓了一大跳，忙都说：“好好的并无疾病，怎么就没了！”家人说：“老爷天天修炼，定是功成圆满，升仙去了。”尤氏一闻此言，又见贾珍父子并贾琏等皆不在家，一时竟没个着己的男子来，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妆饰，命人先到玄真观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等大爷来家审问。一面忙忙坐车，带了赖升一干老人媳妇出城。又请大夫看视，到底系何病症。

大夫们见人已死，何处诊脉来？素知贾敬导气之术，总属虚诞，更至参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等，妄作虚为，过于劳神费力，反因此伤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腹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的紫绛皱裂，便向媳妇回说：“系道教中吞金服砂，烧胀而歿。”众道士慌的回到：“原是秘制的丹砂吃坏了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爷于今夜守庚申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升仙去了。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

囊了。”

尤氏也不便听，只命锁着，等贾珍来发放，且命人飞马报信。一面看视里面窄狭，不能停放，横竖也不能进城的，忙装裹好了，用软轿抬至铁槛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贾珍方能来到，目今天气炎热，实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寿木早年已经备下，寄在此庙的，甚是便宜。三日后，便破孝开吊，一面且做起道场来。因那边荣府里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姐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事务，暂托了几个家里二等管事的。贾瑞、贾琏、贾珩、贾璠、贾菖、贾菱等各有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女儿带来，一并住着，才放心。

且说贾珍闻了此信，急忙告假，并贾蓉是有职人员。礼部见当今隆敦孝弟，不敢自专，具本请旨。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见此本，便诏问贾敬何职，礼部代奏：“系进士出身，祖职已荫其子贾珍。贾敬因年迈多疾，常养静于都城之外玄真观，今因疾殁于观中。其子珍，其孙蓉，现因国丧，随驾在此，故乞假归殓。”天子听了，忙下额外恩旨曰：“贾敬虽无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忠，追赐五品之职，令其子孙扶柩由北下门入都，恩赐私第殡殓，任子孙尽丧，礼毕扶柩回籍。外着光禄寺按上例赐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吊。钦此。”

此旨一下，不但贾府里人谢恩，连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称颂不绝。

贾珍父子星夜驰回。半路中又见贾瑞、贾琏二人领家丁飞骑而来，看见贾珍，一齐滚鞍下马请安。贾珍忙问：“做什么？”贾瑞回说：“嫂子恐哥哥和侄儿来了，老太太路上无人，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的。”贾珍听了，赞声不绝。又问：“家中如何料理？”贾瑞等便将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庙，怕家内无人，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奶奶在上房住着。贾蓉当下也下了马，听见两个姨娘来了，喜的笑容满面。贾珍忙说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连夜换马飞驰。

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铁槛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气，坐更的闻知，忙喝起众人来。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起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哭哑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齐见过，贾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在棺前俯伏。无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视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了些悲戚，好指挥众人。因将恩旨备述给众亲友听了，一面先打发贾蓉回家来，料理停灵之事。

贾蓉巴不得一声儿，便先骑马跑来，到家，忙命前厅收桌椅，下榻扇，挂孝幔子，门前起鼓手棚、牌楼等事。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做活计，见

他来了，都道烦恼。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父亲正想你呢。”二姨娘红了脸，骂道：“好蓉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儿，每日念书学礼的，越发连那小家子的跟不上！”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兜头就打，吓得贾蓉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尤三姐便转过脸去，说道：“等姐姐来家再告诉他！”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因又和他二姨娘抢砂仁吃。那二姐儿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

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头亲嘴，说：“我的心肝！你说得是。咱们馋他们两个。”丫头们忙推他，恨的骂：“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玩，不知道的人，再遇见那样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嚼舌头的人，吵嚷到那府里，背地嚼舌，说咱们这边混账。”贾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叫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璉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姨子那样刚强，瑞大叔还想他的账！那一件瞒了我？”贾蓉只管信口开河，胡言乱道，三姐儿沉了脸，早下炕进里间屋里，

叫醒尤老娘。

这里贾蓉见他老娘醒了，忙去请安问好。又说：“老祖宗劳心，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我们爷儿们感激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们合家大小登门磕头去。”尤老安人点头道：“我的儿，倒是你会说话。亲戚们原是该的。”又问：“你父亲好？几时得了信赶到的？”贾蓉笑道：“刚才赶到的，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说着，又和他二姨娘挤眼儿。二姐便悄悄咬牙骂道：“很会嚼舌根的猴儿崽子！留下我们，给你爹做妈不成？”

贾蓉又和尤老娘道：“放心罢，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要寻两个有根基的富贵人家，又年轻又俏皮两位姨父，父亲好聘嫁这二位姨娘。这几年总没拣着，可巧前儿路上才相准了一个。”尤老娘只当是真话，忙问：“是谁家的？”二姐丢了活计，一头笑，一头赶着打，说：“妈妈，别信这混账孩子的话！”三姐儿道：“蓉儿！你说是说，别只管嘴里这么不清不浑的！”

说着，人来回话，说：“事已完了，请哥儿出去看了，回爷的话去呢。”那贾蓉方笑嘻嘻的出来。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是日丧仪焜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说是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的，一路纷纷议论不一。至未申时方到，将灵柩停放正堂之内，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近亲只有邢舅太爷相伴未去。

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籍草枕块，恨苦居丧。人散后，仍乘空在内亲女眷中厮混。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凤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着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挣扎过来相帮尤氏料理。

一日，供毕早饭，因天气尚长，贾珍等连日劳倦，不

免在灵旁假寐。宝玉见无客至，遂欲回家看视黛玉，因先回至怡红院中。进入门来，只见院中寂静无人，有几个老婆子和那小丫头们在回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宝玉也不去惊动。只有四儿看见，连忙上来打帘子。将掀起时，只见芳官自内带笑跑出，几乎和宝玉撞个满怀。一见宝玉，方含笑站着，说道：“你怎么来了？你快给我拦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语未了，只听见屋里唏哗喇的乱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随后晴雯赶来骂道：“我看你这小蹄子儿往那里去？输了不叫打！宝玉不在家，我看有谁来救你！”宝玉连忙带笑拦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么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饶他罢。”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时回来，乍一见，不觉好笑，遂笑说道：“芳官竟是个狐狸精变的？就是会拘神遣将的符咒也没有这么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请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夺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身后，搂着宝玉不放。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进来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春燕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却是芳官输给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出去了，晴雯因赶芳官，将怀内的子儿撒了一地。

宝玉笑道：“如此长天，我不在家里，正怕你们寂寞，吃了饭睡觉，睡出病来，大家寻件事玩笑消遣甚好。”因不见袭人，又问道：“你袭人姐姐呢？”晴雯道：“袭人么？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这好一会我们没进

去，不知他做什么呢，一点声儿也听不见。你快瞧瞧去罢！或者此时参悟了，也不可不知？”宝玉听说，一面笑，一面走至里间，只见袭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绉子，正在那里打结子呢，见宝玉进来，连忙站起，笑道：“晴雯这东西，编派我什么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这结子，没工夫和他们瞎闹，因哄他说：‘你们玩去罢。趁着二爷不在家，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养一养神。’他就编派了我这些个话，什么‘面壁了’‘参禅了’的。等一会我不撕他那嘴！”

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问道：“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玩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热的打这个，那里使？”袭人道：“我见你带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白事才带的着，一年遇着带一两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里有事，这是要过去天天带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个，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你虽然不讲究这个，要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躲懒，连你穿带的东西都不经心了。”宝玉笑道：“这真难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于赶，热着了，倒是大事。”

说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昔秉赋柔脆，虽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不时更换，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手内吃

了半盏，遂向袭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焙茗，要珍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叫他即刻送信。要没要紧的事，我就不过去了。”说毕，遂出了房门，又回头向碧痕等道：“要有事，到林姑娘那里找我。”

于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将过了沁芳桥，只见雪雁领了两个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类。宝玉忙问雪雁道：“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拿这些瓜果作什么？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雪雁笑道：“我告诉你，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宝玉点头应允。雪雁使命两个婆子：“先将瓜果送去，交与紫鹃姐姐，他要问我，你就说我做什么呢，就来。”那婆子答应着去了。雪雁方说道：“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什么来了，自己哭了一回，提笔写了好些不知是诗是词。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又叫将那龙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来时听用。要说是请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摆出来。要说点香呢，我们姑娘素日屋内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又不大喜熏衣服。就是点香，也当点在常坐卧的地方儿，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连我也不知为什么。二爷白瞧瞧去。”

宝玉听了，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道：“据雪雁说，必有原故。要是同那一位姐妹们闲坐，亦不必如此先设饌

具，或者是姑爷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见他伤感，必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到彼稍坐即回。如若见林妹妹伤感，再设法开解。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郁致病。”

想毕，遂别了雪雁，出了园门，一径到凤姐处来。正有许多婆子们回事毕，纷纷散出，凤姐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一见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么？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诉跟你的小厮，若没什么事，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再者那里人多，你那里禁的住那些气味？不想恰好你倒来了。”宝玉笑道：“多谢姐姐惦记。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了，所以回来看看。”凤姐道：“左右也不过是这么着，三日好，两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这些大娘们，噯！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拌嘴，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他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说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挣扎着罢了。总不得心静一会儿！别说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罢了！”

宝玉道：“姐姐，虽如此说，姐姐还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说毕，又说了些闲话，别了凤姐，回身往园中走来。进了潇湘馆院门看时，只见炉袅残烟，奠余玉醴，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收桌子，搬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奠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紫鹃连忙说道：“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的起来，含笑让坐。宝玉道：“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静些，只是为何又伤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没了的说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了？”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刚说到这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只因他虽和黛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同死，却只心中领会，从来未曾当面说出，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不想把话又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恼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实在是为好，因而转念为悲，反倒掉下泪来。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

却说紫鹃端了茶来，打量二人又为何事口角，因说道：“姑娘身上才好些，宝二爷又来怄气了。到底是怎么了？”宝玉一面拭泪，笑道：“谁敢怄妹妹了？”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纸角，不禁伸手拿起。

黛玉忙要起身来夺，已被宝玉揣在怀内，笑央道：“好妹妹，赏我看看罢！”黛玉道：“不管什么，来了就混翻！”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词，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道：“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姐去，我也身上懒懒的，没同他去，将才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给他看也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

宝钗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说，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宝玉笑

道：“他早已抢了去了。”宝玉听了，方自怀内取出，凑至宝钗身旁，一同细看。只见写道：

西 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虞 姬

肠断乌啼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明 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绿 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红 拂

长剑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宝玉看了，赞不绝口，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

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仍欲往下说时，只见有人回道：“琏二爷回来了。适才外头传说，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了，想必就回来的。”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恰好贾琏自外下马进来，于是宝玉先迎着贾琏打千儿，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又给贾琏请了安。二人携手走进来。只见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见已毕。因听贾琏说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发了我来，回家看视，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说毕，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贾琏是远归，遂大家别过，让贾琏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细述。

至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众人接见已毕，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却是贾赦贾琏，送贾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出来了。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贾赦贾琏在旁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转至灵右，见了尤氏婆媳，不免

又相持大痛一场。哭毕，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

贾琏因贾母才回家来，未得歇息，坐在此间看着，未免要伤心，遂再三的劝。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至夜间便觉头闷心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至三更天，些须发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药调理。

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凤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余贾赦、贾琏、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都送至铁槛寺，至晚方回。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儿、三姐儿照管。

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儿三姐儿相认已熟，不禁动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素日有聚麀之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三姐儿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儿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

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儿三姐儿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余婢妾都随在寺中，外面仆妇，不过晚间巡更，日间看守门户，白日无事，亦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琏便欲趁此时下手，遂托相伴贾珍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

家务，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儿。

一日有小管家俞禄来回贾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除给银五百两外，仍欠六百零十两。昨日两处买卖人俱来催讨，奴才特来讨爷的示下。”贾珍道：“你先往库上领去就是了，这又何必来回我。”俞禄道：“昨日已曾上库上去领，但只是老爷殡天以后，各处支领甚多，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庙中用度，此时竟不能发给，所以奴才今日特来回爷，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或者挪借何项，吩咐了，奴才好办。”贾珍笑道：“你还当是先呢，有银子放着不使。你无论那里借了给他罢。”俞禄笑回道：“若说一二百，奴才还可巴结。这五六百，奴才一时那里办得来？”贾珍想了一回，向贾蓉道：“你问你娘去，昨日出殡以后，有江南甄家送来吊祭银五百两，未曾交到库上去，家里再找找，凑齐了，给他去罢。”

贾蓉答应了，连忙过这边来，回了尤氏，复转来回他父亲道：“昨日那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下剩的三百两，令人送至家中，交给老娘收了。”贾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带了他去，合你老娘要出来，交给他。再者也瞧瞧家中有事无事，问你两个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罢。”

贾蓉和俞禄答应了，方欲退出，只见贾琏走进来了，俞禄忙上前请了安，贾琏便问：“何事？”贾珍一一告诉

了。贾琏心中想道：“趁此机会，正可至宁府寻二姐儿。”一面遂说道：“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项银子，还没有使呢，莫若给他添上，岂不省事？”贾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蓉儿，一并叫他取去。”贾琏忙道：“这个必得我亲身取去。再我这几日没回家了，还要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请安去。到大哥那边查查家人们有无生事，再也给亲家太太请请安。”贾珍笑道：“只是又劳动你，我心里倒不安。”贾琏也笑道：“自家兄弟，这有何妨呢？”贾珍又吩咐贾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边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安，说我和你娘都请安。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药呢没有。”

贾蓉一一答应了，跟随贾琏出来，带了几个小厮，骑上马，一同进城。在路叔侄闲话，贾琏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夸说如何标致，如何做人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人人都说你婶子好，据我看，那里及你二姨儿一零儿呢？”贾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他，我给叔叔作媒，说了做二房何如？”贾琏笑道：“你这是玩话，还是正经话？”贾蓉道：“我说的是当真的话。”贾琏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婶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见说你二姨儿已有了人家了。”贾蓉道：“这都无妨。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张家，指腹为婚。

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如今这十数年，两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时常报怨，要给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姨儿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倒只是婶子那里却难。”

贾琏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那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贾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要有胆量，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不过多花几个钱。”贾琏忙道：“好孩子！你有什么主意，只管说给我听听。”贾蓉道：“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我父亲，向我老娘说妥，然后在咱们府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再拨两拨子家人过去服侍，择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婶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道了？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或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婶子，见‘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没有不完的事。”

自古道：“欲令智昏。”贾琏只顾贪图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为计出万全，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

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要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贾琏那里思想及此？遂向贾蓉致谢道：“好侄儿！你果然能够说成了，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说着，已至宁府门首，贾蓉说道：“叔叔进去向我老娘要出银子来，就交给俞禄罢。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贾琏含笑点头道：“老太太跟前，别说我和你一同来的。”贾蓉说：“知道。”又附耳向贾琏道：“今儿要遇见二姨儿，可别性急了，闹出事来，往后倒难办了。”贾琏笑道：“少胡说！你快去罢。我在这里等你。”于是，贾蓉自去给贾母请安。

贾琏进入宁府，早有家人头儿率领家人等请安，一路围随至厅上，贾琏一一的问了些话，不过塞责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独自往里面走来。原来贾琏贾珍素日亲密，又是兄弟，本无可避忌之人，自来是不等通报的。于是走上屋，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帘子让贾琏进去。

贾琏进入房中一看，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儿。贾琏忙上前问好相见。尤二姐含笑让坐，便靠东边排插儿坐下。贾琏仍将上首让与二姐儿，说了几句见面情儿，便笑问道：“亲家太太合三妹妹那里去了？怎么不见？”二姐笑道：“才有事往后头去了，也就来的。”此时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

无人在跟前，贾琏不住的拿眼瞟看二姐儿。二姐儿低了头，只含笑不理。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的，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手绢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二姐儿怕有人来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贾琏接在手里，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嘴里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刚要把荷包亲身送过去，只见两个丫鬟倒了茶来。贾琏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拴在手绢上，趁丫鬟回头时，仍撂了过去。二姐儿亦不去拿，只装看不见，坐着吃茶。

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儿带着两个小丫鬟自后面走来。贾琏送目与二姐儿，令其拾取，这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琏不知二姐儿何意思，甚实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儿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儿时，只见二姐儿笑着，没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手绢已不知那里去了，贾琏方放了心。于是大家归坐后叙了些闲话。贾琏说道：“大嫂子说，前儿有了包银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今儿因要还人，大哥令我来取，再也看看家里有事无事。”尤老娘听了，连忙使二姐儿拿钥匙去取银子。

这里贾琏又说道：“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瞧瞧二位妹妹。亲家太太脸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们家里

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们都是至亲骨肉，说那里的话？在家里也是住着，在这里也是住着。不瞒二爷说，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着。如今姑爷家里有了这样大事，我们不能别的出力，白看一看家，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

正说着，二姐儿已取了银子来，交给尤老娘，老娘便递给贾琏。贾琏叫一个小丫头叫了一个老婆子来，吩咐他道：“你把这个交给俞禄，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老婆子答应了出去。只听得院内是贾蓉的声音说话。须臾进来，给他老娘姨请了安，又向贾琏笑道：“才刚老爷还问叔叔呢，说是有什么事情要使唤，原要使人到庙里去叫，我回老爷说，‘叔叔就来’。老爷还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贾琏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贾蓉和他老娘说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我父亲要给二姨儿说的姨父，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儿。老太太说好不好？”一面说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贾琏，和他二姨儿努嘴。二姐儿倒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见三姐儿似笑非笑、似恼非恼的骂道：“坏透了小猴儿崽子！没了你娘的说了！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

贾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贾琏也笑着辞了出来。走至厅上，又吩咐了家人们，不可要钱吃酒等话。又悄悄的央贾蓉，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一面便带了俞禄过来，将银子添足，交给他拿去。一面给贾赦请安，又给贾母去请安，

不提。

却说贾蓉见俞禄跟了贾琏去取银子，自己无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两个姨娘嘲戏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见了贾珍，回道：“银子已竟交给俞禄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经不服药了。”说毕，又趁便将路上贾琏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又说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给凤姐知道，“此时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为的是二姨儿是见过的，亲上做亲，比别处不知道的人家说了来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对父亲说”。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

贾珍想一想，笑道：“其实倒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里愿意不愿意。明儿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夺。”于是又教了贾蓉一篇话，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儿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

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琏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儿进去做正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琏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儿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

得天花乱坠，不由的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琏又是青年公子，强胜张家，遂忙过来与二姐儿商议。二姐儿又是水性人儿，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致使后来终身失所，今见贾琏有情，况是姐夫将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点头依允。当下回复了。

贾蓉回了他父亲，次日命人请了贾琏到寺中来，贾珍当面告诉了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琏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于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儿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又买了两个小丫鬟。只是府里家人不敢擅动，外头买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风声，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当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凤姐儿打闹了一阵，含羞吊死了，贾琏给了一百银子，叫他另娶一个。那鲍二向来却就合厨子多浑虫的媳妇多姑娘有一手儿，后来多浑虫酒痨死了，这多姑娘儿见鲍二手里从容了，便嫁了鲍二。况且这多姑娘儿原也和贾琏好的，此时都搬出外头住着。贾琏一时想起来，便叫了他两口儿到新房子里来，预备二姐儿过来时伏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

再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

二姐指腹为婚。后来不料遭了官司，败落了家产，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的起媳妇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两家有十数年音信不通。今被贾府家人唤至，逼他与二姐儿退婚，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珍等势焰，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尤老娘给了二十两银子，两家退亲不提。

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儿过门，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琏、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娘和三姐儿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眼，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倒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算称了心愿。鲍二两口子见了，如一盆火儿，赶着尤老娘一口一声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儿叫“三姨儿”，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轿，将二姐儿抬来，各色香烛纸马，并铺盖以及酒饭，早已预备得十分妥当。一时，贾琏素服坐了小轿来了，拜过了天地，焚了纸马。那尤老娘见了二姐儿身上头上，焕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样，十分得意，搀入洞房。是夜贾琏和他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

那贾琏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要怎么奉承这二姐儿才过得去，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有时回家，只说在东府有事。凤姐因知他和贾珍好，有事相商，也不

疑心。家下人虽多，都也不管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专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贾琏，乘机讨些便宜，谁肯去露风？

于是贾琏深感贾珍不尽。贾琏一月出十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就回房自吃。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体己，一并搬来给二姐儿收着。又将凤姐儿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衾里，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二姐儿听了，自然是愿意的了。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

眼见已是两月光景，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晚间回家时，与他姊妹久别，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厮去打听贾琏在与不在。小厮回来，说：“不在那里。”贾珍喜欢，将家人一概先遣回去，只留两个心腹小童牵马。一时，到了新房子里，已是掌灯时候，悄悄进去。两个小厮将马拴在园内，自往下房去听候。

贾珍进来，屋里才点灯，先看过尤氏母女，然后二姐儿出来相见。贾珍见了二姐儿，满脸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说：“我做的保山如何？要错过了，打着灯笼还没处寻！过日，你姐姐还备礼来瞧你们呢。”

说话之间，二姐儿已命人预备下酒馔。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无避讳。那鲍二来请安，贾珍便说：“你还是个有良心的，所以二爷叫你来伏侍。日后自有

大用你之处。不可在外头吃酒生事，我自然赏你。倘或这里短了什么，你二爷事多，那里人杂，你只管去回我。我们弟兄，不比别人。”鲍二答应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这脑袋了。”贾珍笑着点头道：“要你知道就好。”

当下四人一处吃酒。二姐儿此时恐怕贾琏一时走来，彼此不雅，吃了两钟酒便推故往那边去了。贾珍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儿自去。剩下尤老娘和三姐儿相陪。那三姐儿虽向来也和贾珍偶有戏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样随和儿，所以贾珍虽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讨没趣。况且尤老娘在傍边陪着，贾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轻薄。

却说跟的两个小厮，都在厨下和鲍二饮酒。那鲍二的女人多姑娘儿上灶。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鲍二因说：“姐儿们不在上头伏侍，也偷着来了，一时叫起来没人，又是事。”他女人骂道：“糊涂浑呛了的忘八！你撞丧那黄汤罢。撞丧醉了，夹着你的脑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什么相干？一应有我承当呢。风啊雨的，横竖淋不到你头上来。”

这鲍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贾琏前十分有脸；近日他女人越发在二姐儿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赚钱吃酒之外，一概不管，一听他女人吩咐，百依百随。当下又吃了些，便去睡觉。

这里他女人随着这些丫鬟小厮吃酒，又和那小厮们打牙擦嘴儿的玩笑，讨他们的喜欢，准备在贾珍前讨好儿。正在吃的高兴，忽听见扣门的声儿，鲍二的女人忙出来开门看时，见是贾琏下马，问有事无事。鲍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诉他说：“大爷在这里西院里呢。”贾琏听了，便至卧房。见尤二姐和两个小丫头在房中呢，见他来了，脸上却有些赧赧的。贾琏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咱们吃两杯好睡觉，我今日乏了。”二姐儿忙忙陪笑，接衣捧茶，问长问短，贾琏喜的心痒难受。一时，鲍二的女人端上酒来，二人对饮，两个小丫头在地下伏侍。

贾琏的心腹小童隆儿拴马去，瞧见有了一匹马，细瞧一瞧，知是贾珍的，心下会意，也来厨下。只见喜儿、寿儿两个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见他来了，也都会意，笑道：“你这会子来的巧。我们因赶不上爷的马，恐怕犯夜，往这里来借个地方儿睡一夜。”隆儿便笑道：“我是二爷使我送月银的。交给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鲍二的女人便道：“咱们这里有的是炕，为什么大家不睡呢？”喜儿便说：“我们吃多了，你来吃一钟。”隆儿才坐下，端起酒来，忽听马棚内闹将起来。原来二马同槽，不能相容，互蹄蹶起来。隆儿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来喝住，另拴好了进来。鲍二的女人笑说：“好儿子们，就睡罢！我可去了。”三个拦着不肯叫走，又亲嘴摸乳，口里乱嘈了一回，才放他出去。这里喜儿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儿、

寿儿关了门，回头见喜儿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二人便推他说：“好兄弟，起来好生睡。只顾你一个人舒服，我们就苦了。”那喜儿便说道：“咱们今儿可要公公道道贴一炉子烧饼了！”隆儿、寿儿见他醉了，也不理他，吹了灯，将就卧下。

二姐听见马闹，心下着实不安，只管用言语混乱贾琏。那贾琏吃了几杯，春兴发作，便命收了酒果，掩门宽衣。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乌云，满脸春色，比白日更增了俏丽。贾琏搂着他笑道：“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儿道：“我虽标致，却没品行，看来倒是不标致的好。”贾琏忙说：“怎么说这个话？我不懂。”二姐滴泪说道：“你们拿我作糊涂人待，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的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糊涂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终身我靠你，岂敢瞒藏一个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将来我妹子怎么是个结果？据我看来，这个形景儿，也不是常策，要想长久的法儿才好！”

贾琏听了，笑道：“你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头的事，我也知道，你倒不用含糊着。如今你跟了我来，大哥跟前自然倒要勾起形迹来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儿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两无碍，索性大家吃个杂会汤。你想怎么样？”二姐一面拭泪，一面说道：“虽然你有这个好意，头一件，三妹妹脾气不好。第二件，也怕

大爷脸上下不来。”贾琏道：“这个无妨。我这会子就过去，索性破了例就完了。”说着，乘着酒兴，便往西院中来。只见窗内灯烛辉煌。贾琏便推门进去，说：“大爷在这里呢，兄弟来请安。”

贾珍听是贾琏的声音，唬了一跳，见贾琏进来，不觉羞惭满面。尤老娘也觉不好意思。贾琏笑道：“这有什么呢！咱们弟兄，从前是怎么样来？大哥为我操心，我粉身碎骨，感激不尽。大哥要多心，我倒不安了。从此，还求大哥照常才好，不然兄弟宁可绝后，再不敢到此处来了。”说着便要跪下。慌的贾珍连忙搀起来，只说：“兄弟怎么说，我无不领命。”贾琏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两杯。”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儿道：“三妹妹为什么不合大哥吃个双钟儿？我也敬一杯，给大哥合三妹妹道喜。”

三姐儿听了这话，就跳起来，站在炕上，指着贾琏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掉嘴’的！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糊涂油蒙了心，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姊妹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了二房，‘偷来的锣鼓儿打不得’。我也要会会这凤奶奶去，看他是几个脑袋？几只手？若大家好取和儿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出来，再和那泼妇

拼了这条命！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说着自己拿起壶来，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盏，揪过贾琏来就灌，说：“我倒没有和你哥哥喝过，今儿倒要和你喝一喝，咱们也亲近亲近。”吓的贾琏酒都醒了。贾珍也不承望三姐儿这等拉的下脸来。兄弟两个本是风流场中耍惯的，不想今日反被这个女孩儿一席话说的不能搭言。

三姐看了这样，越发一叠声又叫：“将姐姐请来！要乐，咱们四个大家一处乐！俗语说的，‘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哥哥兄弟，我们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老娘方不好意思起来。贾珍得便就要溜，三姐儿那里肯放？贾珍此时反后悔，不承望他是这种人，与贾琏反不好轻薄了。

只见这三姐索性卸了妆饰，脱了大衣服，松松的挽个鬏儿，身上穿着大红小袄，半掩半开的，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檀口含丹。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真把那珍、琏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才一席话，直将二人禁住。兄弟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儿能为，别说调情斗口齿，竟连一句响亮话都没了。三姐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一时，他的酒足兴尽，更不容他弟兄多

坐，竟撵出去了，自己关门睡去了。

自此后，或略有丫鬟婆子不到之处，便将贾珍、贾琏、贾蓉三个厉言痛骂，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他寡妇孤女。贾珍回去之后，也不敢轻易再来。那三姐儿有时高兴，又命小厮来找。及至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干瞅着罢了。

看官听说，这尤三姐天生脾气，和人异样诡僻。只因他的模样儿风流标致，他又偏爱打扮的出色，另式别样，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风情体态来。那些男子们，别说贾珍贾琏这样风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铁石心肠，看见了这般光景，也要动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种轻狂豪爽、目中无人的光景，早又把别人的一团高兴逼住，不敢动手动脚。所以贾珍向来和二姐儿无所不至，渐渐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儿身上，便把二姐儿乐得让给贾琏，自己却和三姐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玩笑，别有一种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亲和二姐儿也曾十分相劝，他反说：“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个现世宝沾污了去，也算无能！而且他家现放着个极利害的女人，如今瞒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岂肯干休？势必有一场大闹。你二人不知谁生谁死，这如何便当作安身乐业的去处？”他母女听他这话，料着难劝，也只得罢了。

那三姐儿天天挑拣穿吃，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

珠子，又要宝石。吃着肥鹅，又宰肥鸭，或不趁心，连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便用剪子铰碎，撕一条，骂一句。究竟贾珍等何曾随意了一日，反花了许多昧心钱。

贾琏来了，只在二姐屋里，心中也渐渐的悔上来了。无奈二姐儿倒是个多情的人，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凡事倒还知疼着热。要论温柔和顺，却较着凤姐还有些体度，就论起那标致来，及言谈行事，也不减于凤姐。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什么好处也不算了。偏这贾琏又说：“谁人无错？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现今之善。便如胶似漆，一心一计，誓同生死，那里还有凤平二人在意的？

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贾琏说：“你和珍大爷商议商议，拣个相熟的，把三丫头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儿，终久要生事的。”贾琏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舍不的。我还说，‘就是块肥羊肉，无奈烫的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咱们未必降的住，正经拣个人聘了罢。’他只意意思思的就撂过手了。你叫我有什么法儿？”二姐儿道：“你放心。咱们明儿先劝三丫头，问准了，让他自己闹去。闹的无法，少不得聘他。”贾琏听了，说：“这话极是。”

至次日，二姐儿另备了酒，贾琏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请他妹妹过来和他母亲上坐。三姐儿便知其意，刚斟上

酒，也不用他姐姐开口，便先滴泪说道：“姐姐今儿请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说；但只我也不是糊涂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从前的事，我已尽知了，说也无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处安身，妈妈也有了安身之处，我也要自寻归结去，才是正礼。但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向来人家看着咱们娘儿们微息，不知都安着什么心！我所以破着没脸，人家才不敢欺负。这如今要办正事，不是我女孩儿家没羞耻，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要凭你们拣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贾琏笑道：“这也容易。凭你说是谁，就是谁。一应彩礼，都有我们置办，母亲也不用操心。”三姐儿道：“姐姐横竖知道，不用我说。”

贾琏笑问二姐儿：“是谁？”二姐儿一时想不起来。贾琏料定必是此人无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儿笑道：“是谁？”贾琏笑道：“别人他如何进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儿与尤老娘听了，也以为必然是宝玉了。三姐儿便啐了一口，说：“我们有姐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有好男人了不成？”众人听了都诧异：“除了他，还有那一个？”三姐儿道：“别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

正说着，忽见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走来请贾琏，说：“老爷那边紧等着叫爷呢。小的答应往舅老爷那边去了，小

的连忙来请。”贾璉又忙问：“昨日家里问我来着么？”兴儿说：“小的回奶奶，爷在家庙里和珍大爷商议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贾璉忙命拉马，隆儿跟随去了，留下兴儿答应人。

尤二姐便要了两碟菜来，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兴儿在炕沿下站着喝，一长一短，向他说话儿，问道：“家里奶奶多大年纪？怎么个利害的样子？老太太多大年纪？姑娘几个？”各样家常等话。兴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喝，一头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他母女。又说：“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我们共是两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人。有几个知奶奶的心腹，有几个知爷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的心腹，奶奶敢惹。提起来，我们奶奶的事，告诉不得奶奶！他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那里见的他？倒是跟前有个平姑娘，为人很好，虽然和奶奶一气，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我们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过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皆因他一时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的把银子钱省下来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他还

在傍边拨火儿。如今连他正经婆婆都嫌他，说他：‘雀儿拣着旺处飞’，‘黑母鸡，一窝儿’，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张罗！要不是老太太在头里，早叫过他去了。”

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这么说他，将来背着我还不知怎么说我呢！我又差他一层儿了，越发有的说了。”兴儿忙跪下说道：“奶奶要这么说，小的不怕雷劈吗？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时，要得了这样的人，小的们也少挨些打骂，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爷的几个人，谁不是背前背后称扬奶奶盛德怜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情愿来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这小猾贼儿，还不起来！说句玩话儿，就吓的这个样儿。你们做什么往这里来？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兴儿连忙摇手，说：“奶奶千万别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他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儿这张嘴还说不过他呢！奶奶这么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

二姐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么着我？”兴儿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说，奶奶就是让着他，他看见奶奶比他标致，又比他得人心儿，他就肯善罢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凡丫头们跟前，二爷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似的！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约一年里头，两个有一次在一处，他还要嘴里掂十来个过儿呢。气的平姑娘性子上来，哭闹一阵，

说：‘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你逼着我，我不愿意，又说我反了。这会子又这么着！’他一般也罢了，倒央及平姑娘。”

二姐笑道：“可是撒谎？这么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兴儿道：“就是俗语说的：‘三人抬不过个“理”字去’了。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的丫头。陪过来一共四个，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这个心爱的，收在房里。一则显他贤良，二则又拴爷的心，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从不会挑三窝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才容下了。”

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只我听见你们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他这么利害，这些人肯依他吗？”兴儿拍手笑道：“原来奶奶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第一个善德人，从不管事，只教姑娘们看书写字，针线道理，这是他的事情。前儿因为他病了，这大奶奶暂管了几天事，总是按着老例儿行，不像他那么多事逞才的。我们大姑娘，不用说，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儿叫‘二木头’。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四姑娘小，正经是珍大爷的亲妹子，太太抱过来的，养了这么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们不算，外还有两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儿，姓薛。这两位

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呢，又都知书识字的。或出门上车，或在园子里遇见，我们连气儿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们家规矩大，小孩子进的去，遇见姑娘们，原该远远的藏躲着，敢出什么气儿呢！”兴儿摇手，道：“不是那么不敢出气儿，是怕这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说得满屋里都笑了。

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话说兴儿说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鲍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里，越发没了捱儿了！你倒不像跟二爷的人，这些话倒像是宝玉的人。”

尤二姐才要又问，忽见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学，他做些什么？”兴儿笑道：“三姨儿别问他，说起来，三姨儿也未必信，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痴痴癫癫的，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里头更糊涂。见了人，一句话也没有。所有的好处，虽没上过学，倒难为他认得几个字。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再者，也没个刚气儿。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

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

尤三姐笑道：“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可知你们难缠。”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倒好，原来这样。可惜了儿的一个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说？咱们也不是见过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的，自然是天天只在里头惯了的。要说糊涂，那些儿糊涂？姐姐记得穿孝时，咱们同在一处，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没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姐们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的那样腌臢，只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说：‘那碗是腌臢的，另洗了再斟来。’这两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儿跟前，不管什么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尤二姐听说，笑道：“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三姐见有兴儿，不便说话，只低了头磕瓜子儿。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为，倒是一对儿好人！只是他已经有了人了，只是没有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所以还没办呢。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

的了。”

大家正说话，只见隆儿又来了，说：“老爷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儿不能来了，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儿定了那件事。明日爷来，好做定夺。”说着带了兴儿，也回去了。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下了，盘问他妹子一夜。

至次日午后，贾琏方来了。尤二姐因劝他，说：“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万别为我误事。”贾琏道：“也没什么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儿就起身，得半月工夫才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应不用你惦记。三妹妹他从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择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贾琏忙问：“是谁？”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晚才来呢。也难为他的眼力！他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常斋，念佛，再不嫁人。”贾琏问：“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儿笑道：“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做生日，妈妈和我们到那里给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玩戏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里头有个装小生的，叫做柳湘莲。如今要是他才嫁。旧年闻得这人惹了祸逃走了，不知回来了不曾？”

贾琏听了道：“怪道呢！我说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他！”

果然眼力不错。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无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因打了薛呆子，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没来。听见有人说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问宝玉的小厮们，就知道了。倘或不来时，他是萍踪浪迹，知道几年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大事？”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他怎么说，只依他便了。”

二人正说之间，只见三姐走来说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今日和你说罢，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的人，说什么是什么。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儿起，我吃常斋念佛，伏侍母亲，等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头上一根玉簪拔下来，磕作两段，说：“一句不真，就合这簪子一样！”说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动，非礼不言”起来。贾琏无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复回家和凤姐商议起身之事。一面着人问焙茗。焙茗说：“竟不知道。大约没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问他的街坊，也说没来。贾琏只得回复了二姐儿。至起身之日已近，前两天便说起身，却先往二姐儿这边来住两夜，从这里再悄悄的长行。果见三姐儿竟像又换了一个人的似的，又见二姐儿持家勤慎，自是不消惦记。

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晓行夜住，渴饮

饥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顶头来了一群驮子，内中一伙，主仆十来匹马。走的近了，一看时，不是别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莲来了。贾琏深为奇怪，忙伸马迎了上来，大家一齐相见，说些别后寒温，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谈叙谈。

贾琏因笑道：“闹过之后，我们忙着请你两个和解，谁知柳二弟踪迹全无。怎么你们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这样奇事，我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儿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见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进京。从此后，我们是亲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个姑妈家，他去望候望候。我先进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后给他寻一所房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

贾琏听了道：“原来如此！倒好，只是我们白悬了几日心。”因又说道：“方才说给柳二弟提亲，我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说着，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发嫁小姨子一节，说了出来，只不说尤三姐自择之语。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子，自然是知道的。”

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湘莲忙笑说：“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

住不语，便说：“既是这等，这门亲事定要做的。”湘莲道：“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顾不得许多了，任凭定夺，我无不从命。”贾琏笑道：“如今口说无凭，等柳二弟一见，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湘莲听了大喜，说：“既如此说，等弟探过姑母，不过一月内，就进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贾琏笑道：“你我一言为定。只是我信不过二弟，你是萍踪浪迹，倘然去了不来，岂不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须得留一个定礼。”湘莲道：“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理？小弟素系寒贫，况且在客中，那里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里现成，就备一分，二哥带去。”贾琏道：“也不用金银珠宝，须是二弟亲身自有的东西，不论贵贱，不过带去取信耳。”湘莲道：“既如此说，弟无别物，囊中还有一把‘鸳鸯剑’，乃弟家中传代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随身收藏着，二哥就请拿去为定。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亦断不舍此剑。”说毕，大家又饮了几杯，方各自上马，作别起程去了。

且说贾琏一日到了平安州，见了节度，完了公事，因又嘱咐他十月前后务要还来一次。贾琏领命，次日连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边。

且说二姐儿操持家务，十分谨肃，每日关门闭户，一点外事不闻。那三姐儿果是个斩钉截铁之人，每日侍奉母亲之余，只和姐姐一处做些活计，虽贾珍趁贾琏不在家，

也来鬼混了两次，无奈二姐儿只不兜揽，推故不见。那三姐儿的脾气，贾珍早已领过教的，那里还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迹一发疏阔了。却说这日贾琏进门，看见二姐儿和三姐儿这般景况，喜之不尽，深念二姐儿之德。大家叙些寒温，贾琏便将路遇柳湘莲一事说了一回，又将“鸳鸯剑”取出，递给三姐儿。三姐儿看时，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荧，及至拿出来看时，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镌一“鸳”字，一把上面镌一“鸯”字，冷飏飏，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三姐儿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喜终身有靠。

贾琏住了两天，回去复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见。那时凤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贾琏又将此事告诉了贾珍。贾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则正恼他姐妹们无情，把这事丢过了，全不在心上，任凭贾琏裁夺。只怕贾琏独力不能，少不得又给他几十两银子。贾琏拿来，交给二姐儿，预备妆奁。

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先来拜见薛姨妈。又遇见薛蟠，方知薛蟠不惯风霜，不服水土，一进京时，便病倒在家，请医调治。听见湘莲来了，请入卧室相见。薛姨妈也不念旧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们十分称谢。又说起亲事一节，凡一应东西皆置办妥当，只等择日。湘莲也感激不尽。

次日，又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因问

贾琏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见焙茗说，我却未见。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见焙茗说，琏二哥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了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关切不至于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求定下，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了底里才好。”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的，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来历，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妹子。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

湘莲听了，跌脚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

湘莲作揖告辞出来，心中想着要找薛蟠，一则他病

着，二则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径来找贾琏。贾琏正在新房中，闻湘莲来了，喜之不尽，忙迎出来，让到内堂，和尤老娘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诧异。

吃茶之间，湘莲便说：“客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订了弟妇，使弟无言可回。要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系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剑系祖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贾琏听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这话你说错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这个断乎使不得。”湘莲笑说：“如此说，弟愿领责备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贾琏还要饶舌。湘莲便起身说：“请兄外座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返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什么话来，把自己也当做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不但无法可处，就是争辩起来，自己也无趣味。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后，出来便说：“你们也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给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

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

当下唬的众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骂湘莲。贾琏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儿忙止泪，反

劝贾琏：“人家并没威逼他，是他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

贾琏此时也没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莲快去。湘莲反不动身，拉下手绢，拭泪道：“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没福消受。”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眼看着入殓，又抚棺大哭一场，方告辞而去。出门正无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这样标致人才，又这等刚烈！”自悔不及，信步行来，也不自知了。

正走之间，只听得隐隐一阵环佩之声，三姐从那边来了，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向湘莲哭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干情鬼。妾不忍相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说毕，又向湘莲洒了几点眼泪，便要告辞而行。湘莲不舍，连忙欲上来拉住问时，那三姐一挥手，便自去了。这里柳湘莲放声大哭，不觉处梦中哭醒，似梦非梦，睁眼看时，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瘸腿道士捕虱。

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脚而已。”湘莲听了，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来，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鞶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尤老娘合二姐儿、贾珍、贾琏等，俱不胜悲恸，自不必说，忙命人盛殓，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莲见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这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暂且不表。

且说薛姨妈闻知湘莲已说定了尤三姐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兴兴，要打算替他买房子，治家伙，择吉迎娶，以报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儿自尽了。”被小丫头们所见，告知薛姨妈。薛姨妈不知为何，心甚叹息。正在猜疑，宝钗从园里过来，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我的儿，你听见了没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经许定给你哥哥的义弟柳湘莲了么？不知为什么自刎了！那湘莲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

生命定。前儿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合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母女正说话间，见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一进门来，便向他母亲拍手说道：“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么？”薛姨妈说：“我才听见说，正在这里合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薛蟠道：“妈妈可听见说湘莲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么？”薛姨妈道：“这越发奇了！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一时糊涂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们好了一场，他又无父母兄弟，单身一人在此，你该各处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里远去？左不过是在这方近左右的庙里寺里罢了。”薛蟠说：“何尝不是呢？我一听见这个信儿，就连忙带了小厮们在各处寻找。连一个影儿也没有。又去问人，都说没看见。”

薛姨妈说：“你既找寻过，没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尽了。焉知他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处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该张罗张罗买卖，二则把你自己娶媳妇应办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咱们家没人，俗语说的‘夯雀儿先飞’，省的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令人笑话。再

者，你妹妹才说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想货物也该发完了，同你去的伙计们，也该摆桌酒，给他们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惊怕沉重。”薛蟠听说，便道：“妈妈说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周到。我也这样想着。只因这些日子，为各处发货，闹的脑袋都大了。又为柳二哥的事忙了这几日，反倒落了一个空，白张罗了一会子，倒把正经事都误了。要不然，定了明儿后儿，下帖儿请罢。”薛姨妈道：“由你办去罢。”

话犹未了，外面小厮进来说：“管总的张大爷差人送了两箱子东西来，说：‘这是爷各自买的，不在货账里面。本要早送来，因货物箱子压着，没得拿。昨儿货物发完了，所以今日才送来了。’”一面说，一面又见两个小厮搬进了两个夹板夹的大棕箱。薛蟠一见，说：“哎哟！可是我怎么就糊涂到这步田地了！特特的给妈合妹妹带来的东西，都忘了，没拿了家里来，还是伙计送了来了！”宝钗说：“亏你说还是‘特特的带来’的，才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的带来’，大约要放到年底下才送来呢。我看你也诸事太不省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掉了，还没归窍呢！”说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头说：“出去告诉小厮们，东西收下，叫他们回去罢。”薛姨妈和宝钗因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捆着绑着的？”薛蟠便叫两个小厮进来，解了绳子，去了夹板，

开了锁看时，这一箱都是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亲自来开。

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来了。因叫莺儿带着几个老婆子，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子里去。又和母亲哥哥说了一回闲话，才回园子里去。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点清楚，叫同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提。

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也有送脂粉、头油的，有单送玩意儿的。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使莺儿同着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处。

这边姐妹诸人都收了东西，赏赐来使，说：“见面再谢。”惟有黛玉看见他家乡之物，反自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那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来？”想到这里，不觉的又伤起心来了。紫鹃深

知黛玉心肠，但也不敢说破，只在一旁劝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药，这两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虽说精神长了一点儿，还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儿宝姑娘送来的这些东西，可见宝姑娘素日看着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该喜欢才是，为什么反倒伤起心来？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倒叫姑娘烦恼了不成？就是宝姑娘听见，反觉脸上不好看。再者，这里老太太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姑娘的千金贵体，也别自己看轻了！”

紫鹃正在这里劝解，只听见小丫头子在院内说：“宝二爷来了。”紫鹃忙说：“请二爷进来罢。”只见宝玉进房来了。黛玉让坐毕，宝玉见黛玉泪痕满面，便问：“妹妹，又是谁气着你了？”黛玉勉强笑道：“谁生什么气？”旁边紫鹃将嘴向床后桌上一努。宝玉会意，往那里一瞧，见堆着许多东西，就知道是宝钗送来的，便取笑说道：“那里这些东西？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鹃笑着道：“二爷还提东西呢！因宝姑娘送了些东西来，姑娘一看，就伤起心来了。我正在这里劝解，恰好二爷来的很巧，替我们劝劝。”

宝玉明知黛玉是这个原故，却也不敢提头儿，只得笑说道：“你们姑娘的原故，想来不为别的，必是宝姑娘送

来的东西少，所以生气伤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给你多多的带两船来，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听了这些话，也知宝玉是为自己开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说道：“我任凭怎么没见过世面，也到不了这步田地，因送的东西少，就生气伤心。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气了。我有我的原故，你那里知道？”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

宝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将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起来，摆弄着细瞧，故意问：“这是什么，叫什么名字？”“那是什么做的，这样齐整？”“这是什么，要他做什么使用？”又说：“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又说：“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当古董儿倒好呢。”一味的将些没要紧的话来厮混。黛玉见宝玉如此，自己心里倒过不去，便说：“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咱们到宝姐姐那边去罢。”宝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闷，解了悲痛，便道：“宝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黛玉道：“自家姐妹，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边，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迹儿，我去听听，只当回了家乡一趟的。”说着，眼圈儿又红了。宝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和他出来，往宝钗那里去了。

且说薛蟠听了母亲之言，急下了请帖，办了酒席。次日，请了四位伙计，俱已到齐，不免说些贩卖账目发货之事。不一时，上席让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妈又使人

出来致意。大家喝着酒说闲话儿，内中一个道：“今儿这席上短两个好朋友。”众人齐问：“是谁？”那人道：“还是谁！就是贾府上的琏二爷和大爷的盟弟柳二爷。”大家果然都想起来，问着薛蟠道：“怎么不请琏二爷合柳二爷来？”薛蟠闻言，把眉一皱，叹口气道：“琏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头两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爷竟别提起，真是天下头一件奇事！什么是‘柳二爷’，如今不知那里作‘柳道爷’去了。”众人都诧异道：“这是怎么说？”

薛蟠便把湘莲前后事体说了一遍。众人听了，越发怪异，因说道：“怪不的前儿我们在店里，仿仿佛佛也听见人吵嚷说：‘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把一个人度了去了。’又说：‘一阵风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谁。我们正发货，那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去？到如今还是似信不信的，谁知就是柳二爷呢！早知是他，我们大家也该劝劝他才是。任他怎么着，也不叫他去。”内中一个道：“别是这么着罢？”众人问：“怎么样？”那人道：“柳二爷那样个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罢？他原会些武艺，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摆布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罢了。世上这些妖言惑众的人，怎么没人治他一下子！”众人道：“那时难道你知道了也没找寻他去？”薛蟠说：“城里城外，那里没有找到？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还哭了一场呢！”言毕，只是长吁短叹，无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兴。众伙

计见他这样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吃了饭，大家散了。

且说宝玉和着黛玉到宝钗处来，宝玉见了宝钗，便说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带了东西来，姐姐留着使罢，又送我们。”宝钗笑道：“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是远路带来的土物儿，大家看着新鲜些就是了。”黛玉道：“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倒不理睬，如今看见，真是新鲜物儿了。”宝钗因笑道：“妹妹知道，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离乡贵’，其实可算什么呢！”宝玉听了这话，正对了黛玉方才的心事，连忙拿话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时，替我们多带些来。”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说，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竟又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了。”说的宝钗宝玉都笑了。

三个人又闲话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来，宝钗劝了一回，因说道：“妹妹若觉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挣扎着出来，各处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里闷坐着到底好些。我那两日，不是觉得发懒，浑身发热，只是要歪着？也因为时气不好，怕病，因此寻些事情，自己混着。这两日才觉得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说的何尝不是？我也是这么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会子方散。宝玉仍把黛玉送至潇湘馆门首，才各自回去了。

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

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复去的摆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自己便蝎蝎螫螫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刚给环哥儿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的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奉呢！怪不的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专就收起来，特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

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罢。”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满心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的出来了。到了自己房中，将东西丢在一边，嘴里咕咕啾啾，自言自语道：“这个又算了个什么儿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闷气。

却说莺儿带着老婆子们送东西回来，回复了宝钗，将众人道谢的话并赏赐的银钱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来了。莺儿走近前来一步，挨着宝钗，悄悄的说道：“刚才我到琏二奶奶那边，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我送下东西出来时，悄悄的问小红、说：‘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

回来，不似往日欢天喜地的，叫了平儿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说了些什么。’看那个光景，倒像有什么大事的似的。姑娘没听见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宝钗听了，也自己纳闷，想不出凤姐是为什么有气，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们那里管得？你去倒茶去来。”莺儿于是出来，自己倒茶不提。

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伤感起来，因要将这话告诉袭人。进来时，却只有麝月秋纹在屋里，因问：“你袭人姐姐那里去了？”麝月道：“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那里就丢了他？一时不见就这样找！”宝玉笑着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问起来，却是为宝姐姐送了他东西，他看见是他家乡的土物，不免对景伤情。我要告诉你袭人姐姐，叫他过去劝劝。”

正说着，晴雯进来了，因问宝玉道：“你回来了！你又要叫劝谁？”宝玉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晴雯道：“袭人姐姐才出去。听见他说要到琏二奶奶那边去。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里去呢。”宝玉听了，便不言语。秋纹倒了茶来，宝玉漱了一口，递给小丫头子，心中着实不自在，就随便歪在床上。

却说袭人因宝玉出门，自己作了回活计，忽想起凤姐身上不好，这几天也没有过去看看，况闻贾琏出门，正好大家说说话儿，便告诉晴雯：“好生在屋里，别都出去了，

叫二爷回来抓不着人。”晴雯道：“嗳哟！这屋里单你一个人惦记着他，我们都是白闲着，混饭吃的！”

袭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刚来到沁芳桥畔，那时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莲藕，新残相间，红绿离披。袭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抬头，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掸子，在那里掸什么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妈。

那老婆子见了袭人，便笑嘻嘻的迎上来，说道：“姑娘怎么今儿得工夫出来逛逛？”袭人道：“可不是吗？我要到琏二奶奶那里瞧瞧去。你这里做什么呢？”那婆子道：“我在这里赶蜜蜂儿。今年三伏里雨水少，这果子树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的疤痕流星的，掉了好些了。姑娘还不知道呢，这马蜂最可恶的，一嘟噜上，只咬破两三个儿，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姑娘，你瞧，咱们说话的空儿没赶，就落上许多了。”袭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诉买办，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儿，一嘟噜套上一个，又透风，又不遭塌。”

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说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知道这个巧法儿呢？”因又笑着说道：“今年果子虽遭塌了些，味儿倒好，不信摘一个姑娘尝尝。”袭人正色道：“这那里使得？不但没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头还没有供鲜，咱们倒先吃了。你是府里使老了的，难道连这个规矩

都不懂了？”老祝妈忙笑道：“姑娘说的是。我见姑娘很喜欢，我才敢这么说，可就把规矩错了。我可是老糊涂了！”

袭人道：“这也没有什么，只有你们有年纪的老奶奶们，别先领着头儿这么着就好了。”说着，遂一径出了园门，来到凤姐这边。一到院里，只听凤姐说道：“天理良心！我在这屋里熬的越发成了贼了！”袭人听见这话，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里呢么？”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袭人便问：“二奶奶也在家里呢么？身上可大安了？”说着，已走进来。凤姐装着在床上歪着呢。见袭人进来，也笑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叫你惦着。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坐坐？”袭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该天天过来请安才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静静儿的歇歇儿，我们来了，倒吵的奶奶烦。”凤姐笑道：“烦是没了的话。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也实在的离不开。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说，你背地里还惦着我，常常问我。这就是你尽心了。”一面说着，叫平儿挪了张杌子放在床旁边，让袭人坐下。丰儿端进茶来。袭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罢。”

一面说闲话儿。只见一个小丫头子在外间屋里，悄悄的和平儿说：“旺儿来了，在二门上伺候着呢。”又听见平儿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来再来。别在门口儿站着。”袭人知他们有事，又说了两句话，便起身要

走。凤姐道：“闲来坐坐，说说话儿，我倒开心。”因命：“平儿，送送你妹妹。”平儿答应着，送出来。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都在那里，屏声息气，齐齐的伺候着。袭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

却说平儿送出袭人，进来回道：“旺儿才来了，因袭人在这里，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等儿。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还是等着？请奶奶的示下。”凤姐道：“叫他来！”平儿忙叫小丫头去传旺儿进来。

这里凤姐又问平儿：“你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平儿道：“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他说他在二门里头，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不知是旺儿是谁，吆喝了两个一顿，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快悄悄儿的呢！叫里头知道了，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平儿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回说：“旺儿在外头伺候着呢。”凤姐听了，冷笑了一声，说：“叫他进来！”那小丫头出来说：“奶奶叫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进来。旺儿请了安，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凤姐儿道：“你过来！我问你话。”旺儿才走到里间门旁站着。凤姐儿道：“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凤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拦人呢！”

旺儿见这话，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风了，料着瞒不

过，便又跪回道：“奴才实在不知，就是头里兴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混说，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内中深情底里，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问兴儿，他是长跟二爷出门的。”凤姐儿听了，下死劲啐了一口，骂道：“你们这一起没良心的混账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儿！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给我把兴儿那个忘八崽子叫了来，你也不许走！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好，好，好！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那旺儿只得连声答应几个“是”，磕了个头，爬起来出去，去叫兴儿。

却说兴儿正在账房里和小厮们玩呢，听见说“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发作了，连忙跟着旺儿进来。旺儿先进去，回说：“兴儿来了。”凤姐儿厉声道：“叫他！”那兴儿听见这个声音儿，早已没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进来。凤姐儿一见便说：“好小子啊！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你只实说罢！”

兴儿一闻此言，又看见凤姐儿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早唬软了，不觉跪下，只是磕头。凤姐儿道：“论起这事来，我也听见说不与你相干，但只你不早来回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实说了，我还饶你。再有一句虚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几个脑袋瓜子！”兴儿战兢兢的朝上磕头道：“奶奶问的是什么事，奴才和爷办坏了？”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喝命：“打嘴巴！”旺儿过来才要打时，凤姐儿骂道：“什么糊涂忘八崽子！叫他自

己打，用你打吗？一合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还不迟呢！”那兴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凤姐儿喝声“站住”，问道：“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口里说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儿的谎！”凤姐道：“快说！”

兴儿直蹶蹶的跪起来回道：“这事头里奴才也不知道。就是这一天东府里大老爷送了殡，俞禄往珍大爷庙里去领银子，二爷同着蓉哥儿到了东府里，道儿上，爷儿两个说起珍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来，二爷夸他好，蓉哥儿哄着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凤姐听到这里，使劲啐道：“呸！没脸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兴儿忙又磕头说：“奴才该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语。凤姐儿道：“完了吗，怎么不说了？”兴儿方才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才敢回。”凤姐啐道：“放你妈的屁！这还什么‘恕’不‘恕’了！你好生给我往下说，好多着呢！”

兴儿又回道：“二爷听见这个话，就喜欢了。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凤姐微微冷笑道：“这个自然么！你可那里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呢！是了，说底下的罢。”兴儿回道：“后来就是蓉哥儿给二爷找了房子。”凤姐忙问道：“如今房子在那里？”兴儿道：“就在

府后头。”凤姐儿道：“哦！”回头瞅着平儿，道：“咱们都是死人哪！你听听！”平儿也不敢作声。兴儿又回道：“珍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那张家就不问了。”凤姐道：“这里头怎么又扯拉上什么张家李家咧呢？”兴儿回道：“奶奶不知道。这二奶奶……”刚说到这里，又自己打了个嘴巴，把凤姐儿倒愜笑了，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儿笑。兴儿想了想，说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凤姐儿接着道：“怎么样？快说呀！”兴儿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姓张，叫什么张华，如今穷的待好讨饭。珍大爷许了他银子，他就退了亲了。”

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回头便望丫头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小忘八崽子！头里他还说他不知道呢！”兴儿又回道：“后来二爷才叫人裱糊了房子，娶过来了。”凤姐道：“打那里娶过来的？”兴儿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过来的。”凤姐道：“好罢咧！”又问：“没人送亲么？”兴儿道：“就是蓉哥儿，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没别人。”凤姐道：“你大奶奶没来吗？”兴儿道：“过了两天，大奶奶才拿了些东西来瞧的。”

凤姐儿笑了一笑，回头向平儿道：“怪道那两天二爷称赞大奶奶不离嘴呢！”掉过脸来，又问兴儿：“谁伏侍呢？自然是你了？”兴儿赶着碰头，不言语。凤姐又问：“前头那些日子，说给那府里办事，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兴儿回道：“也有办事的时候，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

时候。”凤姐又问道：“谁和他住着呢？”兴儿道：“他母亲和他妹子。昨儿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凤姐道：“这又为什么？”兴儿随将柳湘莲的事说了一遍。凤姐道：“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因又问道：“没了别的事了么？”兴儿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刚才说的，字字是实话。一字虚假，奶奶问出来，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无怨的！”凤姐低了一回头，便又指着兴儿说道：“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这有什么瞒着我的？你想着瞒了我，就在你那糊涂爷眼前讨了好儿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刚才还有点怕惧儿不敢撒谎，我把你的腿不给你砸折了呢！”说着，喝声“上去！”

兴儿磕了个头，才爬起来，退到外间门口，不敢就走。凤姐道：“过来！我还有话呢。”兴儿赶忙垂手敬听。凤姐道：“你忙什么？新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兴儿也不敢抬头。凤姐道：“你从今日不许过去！我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到。迟一步儿，你试试！出去罢！”兴儿忙答应几个“是”，退出门来。凤姐又叫道：“兴儿！”兴儿赶忙答应回来。凤姐道：“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是不是啊！”兴儿回道：“奴才不敢。”凤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儿，提防你的皮！”

兴儿连忙答应着，才出去了。凤姐又叫：“旺儿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过来。凤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两三句话的工夫，才说道：“好，旺儿！很好！去罢！外头有人提一

个字儿，全在你身上！”旺儿答应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凤姐便叫：“倒茶。”小丫头子们会意，都出去了。

这里凤姐才和平儿说：“你都听见了？这才好呢！”平儿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儿。凤姐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叫：“平儿，来！”平儿连忙答应过来，凤姐道：“我想这件事，竟该这么着才好，也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未知凤姐如何办理，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话说贾琏起身去后，偏值平安节度巡边在处，约一个月方回，贾琏未得确信，只得住在下处等候。及至回来相见，将事办妥，回程已是将近两个月的限了。

谁知凤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贾琏前脚走了，回来便传各色匠役，收拾东厢房三间，照依自己正室一样，装饰陈设。至十四日，便回明贾母王夫人，说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庙进香去。只带了平儿、丰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四人。未曾上车，便将原故告诉了众人，又吩咐众男人，素衣素盖，一径前来。兴儿引路，一直到了门前扣门。鲍二家的开了，兴儿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

鲍二家的听了这句，顶梁骨走了真魂，忙飞跑进去，报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惊，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见。于是忙整理衣裳，迎了出来。至门前，凤姐方下了车进来，二姐一看，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子袄，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

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儿的二女人搀进院来。二姐陪笑，忙迎上来拜见，张口便叫“姐姐”，说：“今儿实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求姐姐宽恕！”说着便拜下去。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儿的手，同入房中。凤姐在上坐，二姐忙命丫头拿褥子，便行礼，说：“妹子年轻，一从到了这里，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今儿有幸相会，若姐姐不弃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愿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说着便行下礼去。

凤姐忙下坐还礼，口内忙说：“皆因我也年轻，向来总是妇人的见识，一味的只劝二爷保重，别在外边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爷太太耽心，这都是你我的痴心，谁知二爷倒错会了我的意。若是外头包占人家姐妹，瞒着家里也罢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这样正经大事，也是人家大礼，却不曾合我说。我也劝过二爷，早办这件事，果然生个一男半女，连我后来都有靠。不想二爷反以我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办了，真真叫我有冤无处诉。我的这个心，惟有天地可表。头十天头里，我就风闻着知道了，只怕二爷又错想了，遂不敢先说。目今可巧二爷走了，所以我亲自过来拜见。还求妹妹体谅我的苦心，起动大驾，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处，彼此合心合意的谏劝二爷，谨慎世务，保养身子，这才是大礼呢。要是妹妹在外头，我在里头，妹妹白想想，我

心里怎么过的去呢？再者叫外人听着，不但我的名声不好听，就是妹妹的名儿也不雅。况且二爷的名声，更是要紧的，倒是谈论咱们姐儿们还是小事。至于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昔持家太严，背地里加减些话，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说的：‘当家人，恶水缸。’我要真有不忍人的地方儿，上头三层公婆，当中有好几位姐姐、妹妹、妯娌们，怎么容的我到今儿？就是今儿二爷私娶妹妹，在外头住着，我自然不愿意见妹妹，我如何还肯来呢？拿着我们平儿说起，我还劝着二爷收他呢。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的叫这些小人们遭塌我，所以才叫我知道了。我如今来求妹妹，进去和我一块儿，住的、使的、穿的、带的，总是一样儿的。妹妹这样伶透人，要肯真心帮我，我也得个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们的嘴。就是二爷，回来一见，他也从今后悔，我并不是那种吃醋调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气。所以妹妹还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愿意搬出来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个站脚的地方儿，就叫我伏侍妹妹梳头洗脸，我也是愿意的！”说着，便呜呜咽咽，哭将起来了。二姐见了这般，也不免滴下泪来。

二人对见了礼，分序坐下。平儿忙也上来要见礼。二姐见他打扮不凡，举止品貌不俗，料定必是平儿，连忙亲身搀住，只叫：“妹子快别这么着，你我是一样的人！”凤姐忙也起身笑说：“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礼，他原是咱

们的丫头。以后快别这么着。”说着，又命周瑞家的从包袱里取出四匹上色尺头，四对金珠簪环，为拜见的礼。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诉已往之事。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

二姐是个实心人，便认做他是个好人，想道：“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也是常理。”故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认为知己。又见周瑞家等媳妇在旁边称扬凤姐素日许多善政，“只是吃亏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奶奶进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今又见如此，岂有不允之理？便说：“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么着呢？”凤姐道：“这有何难？妹妹的箱笼细软，只管着小厮搬了进去。这些粗夯货，要他无用，还叫人看着。妹妹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二姐忙说：“今儿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呢？这几件箱柜拿进去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

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记清，好生看管着，抬到东厢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车，又同坐一处，又悄悄的告诉他：“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太太。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姐妹们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园子里

住两天，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时再见方妥。”二姐道：“任凭姐姐裁处。”那些跟车的小厮们皆是预先说明的，如今不进大门，只奔后门来。下了车，赶散众人，凤姐便带了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到李纨处相见了。

彼时大观园里的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见凤姐带了进来，引动众人来看问。二姐一一见过。众人见了他标致和悦，无不称扬。凤姐一一的吩咐了众人：“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们死！”园里的婆子丫头都素惧凤姐的，又系贾琏国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关系非常，都不管这事。

凤姐悄悄的求李纨收养几天，“等回明了，我们自然过去。”李纨见凤姐那边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倡扬，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权住。凤姐又便去将他的丫头一概退出，又将自己的一个丫头送他使唤，暗暗吩咐他园里的媳妇们：“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们算账！”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

且说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纳罕，说：“看他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那二姐得了这个所在，又见园里姐妹个个相好，倒也安心乐业的，自为得所。

谁知三日之后，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二姐因说：“没了头油了，你去回一声大奶奶，拿些个来。”善姐儿便道：“二奶奶，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

这些姑娘妯娌们，上下几百男女人，天天起来，都等他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头从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银子上千钱上万，一天都从他一个人手里出入，一个嘴里调度。那里为这点子小事去烦琐他？我劝你能着些儿罢！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才这样待你。若差些儿的人，听见了这话，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头，死不死，活不活，你敢怎么着呢？”一夕话，说的尤氏垂了头。自为有这一说，少不得将就些罢了。那善姐渐渐的连饭也怕端来给他吃了，或早一顿，晚一顿，所拿来的东西，皆是剩的。二姐说过两次，他反瞪着眼叫唤起来了，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

隔上五日八日，见凤姐一面。那凤姐却是和容悦色，满嘴里“好妹妹”不离口。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骂丫头媳妇说：“我深知你们软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还怕谁？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二姐见他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要告了他们，受了委屈，反叫人说我不贤良。”因此，反替他们遮掩。

凤姐一面使旺儿在外打听这二姐的底细，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现在才十九岁，成日在外赌博，

不理世业，家私花尽了，父母撵他出来，现在赌钱场存身。父亲得了尤婆子二十两银子，退了亲的，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华。凤姐都一一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两银子给旺儿，悄悄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着他写一张状子，只要往有司衙门里告去，就告琏二爷国孝家孝的里头，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

这张华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儿回了凤姐。凤姐气的骂道：“真是他娘的话！怨不得俗语说，‘癞狗扶不上墙’的！你细细说给他：‘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要闹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服的。”旺儿领命，只得细说与张华。凤姐又吩咐旺儿：“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词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儿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张华状子上添上自己，说：“你只告我来旺的过付，一应调唆二爷做的。”

张华便得了主意，和旺儿商议定了，写一张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处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状子是告贾琏的事，上面有“家人来旺一人”，只得遣人去贾府传来旺儿来对词。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带信。那旺儿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带信，早在这条街上等候，见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动众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众青衣不敢，只说：“好哥哥，你去罢，别闹了。”

于是来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将状子给他看。旺儿故意看了一遍，碰头说道：“这事小的尽知的，主人实有此事。但这张华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内，其中还有人，求老爷再问。”张华碰头道：“虽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儿故意的说：“糊涂东西！还不快说出来！这是朝廷公堂上，凭是主子，也要说出来！”张华便说出贾蓉来。察院听了无法，只得去传贾蓉。凤姐又差了庆儿暗中打听告下来了，便忙将王信唤来，告诉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虚张声势，惊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银子给他去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赃银，次日回堂，只说张华无赖，因拖欠了贾府银两，妄捏虚词，诬赖良人。都察院素与王子腾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况是贾府的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传贾蓉对词。

且说贾蓉等正忙着贾璉之事，忽有人来报信，说：“有人告你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快作道理！”贾蓉慌忙来回贾珍，贾珍说：“我却早防着这一着。倒难为他这么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银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去对词。正商议间，又报：“西府二奶奶来了。”贾珍听了这话，倒吃了一惊，忙要和贾蓉藏躲，不想凤姐已经进来了，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贾蓉忙请安。凤姐拉了他就进来，贾珍还笑说：“好生伺候你婶娘，吩咐他们杀牲口备饭。”说着，便命备马，躲往

别处去了。

这里凤姐带着贾蓉，走进上屋。尤氏也迎出来了，见凤姐气色不善，忙说：“什么事情，这么忙？”凤姐照脸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统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国孝、家孝，两层在身，就把个人送了来！这会子叫人告我们，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这里，干错了什么不是，你这么利害？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叫你们做这个圈套挤出我去？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分证明白，回来咱们共同请了合族中人，大家觐面说个明白，给我休书，我就走！”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见官。急的贾蓉跪在地下碰头，只求：“婶娘息怒！”凤姐一面又骂贾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东西！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调三窝四，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你死了的娘，阴灵儿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来劝我！”一面骂着，扬手就打。唬的贾蓉忙碰头说道：“婶娘别动气！只求婶娘别看这一时，侄儿千日的不好，还有一日的好。实在婶娘气不平，何用婶娘打，等我自己打，婶娘只别生气！”说着，就自己举手，左右开弓，自己打了一顿嘴巴子。又自己问着自己说：“以后可还再顾三不顾四的不了？

以后还单听叔叔的话、不听婶娘的话不了？婶娘是怎么样待你？你这么没天理，没良心的！”众人又要劝，又要笑，又不敢笑。

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只说：“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把混账名儿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官，省了捕快皂隶来拿。再者，咱们过去，只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等，大家公议了，我既不贤良，又不容男人买妾，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亲身接了来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也不敢回，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婢的住在园里！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和我一样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说下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谁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纵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两银子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还锁在那里！”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又放声大哭起“祖宗爷娘”来，又要寻死撞头。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儿，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并无别话，只骂贾蓉：“混账种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当初就说使不得。”

凤姐儿听说这话，哭着，搬着尤氏的脸，问道：“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不就是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为什么你不来告诉我去？你要告诉了我，这会子

不平安了？怎么得惊官动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敢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应贤良的名儿！”说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样？你不信，问问跟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要他们听！叫我怎么样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着罢了！”众姬妾丫头媳妇等已是黑压压跪了一地，陪笑求说：“二奶奶最圣明的。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践够了，当着奴才们。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来？如今还求奶奶给留点脸儿！”

说着，捧上茶来。凤姐也捧了。一回止了哭，挽头发。又喝骂贾蓉：“出去请你父亲来，我对面问他！问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教导你们！”贾蓉只跪着磕头，说：“这事原不与父母相干，都是侄儿一时吃了屎，调唆着叔叔做的。我父亲也并不知道。婶娘要闹起来了，侄儿也是个死；只求婶娘责罚侄儿，侄儿谨领！这官司还求婶娘料理，侄儿竟不能干这大事。婶娘是何等样人！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折了，在袖子里’？侄儿糊涂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儿狗儿一般，少不得还要婶娘费心费力，将外头的事压住了才好。只当婶娘有这个不孝的儿子，就惹了祸，少不得委屈还要疼他呢！”说着，又磕头不绝。

凤姐儿见了贾蓉这般，心里早软了，只是碍着众人面前，又难改过口来，因叹了一口气，一面拉起来，一面拭泪向尤氏道：“嫂子也别恼我，我是年轻不知事的人，一听见有人告诉了，把我吓昏了，才这么着急的顾前不顾后了。可是蓉儿说的，‘胳膊折了，在袖子里’，刚才的话，嫂子可别恼，还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说，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尤氏贾蓉一齐都说：“婶娘放心。横竖一点儿连累不着叔叔。婶娘方才说用过了五百两银子，少不得我们娘儿们打点五百两银子，给婶娘送过去，好补上，那有叫婶娘又添上亏空的理？那越发我们该死了！但还有一件：老太太、太太们跟前，婶娘还要周全方便，别提这些话才好！”

凤姐又冷笑道：“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们周全！我就是个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么人？嫂子既怕他绝了后，我难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样，我一听见这话，连夜喜欢的连觉也睡不成，赶着传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进来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见识，他们倒说：‘奶奶太性急，若是我们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么样，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迟。’我听了这话，叫我要打要骂的，才不言语了。谁知偏不称我的意，偏偏儿的打嘴，半空里跑出一个张华来告了一状。我听见了，吓的两夜没合眼儿，又不敢声张，只得求人去打听这张华是什么人，这样大胆。打听了两日，谁知是个无赖的花

子。小子们说：‘原是二奶奶许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冻死饿死，也是个死。现在有这个理他抓住，纵然死了，死的倒比冻死饿死还值些，怎么怨的他告呢？这事原是爷做的太急了，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穷疯了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这满理，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说，我就是个韩信张良，听了这话，也把智谋吓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个人商量，少不得拿钱去垫补。谁知越使钱越叫人拿住刀靶儿，越发来讹。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所以又急又气，少不得来找嫂子……”尤氏贾蓉不等说完，都说：“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贾蓉又道：“那张华不过是穷急，故舍了命才告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儿，竟许他些银子，只叫他应个妄告不实之罪，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时，再给他些银子就完了。”凤姐儿啐着嘴儿，笑道：“难为你想！怨不得你顾一不顾二的，做出这些事来：原来你竟是这么个有心胸的，我往日错看了你了！若你说的这话，他暂且依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无赖的小人，银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来找事讹诈，再要叨蹬起来，咱们虽不怕，终久耽心。搁不住他说，既没毛病，为什么反给他银子？”

贾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说，便笑道：“我还有

个主意，‘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这事还得我了才好。如今我竟问张华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娘，叫他出来，还嫁他去。若说要钱，我们少不得给他些个。”凤姐儿忙道：“虽如此说，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出去。他要出去了，咱们家的脸在那里呢？依我说，只宁可多给钱为是。”贾蓉深知凤姐儿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贤良人。如今怎么说，且只好怎么依着。

凤姐儿又说：“外头好处了，家里终久怎么样呢？你也和我过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才是。”尤氏又慌了，拉凤姐儿讨主意，怎么撒谎才好。凤姐冷笑道：“既没这本事，谁叫你干这样事？这会子这个腔儿，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个主意，我又是心慈面软的人，凭人撮弄我，我还是一片傻心肠儿，说不得，等我应起来。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我只领了你妹妹去给老太太、太太们磕头。只说，原系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长，原说买两个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见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亲上做亲的，我愿意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亲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难，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后，无奈无家无业，实在难等，就算我的主意，接进来了，已经厢房收拾出来了，暂且住着，等满了孝再圆房儿。仗着我这不害臊的脸，死活赖去，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你们娘儿

两个想想，可使得？”

尤氏贾蓉一齐笑说：“到底是婶娘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等事妥了，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凤姐儿道：“罢呀！还说什么拜谢不拜谢！”又指着贾蓉道：“今日我才知道你了！”说着，把脸却一红，眼圈儿也红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贾蓉忙陪笑道：“罢了！少不得担待我这一次罢。”说着，忙又跪下了。凤姐儿扭过脸去不理他，贾蓉才笑着起来了。

这里尤氏忙命丫头们舀水，取妆奁，伏侍凤姐儿梳洗了，赶忙又命预备晚饭。凤姐儿执意要回去，尤氏拦着道：“今日二婶子要这么走了，我们什么脸还过那边去呢？”贾蓉旁边笑着劝道：“好婶娘！亲婶娘！以后蓉儿要不真心孝顺你老人家，天打雷劈！”凤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谁信你这……”说到这里，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头们摆上酒菜来，尤氏亲自递酒布菜。贾蓉又跪着敬了一钟酒。凤姐便合尤氏吃了饭。丫头们递了漱口茶，又捧上茶来。凤姐喝了两口，便起身回去。贾蓉亲身送过来，进门时，又悄悄的央告了几句私心话，凤姐也不理他，只得快快的回去了。

且说凤姐进园中，将此事告诉尤二姐，又说，我怎么操心，又怎么打听，须得如此如此，方保得众人无罪，“少不得咱们按着这个法儿来才好。”不知凤姐又想出什么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话说尤二姐听了，又感谢不尽，只得跟了他来。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呢，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凤姐笑说：“你只别说话，等我去说。”尤氏道：“这个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说着，大家先至贾母屋里。

正值贾母和园里姐妹们说笑解闷儿，忽见凤姐带了一个绝标致的小媳妇儿进来，忙觑着眼瞧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儿的！”凤姐上来笑道：“老祖宗细细的看看，好不好？”说着，忙拉二姐儿说：“这是太婆婆了，快磕头。”二姐儿忙行了大礼。凤姐又指着众姐妹说，这是某人某人，“太太瞧过，回来好见礼。”二姐儿听了，只得又从新故意的问过，垂头站在傍边。

贾母上下瞧了瞧，仰着脸，想了想，因又笑问：“这孩子我倒像那里见过他，好眼熟啊！”凤姐忙又笑说：“老祖宗且别讲那些，只说比我俊不俊。”贾母又带上眼镜，

命鸳鸯琥珀：“把那孩子拉过来，我瞧瞧肉皮儿。”众人都抿着嘴笑，推他上去。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来我瞧瞧。”贾母瞧毕，摘下眼镜来，笑说道：“很齐全。我看比你还俊呢！”凤姐听说，笑着，忙跪下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先许他进来住，一年后再圆房儿”。贾母听了道：“这有什么不是？既你这样贤良，很好，只是一年后才圆得房。”凤姐听了，叩头起来，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说是老祖宗的主意。”贾母依允，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风声不雅，深为忧虑，见他今行此事，岂有不乐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挪到厢房居住。

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只叫他要原妻，这里还有许多陪送外，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了人对词，那人原说的：“张华先退了亲，我们原是亲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并无强娶之说。皆因张华拖欠我们的债务，追索不给，方诬赖小的主儿。”那察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况又受了贿，只说张华无赖，以穷讹诈，状子也不收，打了一顿赶出来。庆儿在外，替张华打点，也没打重，又调唆张华，说：“这亲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亲事，官必还断给你。”于是又告。王信那边又透了消息与察院。察院便批：“张华借欠贾宅之银，令其限内按数交还。其所定之亲，仍令其有

力时娶回。”又传了他父亲来，当堂批准。他父亲亦系庆儿说明，乐得人财两得，便去贾家领人。

凤姐一面吓的来回贾母说，如此这般：“都是珍大嫂子干事不明，那家并没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断。”贾母听了，忙唤尤氏过来，说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从小与人指腹为婚，又没退断，叫人告了，这是什么事？”尤氏听了，只得说：“他连银子都收了，怎么没准？”凤姐在旁说：“张华的口供上现说没见过银子，也没见人去。他老子又说：‘原是亲家说过一次，并没应准。亲家死了，你们就接进去做二房。’如此没对证的话，只好由他去混说。幸而琏二爷不在家，不曾圆房，这还无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岂不伤脸？”贾母道：“又没圆房，没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给他去。那里寻不出好人来？”尤二姐听了，又回贾母说：“我母亲实在某年、某月、某日，给了他二十两银子退准的。他因穷极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没错办。”贾母听了，便说：“可见刁民难惹。既这样，凤丫头去料理料理。”

凤姐听了，无法，只得应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贾蓉深知凤姐之意。若要使张华领回，成何体统？便回了贾珍，暗暗遣人去说张华：“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执定主意，岂不怕爷们一怒，寻出一个由头，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有了银子，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你若走呢，还赏你些路费。”张华听了，心中

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议已定，约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贾蓉打听的真的，来回贾母凤姐，说：“张华父子妄告不实，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毕。”

凤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儿去，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不怕张华不依。还是二姐儿不去，自己拉绊着还妥当，且再作道理。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该如此把刀靶儿递给外人哪！”因此，后悔不迭。复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或讹他做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声。

旺儿领命出来，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因有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闷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你要撒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过不究，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亲姊妹还胜几倍。

那贾琏一日事毕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经静悄悄的关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贾琏问起原故，老头子

细说原委，贾琏只在箴中跌足。少不得来见贾赦和邢夫人，将所完之事回明。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赏他为妾。贾琏叩头领去，喜之不尽。见了贾母合家众人，回来见了凤姐，未免脸上有些愧色。谁知凤姐反不似往日容颜，同尤二姐一同出来，叙了寒温。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未免脸上有些得意骄矜之色。凤姐听了，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到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说不得且吞声忍气，将好颜面换出来遮饰。一面又命摆酒接风，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

且说凤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的，只是心中又怀别意，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妹妹的名声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来往太密，‘没人要的，你拣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话气的什么儿似的。后来打听是谁说的，又察不出来。日久天长，这些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呢？我反弄了鱼头来折！”说了两遍，自己先“气病了”，茶饭也不吃。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讽刺。

且说秋桐自以为系贾赦所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岂容那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妇女？凤姐听了暗乐。自从装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每日只命人

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平儿看不过，自己拿钱出来弄菜给他吃，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逛逛，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给他吃。也无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碰见了，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奶奶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却往园里去偷吃。”凤姐听了，骂平儿说：“人家养猫会拿耗子，我的猫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自此也就远着了，又暗恨秋桐。

园中姊妹一干人暗为二姐耽心。虽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怜。每常无人处，说起话来，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儿。因无一点坏形。

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见贾赦姬妾丫鬟最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缘凑巧，竟把秋桐赏了他，真是一对烈火干柴，如胶投漆，燕尔新婚，连日那里拆得开？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

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用“借刀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主意已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

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奶奶把素日的

威风，怎么都没了？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这娼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呢！”凤姐儿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儿。气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连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次日，贾母见他眼睛红红的肿了，问他，又不敢说。

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他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丧声嚎气。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凤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可知是个贱骨头！”因此，渐次便不大喜欢，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践踏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与他排解。

那尤二姐原是“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如何经得这般折磨？不过受了一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妹妹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为人一生心痴意软，终久吃了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滑。他发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就是进来，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速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回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不然，你白白的丧命，也无人怜惜的！”尤二姐哭道：“妹

妹，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既系当然，何必又去杀人作孽？”三姐儿听了，长叹而去。

这二姐惊醒，却是一梦。等贾琏来看时，因无人侧，便哭着合贾琏说：“我这病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预知男女。倘老天可怜，生下来还可。若不然，我的命还不能保，何况于他！”贾琏亦哭说：“你只管放心，我请名人来医治。”于是出去，即刻请医生。

谁知王太医此时也病了，又谋干了军前效力，回来好讨荫封的。小厮们走去，便仍旧请了那年给晴雯看病的太医胡君荣来。诊视了，说是经水不调，全要大补。贾琏便说：“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呕酸，恐是胎气。”胡君荣听了，复又命老婆子请出手来，再看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一露，医生观看气色，方敢下药。”贾琏无法，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荣一见，早已魂飞天外，那里还能辨气色？一时掩了帐子，贾琏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医道：“不是胎气，只是瘀血凝结。如今只以下瘀通经要紧。”于是写了一方，作辞而去。

贾琏令人送了药礼，抓了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下来了。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贾琏闻知，大骂胡

君荣。一面遣人再去请医调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

这里太医便说：“本来血气亏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气恼，郁结于中。这位先生误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气，十伤八九，一时难保就愈。煎丸二药并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庶可望好。”说毕而去，也开了个煎药方子并调元散郁的丸药方子，去了。急的贾琏便查：“谁请的姓胡的来！”一时查出，便打了个半死。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个，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来！”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诚祷告，说：“我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常斋念佛！”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

贾琏与秋桐在一处。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了。”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儿，说他冲的。秋桐见贾琏请医调治，打人骂狗，为二姐十分尽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凤姐儿又劝他说：“你暂且别处躲几日再来。”秋桐便气得哭骂道：“理那起饿不死的杂种，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他？好个‘爱八哥儿’！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偏来了就冲了！我还要问问他呢，到底是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

了，纵有孩子，也不知张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我不喜欢！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秋桐便告诉邢夫人说：“二爷二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开恩！”邢夫人听说，便数落了凤姐儿一阵，又骂贾琏：“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样，是老爷给的，为个外来的撵他，连老子都没了！”说着，赌气去了。

秋桐更又得意，越发走到窗户根底下，大骂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晚间，贾琏在秋桐房中歇了，凤姐已睡，平儿过尤二姐那边来劝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诉了一回。平儿又嘱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

这里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经打下，无甚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金子可以坠死人’，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毕，挣扎起来，打开箱子，便找出一块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边将近五更天气，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几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将衣裳首饰穿戴齐整，上炕躺下，当下人不知，鬼不觉。

到第二日早晨，丫鬟媳妇们见他 not 叫人，乐得自己梳洗。凤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儿看不过，说丫头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

可怜。他虽好性儿，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别太过逾了，‘墙倒众人推’！”丫鬟听了，急推房门进来看时，却穿戴的齐齐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吓慌了，喊叫起来。平儿进来瞧见，不禁大哭。众人虽素昔惧怕凤姐，然想二姐儿实在温和怜下，如今死去，谁不伤心落泪？只不敢与凤姐看见。

当下合宅皆知。贾琏进来，搂尸大哭不止。凤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去了？辜负了我的心！”尤氏贾蓉等也都来哭了一场，劝住贾琏。贾琏便回了王夫人，讨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铁槛寺去。王夫人依允。贾琏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灵，将二姐儿抬上去，用衾单盖了，八个小厮和八个妇女围随，抬往梨香院来。那里已请下天文生，择定明日寅时入殓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贾琏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丧不敢久停。”天文生应诺，写了殃榜而去。宝玉一早过来，陪哭一场。众族人也都来了。贾琏忙进去找凤姐，要银子治办丧事。

凤姐儿见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忌三房，不许我去，我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观园中来，绕过群山，至北界墙根下，往外听了一言半语，回来又回贾母说，如此这般。贾母道：“信他胡说！谁家痲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也认真开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

乱葬埂上埋了完事。”凤姐笑道：“可是这话，我又不劝他。”

正说着，丫鬟来请凤姐，说：“二爷在家，等着奶奶拿银子呢。”凤姐儿只得来了，便问他：“什么银子？家里近日艰难，你还不知道？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使剩了还有二十几两，你要就拿去。”说着，便命平儿拿出来，递给贾琏，指着贾母有话，又去了。恨的贾琏无话可说，只得开了尤氏箱笼，去拿自己体己。及开了箱柜，一点无存，只有些拆簪烂花，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伤心哭了，想着他死的不分明，又不敢说。只得自己用个包袱，一齐包了，也不用小厮丫鬟来拿，自己提着来烧。

平儿又是伤心，又是好笑，忙将二百两一包碎银子偷出来，悄递与贾递，说：“你别言语才好。你要哭，外头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这里来点眼！”贾琏便说道：“你说的是。”接了银子，又将一条汗巾递与平儿，说：“这是他家常系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个念心儿！”平儿只得接了，自己收去。

贾琏收了银子，命人买板进来，连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灵。晚上自己也不进去，只在这里伴宿。放了七日，想着二姐旧情，虽不大敢作声势，却也不免请些僧道超度亡灵。一时，贾母忽然来唤。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话说贾琏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贾母唤了他去，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贾琏无法，只得又和时觉说了，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殡，只不过族中人与王姓夫妇、尤氏婆媳而已。凤姐一应不管，只凭他自去办理。又因年近岁逼，诸事烦杂不算外，又有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单子来回，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的，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好求指配。凤姐看了，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议，虽有几个应该发配的，奈各人皆有缘故，第一个鸳鸯，发誓不去。自那日之后，一向未与宝玉说话，也不盛妆浓饰。众人见他志坚，也不好相强。第二个琥珀，现又有病，这次不能了。彩云因近日和贾环分崩，也染了无医之症。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头发出去了。其余年纪未足，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

原来这一向因凤姐儿病了，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

闲暇，接着过年过节，许多杂事，竟将诗社搁起。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柳湘莲遁迹空门，又闻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凤姐逼死，又兼柳五儿自那夜禁之后，病越重了，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只百般逗他玩笑。

这日清早方醒，只听得外间屋内咕咕呱呱，笑声不断。袭人因笑说：“你快出去拉拉罢，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芳官那里隔肢呢。”宝玉听了，忙披上灰鼠长袄，出来一瞧，只见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绿杭绸小袄，红绸子小衣儿，披着头发，骑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红绫抹胸，披着一身旧衣，在那里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紧身儿，红裤绿袜，两脚乱蹬，笑的喘不过气来。宝玉忙笑说：“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等我来挠你们。”说着也上床来隔肢晴雯。晴雯触痒，笑的忙丢下芳官，来合宝玉对抓，芳官趁势将晴雯按倒。袭人看他四人滚在一处，倒好笑，因说道：“仔细冻着了可不是玩的。都穿上衣裳罢！”

忽见碧月进来说：“昨儿晚上，奶奶在这里把块绢子忘了去，不知可在这里没有？”春燕忙应道：“有。我在地下捡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刚晾着，还没有干呢。”碧月见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倒是你们这里热闹，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玩成一处。”宝玉笑道：“你们那里

人也不少，怎么不玩？”碧月道：“我们奶奶不玩，把两个姨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头去，更冷冷清清的。两个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才冷清呢！你瞧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似的，把个云姑娘落了单了。”

正说着，见湘云又打发了翠缕来说：“请二爷快出去瞧好诗。”宝玉听了，忙梳洗出去，果见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篇诗看。见他来时，都笑道：“这会子还不起来！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一个人作兴作兴。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湘云笑道：“一起诗社时是秋天，就不发达。如今却好万物逢春，咱们重新整理起这个社来，自然要有生趣了。况这首‘桃花诗’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岂不大妙呢？”宝玉听着点头，说：“很好。”且忙着要诗看。众人都又说：“咱们此时就访稻香老农去，大家议定好起社。”说着，一齐站起来，都往稻香村来。宝玉一壁走，一壁看，写着是：

桃 花 行

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
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
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
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怜人花亦愁，隔帘消息风吹透。

风透帘栊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
闲苔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
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
树树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
天机烧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饮蘸胭脂冷。
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
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
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
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痴痴呆呆，竟要滚下泪来。又怕众人看见，忙自己拭了。因问：“你们怎么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谁做的？”宝玉笑道：“自然是潇湘妃子的稿子了。”宝琴笑道：“现在是我做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宝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难道杜工部首首都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等语。”宝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之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断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众人听说，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将诗与李纨看

了，自不必说，称赏不已。说起诗社，大家议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为“桃花社”，黛玉为社主。明日饭后，齐集潇湘馆。因又大家拟题。黛玉便说：“大家就要《桃花诗》一百韵。”宝钗道：“使不得。古来《桃花诗》最多，纵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须得再拟。”正说着，人回：“舅太太来了，请姑娘们出去请安。”因此大家都往前头来见王子胜的夫人，陪着说话。饭毕，又陪着入园中来游玩一遍，至晚饭后掌灯方去。

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小太监，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寿礼，自不必细说。饭后，探春换了礼服，各处行礼。黛玉笑向众人道：“我这一社开的又不巧了，偏忘了这两日是他的生日。虽不摆酒唱戏，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玩笑一日，如何能得闲空儿？”因此，改至初五。

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毕，便有贾政书信到了。宝玉请安，将请贾母的安禀拆开，念与贾母听。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说六月准进京等语。其余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贾璉和王夫人开读。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尽。偏生这日王子胜将侄女许与保定侯之子为妻，择于五月间过门，凤姐儿又忙着张罗，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胜的夫人又来接凤姐儿，一并请众甥男甥女乐一日。贾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黛玉、宝钗四人同凤姐

儿去。众人不敢违拗，只得回房去，另妆饰了起来。五人去了一日，掌灯方回。

宝玉进入怡红院，歇了半刻，袭人便乘机劝他收一收心，闲时把书理一理，好预备着。宝玉屈指算了一算，说：“还早呢。”袭人道：“书还是第二件，到那时纵然你有了书，你的字写的在那里呢？”宝玉笑道：“我时常也有写了的好些，难道都没收着？”袭人道：“何曾没收着？你昨儿不在家，我就拿出来，统共数了一数，才有五百六十几篇。这二三年的工夫，难道只有这几张字不成？依我说，明日起，把别的心先都收起来，天天快临几张字补上。虽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的过去。”

宝玉听了，忙着自己又亲检了一遍，实在搪塞不过，便说：“明日为始，一天写一百字才好。”说话时，大家睡下。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临帖。贾母因不见他，只当病了，忙使人来问。宝玉方去请安，便说：“写字之故，因此出来迟了。”贾母听说，十分喜欢，就吩咐他：“以后只管写字，念书，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

宝玉听说，遂到王夫人屋里来说明。王夫人便道：“‘临阵磨枪’，也不中用！有这会子着急，天天写写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这一赶，又赶出病来才罢。”宝玉回说：“不妨事。”宝钗探春等都笑说：“太太不用着急，书虽替不得他，字却替得的，我们每日每人临一篇给他，搪塞过

这一步儿去就完了，一则老爷不生气，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王夫人听说，点头而笑。

原来黛玉闻得贾政回家，必问宝玉的功课，宝玉一向分心，到临期自然要吃亏的。因自己只装不耐烦，把诗社更不提起。探春宝钗二人，每日也临一篇楷书字与宝玉。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写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将字又积了许多。这日正算着再得几十篇，也就搪的过了。谁知紫鹃走来，送了一卷东西。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去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类。喜的宝玉和紫鹃作了一个揖，又亲自来道谢。接着湘云、宝琴二人也都临了几篇相送。凑成，虽不足功课，亦可搪塞了。

宝玉放了心，于是将应读之书，又温理过几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带海啸，又遭塌了几处生民，地方官题本奏闻，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丢过一边，仍是照旧游荡。

时值暮春之际，湘云无聊，因见柳花飘舞，便偶成一小词，调寄《如梦令》。其词曰：

岂是绣绒才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条纸儿写好，给宝钗看了，又来找黛玉。黛玉看毕，笑道：“好的很！又新鲜，

又有趣儿。”湘云说道：“咱们这几社总没有填词，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词，岂不新鲜些？”黛玉听了，偶然兴动，便说：“这话也倒是。”湘云道：“咱们趁今日天气好，为什么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说着，一面吩咐预备了几色果点，一面就打发人分头去请。

这里二人便拟了“柳絮”为题，又限出几个调来，写了粘在壁上。众人来看时：“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又都看了湘云的，称赏了一回。宝玉笑道：“这词上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诌了。”于是大家拈阄。宝钗炷了一支“梦甜香”，大家思索起来。

一时，黛玉有了，写完。接着宝琴也忙写出来。宝钗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们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儿这香怎么这么快！我才有了半首。”因又问宝玉：“你可有了？”宝玉虽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头看，香已尽了。李纨等笑道：“宝玉又输了！蕉丫头的呢？”探春听说，便写出来。众人看时，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写道是：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李纨笑道：“这却也好。可不再续上？”宝玉见香没了，情愿认输，不肯勉强塞责，将笔搁下，来瞧这半首。见没完时，反倒动了兴，乃提笔续道：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

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众人笑道：“正经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纵然好，也算不得。”说着，看黛玉的，是一阕《唐多令》：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西江月》：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梨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众人都笑说：“到底是他的声调悲壮。‘几处’、‘谁家’两句最妙。”宝钗笑道：“总不免过于丧败。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众人笑道：“别太谦了，自然是好的，我们赏鉴赏鉴。”因看这一阕《临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

湘云先笑道：“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的好！自然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宝琴笑道：“我们自然受罚。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么罚？”李纨道：“不用忙，这定要重重的罚他，下次为例。”

一语未了，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屉子倒了一般，众人吓了一跳，丫鬟们出去瞧时，帘外丫头们回道：“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众丫鬟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线。咱们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出来看时，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鹃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单他有这个不成？二爷也太死心眼儿了！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笑道：“紫鹃也太小器，你们一般有的，这会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个忌讳？”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放晦气。”丫头们听见放风筝，巴不得一声儿，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来，也有美人儿的，也有沙雁儿的。丫头们搬高墩，捆剪子股儿，一面拨起籰子来。宝钗等立在院门前，命丫头们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这个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宝钗回头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们的拿来也放放。”

宝玉又兴头起来，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说：“把昨日赖大娘送的那个大鱼取来。”小丫头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雯姑娘昨儿放走了。”宝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儿呢！”探春笑道：“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宝玉道：“再把大螃蟹拿来罢。”丫头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并簋子来，回说：“袭姑娘说，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这一个和林大娘才送来的，放这一个罢。”宝玉细看了一回，只见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欢喜，便叫：“放起来！”

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了，丫头们在那山坡上已放起来。宝琴叫丫头放起一个大蝙蝠来，宝钗也放起个一连七个大雁来，独有宝玉的美人儿，再放不起来。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就落下来，急的头上的汗都出来了。众人都笑他，他便恨的摔在地下，指着风筝说道：“要不是个美人儿，我一顿脚跺个稀烂！”黛玉笑道：“那是顶线不好。拿去叫人换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个来放罢。”

宝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这几个风筝起在空中。一时风紧，众丫鬟都用绢子垫着手放。黛玉见风力紧了，过去将簋子一松，只听“豁喇喇”一阵响，登时线尽，风筝随风去了。黛玉因让众人来放。众人都说：“林姑娘的病根儿都放了去了，咱们大家都放了罢。”于是丫头们拿过一把剪子来，铰断了线，那风筝都飘飘摇摇随风而去。一时

只有鸡蛋大，一展眼只剩下一点黑星儿，一会儿就不见了。众人仰面说道：“有趣，有趣！”说着，有丫头来请吃饭，大家方散。

从此宝玉的工课也不敢像先竟撂在脖子后头了，有时写写字，有时念念书，闷了也出来合姐妹们玩笑半天，或往潇湘馆去闲话一回。众姐妹都知他工课亏欠，大家自去吟诗取乐，或讲习针黹，也不肯去招他。那黛玉更怕贾政回来宝玉受气，每每推睡，不大兜揽他。宝玉也只得在自己屋里，随使用些工课。

展眼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贾母处两个丫头，匆匆忙忙来叫宝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